

天山飛俠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還珠樓主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310B

還珠樓主著

天山飛俠

第一集

北京新華書局發行



目錄

第一回

燈火燦長街
凍雲橫大漠
酒肆肆深地
雪地驚怪客
馳飛擣

第二回

古洞藏兵環攻二寇
靈佛衛主獨裂窮凶

第三回

晴雪艷梅花無限香光籠勝城
智囊擒寶月千重劍氣盪寒沙

武俠
名著

天山飛俠

第一集

運珠樓主著

新疆地勢高峻，幅員遼闊，天山橫亘其中，將全省，分成兩部，在天山之南的，稱爲南疆，在天山之北的，稱爲北疆，主峯汗騰格里，高達八千三百多丈，山脈蜿蜒，縱貫全省，大小峯巒巖嶒，洞壑溪谷，何止千數，內中儘多靈區勝域，美景如仙，祇以大漠窮荒，地介僻遠，飛沙蔽天，積雪載野，更有戈壁流沙之險，自來國人，視爲甌脫，行旅也視爲畏途，除了湘，津，晉，隴，諸商幫外，境內尋常輕易無人涉足，專往南北天山，去覽勝搜奇，登臨嘯傲的，更談不到了，一般人，多以爲天山上面，積雪高寒，玄冰蓋巔，亘古不化，山勢又極險峻，猿鳥都難攀援飛渡，除却白雪皚皚，上與天接，望去十分雄渾高大，別無可取，何況中間，又隔着戈壁流沙，往往千百里，曠無人烟，不特跋涉艱苦，攀升不易，並還有風沙飢渴，墮指裂膚之虞，於是裹足不前，自古以來，專爲避山去的，祇出了一個徐霞客，但照他遊記上的經歷，也不過走了多半個皮面，至於深山腹地，許多靈區勝域，並無記載，不是受了山中主人叮囑，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更是不曾發現，

或爲鳥獸異物，森林絕壑，種種出人意表的，奇險所阻，沒法走到，再往前說，像漢朝傅介子，張騫，班超諸貴，雖然萬里長征，立功殊域，也祇到過，昔年作車師，于闐，月支的，西域諸國，現在的哈密，迪化，蘭州，寧夏等，新甘兩省，新大州邑重鎮而已，博望乘槎，固是後人附會，決無其事，便班定遠，丁年奉使，衰老求歸，連在西域，三十一年，因爲孤軍遠戍，萬里投荒，後援無繼，虜情難測，德威并濟，端恃籌謀，日惟治軍整旅，懷柔異族，那有閒暇，選勝登臨，祇管住了那多歲月，臣服了五十餘國，而天山深處，足跡終未能到，此外就更無人了。天山有此天時地勢，以及地曠人稀，許多艱難阻礙，以致內中的好水好山，無邊佳景，隱藏了萬千年不爲世知，但是這許多的靈區勝域，自古以來，便做了化人羽客，隱士高人的，修真寄跡之所，而宋明兩代的遺民志士，也往往間關萬里，展轉邀尋，呼朋引類，舉族同遷，把他當作潛伏遠禍，隱居待時的桃源樂土。頭一等俱是佛道兩家的修士，靜修無爲的居多，偶然也修積外功善行，遊戲人間，多半飛行絕跡，來去無踪，行事絕隱，莫可端倪，官方無法知道，就有一兩件事知道，也無可捉摸，祇好假裝聾瞎，聽其自然，以不了了之。第二等人，雖然避世遁跡，依舊心懷故君

未忘宗國，明知天命已盡，歷數攸歸，耿耿血誠，終無泯淪，就着山中地利人和，土厚泉甘，物產殷富，招納流亡，生聚教訓之外，不時還要出山走動，刺探朝中得失，意欲相機而作，而這般人，又大多是，身懷絕技，奇才異能，允文允武，饒有胆智，又仗恃所居險阻幽僻，常人足跡，所不能到，踪跡偶然敗露，不愁沒有退逃隱避之所，都城遠隔萬里，便是快馬飛騎，多快的脚程，由北京到新疆，也非十天半月以內，所能到達，等到密摺奏聞，對方派了能手前來，業已鴻飛冥冥，弋人何慕，本就有恃無恐，偏生對方，承着前朝喪亂之餘，民心儉安，世局漸定，無隙可乘，年復一年，眼看歲月蹉跎，匡復無望，孤忠激烈，一時悲憤莫宣，便把這滿腔熱血，凝滯孤窮，專一些貪污豪強惡人作對，少爲發洩他的怨氣，一面仍不斷，與遠近各地，驛跡的同輩，通着聲氣，信使往還，互相援助結納，以備作那萬一之想，經此一來，胆子越大，踪跡漸顯。當朝主者，偏偏又是一個，英明忌刻之君，養有不少，有大本領的死士，專一對付，這般殷頑，一方是，爪牙衆多，羅網密佈，不知不覺，便致人的死命，一方是，應變迅速，捷逾神鬼，智計絕倫，無德不報，雙方又都各有能者，彼此鉤心鬥角，比武矜能，把一個朔漠窮荒之地，鬧了個

天翻地覆，連出了好些慷慨激昂，可泣可歌之事，茲應新華書局，王君彥邦之屬，從頭到尾，記將下來，筆者向來，不喜自我宣傳，惟是六載杜門，三千說劍，蜀山青城以次，諸拙著，大都信筆寫去，然後照應前文，欲使各有段落，俗塵鹿鹿，苦無暇時，全書千三百萬言，已成近七百萬，頭緒稍繁，其中人物事跡，悉憑追憶，草草皆急就，未暇檢閱，疏文脫節，當所不免，此則全書，早有腹稿，彷彿一氣呵成，或可博得讀者一笑也。

第一回

燈火耀長街，酒肆深宵驚怪客。
凍雲橫大漠，冰天雪地馳飛掃。

這一天，正是臘月二十八，離過年，還有兩天，雖然怎一年，下雪的次數不多，雪勢最大，尤其十二月中旬，那場大雪，下得足有四尺多深，到了十二月下旬頭上，天氣忽轉和暖，接連幾天好太陽，眼看積雪，快要化完，剩不多少，忽然一夜北風，把殘雪，凍成了堅冰，天氣酷冷，爲哈密近數十年所罕見，快到年底，又是一場好雪，雖沒有上次雪大，也積了二尺來深，祇管雪厚天寒，道途難行，因離年太近，哈密城外，西關道上，依然商賈雲集，駝馬成羣，置年貨，辦年事的，遠近各色人等，往來如織，端的熱鬧非凡，西關本是哈密附郭，最繁盛之區，許多大商店，和酒飯舖，均聚在此，天山北路，氣候多半寒冷，每交冬令，下起雪來，積上三數尺厚，是常事，往往夜裏下雪，第二天早起，被積雪，把門封住，不能開放，再一遲延，凍成堅冰，想開，更是麻煩，所以一到雪天，一般商民住戶，多是隨下隨掃，堆向一旁，聽其春暖自化，如是夜雪，清早起來，第一件事，便是設法開門，跟着開通入行之路，像西關這類，商肆多的大街，早把積雪，掃除了，十之八九，祇剩上次，積雪所化的堅冰，和浮面上，薄薄一層殘雪。

，共總不過三四寸厚，可是一到大街，去往郊外的盡頭，便是一白茫茫，無邊無際，平地高起了二三尺，對着街口不遠的驛路官道，中間雖開有一條，四五尺寬，車行不能并軌的雪街，地勢較低，但是四鄉各縣，趕年集的商民，却不喜在那官府強令人民，開闢的雪街中走，不是駕着雪橇，騎着套有雪包袱的，牛馬騾駝，便是雙足踏有，專爲滑雪而用的，雪龍，雪裏快等，行雪器具，在那廣漠無垠的雪地裏，來去飛馳，到了街口，方就兩旁，料坡滑下，脫去雪具，覓地寄頓，再行入市，那成幫成夥的橇上，多有人輪流守候，接收搬運，所辦貨物，就在上面，脫挽了再下來，更連寄頓都不用，當地民情敦厚，畏官如虎，又都習冷，祇沒外省人耐勞，就在這大街口上，有一姓柳的老漢，原是漢人，幼年隨人爲商夥，流落在此多年，娶妻生子，名叫柳春，年已二十，人甚聰明精幹，先在西關街口，開了一個雜貨鋪，起初柳老，暮年得子，自是鍾愛，加以一生勤苦，頗有積蓄，老想發個小財，回轉江南故鄉，所積的錢，除營運外，一畝田地，也未會置，嗣見愛子聰明，想起祖上，也是讀書人，知道當地，文風不旺，又是邊遠省分，越想把兒子，帶回故鄉，置些田業，供他讀書，承繼先業，本意等柳春，長到八九歲上，耐得風霜跋涉時，再走，不料乃妻戀鄉，不肯遠行，素又懼內，不敢相強，每一提起

，夫妻二人，必吵鬧一場，永無結果，一晃，柳春已是十二歲，柳老空急無法，祇得令他，在城中，一家漢人，所設的，蒙塾內附讀，想使先認些字，等錢財，積得多了，妻室也日久回心，再作計較，那知柳春，人極聰明英俊，並還生而多力，偏是從小好武，不喜讀書，偏巧蒙塾的斜對面，便是名震西北諸省的，鎮邊鏢局，裡面房屋甚多，另外還設有兩處，鏢師練武的場院，柳春同學中，有一小孩，恰是鏢局，幫帳先生的兒子，每值老師出門，聚在一起，便把家中父母所說，各武師的本領，和在江湖上的，威風義氣，轉說出來，柳春聽了，已是心動神飛，再加每日放學時節，常趕上鏢車，出入來去，鏢行中，武師夥計，多騎着快馬，裝束俐落，身帶兵刃，一個個，耀武揚威，精神抖擻，柳春看了，越發眼熱，心羨非常，正想無門可入，這一天，正看鏢車回來，不知怎的，看出了神，吃車軸，碰傷了手膀，那鏢局中人，素日個個，謙恭和善，一見把街坊，學童撞傷，一面命人，通知乃父，一面把人，抱去醫治，傷本不重，又有現成奇效傷藥，當時止血定痛，包紮停當，這一趟鏢車，是由甘肅蘭州分號，接的買賣，由哈密，轉到烏魯木齊，在路上，出了點事，灤鏢局，請了一個能手，連夜飛馬趕去，才得護送到此，轉入姓周名謙，向不輕出，客人是甘新兩省的大商幫，爲了酬謝犒勞，特地請鏢師一

行，在本號歇息數日，再走，前行本省，俱是坦途，周謙已不再隨往。到店時，在後押隊，抱柳春進店的，便是此人，如換尋常小矜受傷，自必哭鬧不休，柳春却是。另有深心，自覺此是進身之階，不但不哭，反到滿口稱謝，力說無妨，見人言動，彬彬有禮，顯得又規矩，又親熱，周謙見他小小年紀，竟能忍痛，如此鎮靜，應對自如，貌相資稟又好，不禁被他打動，一會柳老赶到，多年土著，鏢局中人，好些素識，見愛子，力說無事，對方不住安慰，客人和鏢師，又連誇乃子，給了許多銀錢，命買糖菓與吃，驚喜交集，領了回去，由此起，便與鏢行中人相識，過不幾天，傷愈上學，背着父母，假作拜謝爲名，往尋周謙，那知人已回家，柳春終是年幼，想不起說什話好，祇得回去，明日又借道謝爲名，前往兜搭，一連數日，頭幾天，鏢行中人，未在意，雖喜他伶俐，也祇問答幾句便罷。嗣見每日來問，爲他醫傷的周師父，內中一個，年老的夥計，便告以周師父，乃我們好友，家不在此，無事輕意不來，等來，我叫他尋你，不必再來問了，柳春一聽無法，祇得回轉，第二天，正想不起，用什方法進身，求人習武，又不好意思再去，放學時，正想着心思，往回路走，忽覺肩上，有人輕輕，拍了一下，回頭一看，正是周謙，不禁喜出望外，忙即跪倒叩謝，周謙拉起問道：你找我好多次，就爲叩頭道謝麼，柳春

面嫩，當時臉上一紅，答不上話來，吞吞吐吐，說道，我想，我想……：底下却說不出，周謙又笑問道，我聽你學伴說，你想學武藝，是麼，柳春福至心靈，忙又下跪，周謙道，這裡人多，跟你父母說去，柳春方欲攔阻，說乃父祇令讀書，不會答應，周謙已不由分說，抱起便走，到了柳家，把柳老拉向一旁，談了一會，竟出柳春所料，不但一口允諾，反把柳春，交與周謙帶走，定在五日後起身，到日天還未亮，周謙便來，囑咐柳老，如有人問，便說乃子，不喜讀書，已託友人，送往商店，學徒去了，說罷，把柳春，抱上馬背，出了西關，往沙漠中馳去，柳春到後一看，那地方，乃是一個四五戶人家的荒村，祇是房舍堅牢整齊，內中一家，外表和客店相似，餘者，均是住戶，後來才知內裏，竟是一家，全都通連，初到是末尾一家，房舍共是三進，院落寬大，看去好似打麥場，周謙還有一個兄長，周謙弟兄二人，似是全村之主，除自己外，還有十多個，學武的小孩，每日隨同練習武功，每隔一日，還念上半日書，初去那幾年，祇當是鏢局，教徒等習武的所在，因為法條至嚴，除却所居本院，不許往別院走動，無論年節，也不許回家，祇在第三年上，柳老前來看望了一次，見柳春，越發成長，文武兩道，俱有門徑，師父最是鍾愛，十分歡喜，別去便未再來，一晃又是三年，武功已有根底，周氏兄弟

，忽然置酒饒行，周謙說，我這裏門下，祇你一個，是個外人，當初愛你資質，費了許多爭執，才將你收下，如今所學，已有小成，本應將本門，來歷告知，一則，人心難測，你年紀又輕，說將出去，反有許多顧忌，我已在暗中，查看你六年，果然循謹守法，從未私自背師行事，爲此將你，薦往鎮邊鏢局，隨諸位師伯叔等老前輩歷練，幫同料理店中之事，從今以後，第一不許你，向人談說探詢，尤其不許提到，學武之事，我弟兄暗中，還有好些考查試驗，到了時期，領你到一個地方去，自會明白，至於別的規條，日前你已盡知，祇要謹守奉行便了，三年之後，如真誠敬正直，毫無他念，自是不負我的期許，如見你不是我輩中人，祇無大過，便送你全家，回轉江南，另謀生計，有我門中，這點傳授，也不愁不能立足了，何況還有好些照應呢，此地真名，叫作延英小集，五所房子，全都通連，祇你一人，不會到過，席散以後，我領你去，走上一回，就便拜見幾位尊長，以便日後相遇，有事可以求助。你如在外走口，無論是鏢局，是這裏的事，命必難保，却休怨我，沒有師徒情分，柳春自是恭敬拜命，席散，周氏兄弟，引他去把幾所，沒到過的，全行走遍，最後繞到那所，形似客店的，後進偏院內，見裏面，也設有一席，上首坐定一個矮子，另外一個少年，一個壯漢，兩個少女，一個極美，一個是醜得出

奇，頭上還生着，一個肉角，柳春祇認得，那壯漢，姓田，以前到自己學武的那一所去過，餘俱初見，周謙吩咐跪下行禮，除上首矮子，稱以師伯外，以下兩男兩女，俱稱師叔，祇說排行，也未告知姓名，行完了禮，便即引出，外面槽頭上，早備好兩匹快馬相待，仍由乃師周謙，一路師徒二人，同往哈密馳去，進了西關，先往鎮邊鏢局報到，見過鏢頭，火獅子，神刀姜人俊，和長幼兩輩，鏢師同人，由帳房，安排好了住處，送乃師周謙走後，方始回家，看望父母，到家一看，乃父生意，越發興隆，二老身體，也頗康健，又知兒子，學成回來，好生歡喜，由此起，便在鏢局內，當名副手，除了遵照師命，每日勤習武功外，偶然也隨衆鏢師，出外保鏢歷練，仗着鎮邊鏢局，威名遠震，前些年，不特新甘兩省，漠回兩面人物，俱有交情，江河兩岸，上下遊，水陸兩路，英雄豪傑，多有情面照應，甚至滇黔川湘，西南諸邊省，俱通着聲氣，漫說不會有事，即便遇上，有心尋事較勁的，無知之輩，不知細底高下，逞強出頭，好漢打不過人多，強龍難鬥地頭蛇，隨行鏢師，偶有疎失，輕則，用三寸長，一紙鏢帖，就近尋出能手，找回場面，重則，用隨帶的，告急傳牌，快馬急足，往回傳遞報警，不消多日，便一撥接一撥，由近而遠，由附近沿途分號起，直達總號，相繼派出能手，前往應援，往往傳牌還未

到達，總號末一撥能手，還未起身，事情已了，自立鏢局，三四十年，中間祇有一次，在河南嵩山附近，遇到一夥強敵，把鏢截去，并還指名叫陣，說客貨現在決不妄取分毫，但不忿鎮邊鏢局的牛氣，要看鏢主，是什麼人物，請來見識見識，并說新省路遠，往返需日，限了半年的期，半年期滿，人如不來，祇要認輸，也自發還等語，沿途各分號，接到告急傳牌，紛紛趕去，全都敗在那夥人的手裏，隨行鏢師，等了數日，算計總號早該得信，派出人來，眼看日限，祇剩三天，人信渺然，知道對方雖然利害，決非自己這面，幾位輕易不出馬的高人之敵，怎會如此，又過了兩天，期限愈緊，心正愁急，數十年鏢局英名，敗於一旦，偏想不出，這些老前輩，一位不來，是何原故，這次是自己的責任，該死該活，忽接總號，飛馬傳報，說對頭，已然經人講和，客貨交還，現在某地聚集，可速前往，照常護送，到了地頭，速即回轉，趕去一看，果然客貨俱在，毫無傷損，事雖平息，但是鬧了半年，祇管奪鏢時，行事隱密，但是江湖上人，多是明眼，知道這夥敵人，十分利害，而鏢局中人，居然期前將鏢奪回，可見能手甚多，名下無虛，於是起了種種傳說，爲首幾個主持人，見名聲越大，不願招搖，當年便把各地分號收市，多半祇留新甘兩省，出來的人，也越發謙和小心，看去彷彿怕事似的，但永沒再出過什亂子，

一般商籍，都把他，喚作太平車，生意興隆已極，柳春雖然隨同護鏢，不過學習一些江湖上的，人情規矩，一回事，也未遇過，酬勞既極優厚，同人又多，難得出一大門，離家更近，日常無事，練完武功，便回家中，侍奉父母，幫同料理買賣，守着師父的戒，一味埋頭用功，奉命而行，什事也不向人打聽，日子一多，覺出鏢頭，和一千先進，俱已另眼相看，不似初來淡漠情景，自是越發心喜，祇乃師一別，便不再來，又會嚴命，不許生訪，日常思戀不置，當地真正土著，均頗善良，另有一些，在做經商，留寓多年的，川，湘，秦，晉，天津，等地的遊民，人數頗多，良暴不一，有的見柳老，爲人忠厚，頗多期凌，柳老意欲携子還鄉，後聽周謙之勸，令子改文習武，也是如此，果然柳春，進了鏢局，這夥強梁土猾，也全都斂跡，不敢再豪故態，柳春守着父訓，也未尋這般惡人報復，光陰易過，不覺又是年終，柳老舖子便設在西關街口，對門有一家，姓馬的，名叫馬二牛，夫妻二人，開了一個，小齋鋪，每到年終，熱鬧時節，添賣牛肉泡饃，和本地回民喜吃用米和牛羊肉油，葡萄乾，瓜乾，棗仁，甜鹹腥膩，混合而成的抓飯，每年由祭灶前一日賣起，一直賣到，大年初一天亮，做這十來天的好買賣，因係土著纏回，城鄉各地，趕年集的人們，多是素識，人又誠實和氣，生涯着實有點油水，

祇是男的，少年時，隨人往天山，去採雪蓮，和靈雀窩，吃野猪，咬斷一腿，成了殘廢，全仗妻室賢能，合手做這小本營生，兩家望衡對宇，日常見面，彼此全有一個關照，這年，頭兩天，見雪下太大，知道雪住以後，趕集的人必多，年尾這幾天，最是要緊，爲想貪多做點買賣，連夜趕辦貨物，一到雪住天晴，便把鋪子，分作門內外兩部，現吃熱食的客人，讓在門裏暖屋中坐，由乃妻和一內弟，接待一切，外賣的年食，饅，糕，鍋魁之類，俱已冰凍極硬，便在門外，搭好三層長板關，一齊陳設，再自己套上木脚，同了一個外甥，各穿皮風帽，和手套，圍着火爐，燒上幾壺熱水，守在外面賣貨，以便勻在平日鋪面。多賣客人，連賣了幾日，覺着生意，比往年好，雖受點凍，也值，到了二十八，這天晚上，正和外甥，說起高興，忽聽鈴響動，由口外驛路雪衝中，跑來兩騎快馬，馬上兩人，一個身材高大，貌相威武，一個中等身材，眉宇精悍，都是外穿玄色罩衣，內穿錦緞狐皮長袍，足登駝毛快靴，背上斜揹一個，三四尺長的包裹，腰間鼓鼓囊囊，似是兵刃暗器之類，另外每人手裏，一根極精緻的馬鞭，似官差，不似官差，似江湖，不似江湖的打扮，將近街口，便按轡徐行，互相說笑而來，各說着，一口京音，看去十分面生岔眼，已然走過馬二牛面前，內中一個，忽然回顧了一眼，喚道，二

哥，您聞見酒香和牛肉香味嗎，跑了這一程子，我有點餓了，我想到地頭，要吃的人家，跟咱們客氣，必要現備酒席接風，又慢又不得吃，乾脆咱們這兒，先吃點喝點，墊個底兒，免得主人費事，咱們還吃不飽，前行大漢說道，對，就這麼辦，我聽見他們，那一套假排場，別瞧恭敬咱們，真不領情，打心裏就起膩，乾脆在這兒，吃飽再去，好在二爺，五爺，帶着哨骨頭的哩，真要今兒趕到，不會找不見咱們，這時晚飯早過，市雖未收，街口上，除了兩邊雪堆上，停着的雪攔蓬帳外，行人甚少，馬上人，一邊應答，跟着回過馬來，馬二牛因是斷腿，一向坐在板凳上應客，當地遠近人民，又全認識，成了慣習，馬上人，見他坐在門側，不會起立，一同跳下馬來，爲首大漢，把兩道濃眉一豎，喝道，老小子，你這是什麼買賣規矩，大爺們照顧你，幹嗎裝沒瞧見，還不把馬給接過去，馬二牛聞言，雖不忿氣，因見來人，氣勢強橫，不敢招惹，又見外甥張財，恰巧進門取水，無人在側，祇得欠着半個身，強陪笑臉答道，老漢左腿有病，不大利落，二位老爺，要吃煮饅，請到裏面去，那旁有木頭樁子，請老爺自己把馬繫上，一會就有人出來了，大漢聞言，方要發作，忽一少年走來，看出情勢不佳，恐馬二牛吃虧，忙搶上前接口道，二位尊客莫怪，這老漢，是條斷腿，行動不方便，他這舖子裏，燒得好牛肉泡饅

酒也頗好，尊客祇管請進。這馬交我代看，一會他外甥出來，就有人看了，二人見那少年尋常穿着，却登着一雙牛皮快靴，貌相十分英俊，像是一個練家，不禁心中一動，便問你是何人，少年還未及答，馬二牛已先搶口答道，這是對門雜貨舖的少東，姓柳，我們是多年老街坊，那人聽是土著，便沒往下細問，也不說句客氣話，正要遞過馬韁，令代溜馬，正趕張財提水出來，經張財一說，連忙接過，二人便自掀起風帘，昂然直入，馬二牛回看了一眼，搖了搖頭，嘆了口氣，正要發話，那少年，正是柳春，新近告假，回家過年，就便幫助乃父照料買賣，因近兩月，鏢頭兩次密令，局中同人，隨時留意，面生可疑之人到來，對於北京，直隸，河南，山東等北方來的，更要用心考查，隨見隨行密報，却不許與人過手，即或無故欺凌，也祇可忍辱退讓，不許動武還手，前晚告假還家時，並還特意，把自己叫進屋去，說你家住在西關街口，通着驛路要道，來人必經之地，令尊又是土著多年的商家，來人不致疑心，易充耳目，回家以後，最好換了店夥裝束，密告令尊，一同留意觀察，如有發現，便是大功一件等語，師父知前，再四嚴囑，鏢局中事，奉命即行，向例不許探詢，當時領命，回到家中，想起近數年來，局中長幼兩輩同仁，相待忽然較前親密，好些從未聽過的話，也入了耳，雖因謹守師戒，不曾

探詢談論，聽衆人平日所談口氣，分明這鏢局，另有幾位，具極大本領的，高人前輩，暗中主持，不特總鏢頭，凡事秉承意旨，不是正主人翁，便連師父，師伯，那大本領，也祇是個禮體備禱之流，照近兩月，所發密令，對方必是一夥，利害勁敵，先疑敵人，是綠林中的。有名人物，糾合黨羽，尋上門來生事，仔細一想，本年買賣甚好，鏢旗四出，從未起過風浪，按照江湖禮節，隨時皆可生事，而這幾次，派出去的鏢師，人數極少，又都是連自己都不如的，三四路庸手，分明紙憑那桿鏢旗，毫無戒備，就算對方，是綠林，或已洗手多年，不願由鏢車上找過節，隨便一紙書來，約上時地相見，豈不光棍，如是仇家，想要暗中報復，聽鏢頭口氣，來人有好幾撥，不特明張旗鼓，並且有兩三撥，已然先到，偏又無人投騎接門，明暗都覺不似，當地無什別的武家，祇有日前，由迪化回來，偶聽同人說起，有一老一少，帶一趕車壯漢路過，長路奔馳，牲口病死，急於往三道嶺去投親，鏢頭把自己兩匹，最愛的驢子，借與了他，去後傾下大雪，本定到了前處，有人送回，組合那裏的人正忙，恐無空，適才鏢頭吩咐，連命兩跑驢子的密計，踏上雪裏快，帶了驢蹄子，趕將他帶回等語，聽時，沒怎留意，跟着便連下密令，留意北京一面來人，許於此有錯，也說不定，一面暗告乃父，一面隨時留心查看

，少年人，貪功好勝，每日無事，常往舖門外眺望，這晚，剛吃完了夜飯，知道連日夜市熱鬧，須到深宵才收，欲往閒遊，就便買些自用年貨，剛換好長衣，走出門外，便見二騎，由雪衛中駛來，柳春聰明，出門保了兩次鏢，耳濡目染之下，已有識見，一看便覺岔眼，本已打算跟踪下去，嗣見二人，返身下馬，欲往對門飲食，又是一口京音，益發心動，忙裝買饅，走近前去，一面，爲馬二牛解圍，一面，觀查馬上人的，神情動作，覺出二人，雖是性暴氣粗，武功似有根柢，二目更帶賊光，瞳睛閃爍，先還上下打量自己，嗣聽是對門商家之子，方始傲然入內，如換稍爲粗心一點的人，不必馬二牛開口，已先談論笑罵，柳春却是機智，聽出二人，入門以後，脚步之聲，忽然停歇，知道馬家舖房，共分內外兩半，爲了天寒，又是年下，正門以內，已改作貨房，灶鍋和客座，均在左側打通的，兩大間內，天雖亥初，一些準備辦完年貨，半夜起身，連同兩邊坡上，帳篷中，守候的，遠方客人，多喜尋覓，素識酒店舖，飲酒吃肉，候伴取暖，當地年下，風俗如此，每到後半夜，人數越多，馬家酒肉味美，離街口又近，此時正還有不少吃客在內，馬妻勤儉，不肯用人，祇找娘家弟姪，相助照料，共祇有兩人，必顧不到，堂屋這間，這兩人是音忽止，必在偷聽，便不等馬二牛開口，忙使了個眼色，故意笑道：馬二

叔，你這條腿，既不方便，又是半百以上的老漢，年下這忙，怎不多尋兩個幫手，自己在裏面，安坐享受，等候賺錢，多好，這冷天氣，你終日坐在門外，就有這一地灶大火，至多前半身，能烤着點，頭上身上，穿得多嚴實，也擋不住寒氣，你那隻假脚，又被大羊皮外套遮住，我們本地人，都認得你，就不起來，也不會計較，剛才兩位，想是大營裏，新接事的老爺，官家老爺們，都講規矩，見你坐着不起，還不見怪麼，如不是我爹，想問你買鍋魁，管保那位帶狐皮風帽的老爺，更要生氣呢，邊說邊使眼色，打手式，叫張二少說話，張二也自省悟，又嘆口氣答道，我這老殘廢，平時坐着做買賣弄慣，誰想到呢，今天太冷，你嬌嫩的牛肉真肥，你先進去吃一碗，喝上兩盅，再帶鍋魁回去吧，話未說完，忽聽內裏，門帘一響，跟着便聽女主人讓客，和馬上人走動之聲，往橫裏間走進，柳春正想入內，知道這些問答的話，已吃馬上人聽去，不致生疑，方欲乘機直入，猛覺身後，有人擦過，低語道，兩個蠢貨，理他則甚，快到南坡上去，回身一看，那人已自走過，忽然回頭一笑，爐火燈籠，映照之下，分明是上年學成回家時，師父帶了自己，去往另一偏院，拜見幾位師伯叔，師命稱他，爲五師伯，坐在首位的矮子，料有原故，見馬二牛，正命張財取鍋魁，不曾留意，忙湊近前，附耳低語道，二叔，我是

故意說的，這兩入，來路不明，你須暗中留意，休現形跡，更不可說我是鏢局中人。明日有空，再和你說，他如問時，說我買完東西，回家去了，馬二牛點頭，柳春鋪子原在街南頭一家，匆匆趕回，逕由門前昏燈底下，溜向坡前，輕輕一縱，上了南坡，見坡上停有好些雪撞蓬帳，祇有一二人在內，擁毡對火而坐，裝着尋人，繞向前面無人之處，心正尋思，五師伯命我上坡，人怎不見，在何處守候他呢，心念才動，猛瞥見前面，下臨官道的雪堆後面，有一矮小黑影一閃，忙即飛身趕去，到後一看，人已無踪，相隔街口，已二三里，俯視下面雪衢中，靜蕩蕩的，一直望向前面，更無一個人影，祇來路西關街肆上，依然燈火千家，燦若繁星，與積雪迴光，互相掩映，點綴得，殘年夜景，別有風光，正觀望間，忽又聽得馬蹄疾駛之聲，起自來路，疑是那兩馬上人，飲罷回轉，又覺走得太快，並與所說，去往城裏尋人，語氣不符，那蹄聲，已由遠而近，借着雪光遙望，西關路上，駛來一騎白馬，馬上坐着一個壯漢，人強馬壯，其行甚速，眨眼功夫，到了面前，柳春生長當地，人物熟悉，一見便認出，那是駐防哈密，領隊大臣阿良，所養的，心愛良駒，此馬名白雲飛，乃當地回王所贈，日行千里，神駿非常，阿良把他，愛如至寶，除自己外，祇有心腹武師，墨太歲王騰，偶然特許一騎，當這殘年風雪的

深夜，居然肯把愛馬，放出在冰天雪地中奔馳，必定有緊急公事無疑，王騰生得短小精悍，不似此人健壯，別人又不應，騎他愛馬，念頭才轉，擲馬四蹄如飛，已直下面駛過，方覺此事奇怪，一眼瞥見，壯漢身後，還帶着一人，再定睛一看，原來那壯漢背上，縱有一個，形似小箱的包裹，身後那人，身形甚是矮小，雖附在壯漢身後，人却不會沾着馬背，似用兩手，握着那長方小包裹的兩頭，下半身，斜行向上，倒立起來，馬行甚速，將那人，似風箏一般，帶起往前急駛，未及看清，馬後那人，忽然偏頭回顧，勻出一手，朝着自己，向前一揮，這一來，祇剩一手，抓附在壯漢身後，馬行又速，好似力未使勻，後半身，忽然下落，剛一沾着馬股，那馬立將後股，往上一顛，昂首一聲長嘶，弩箭脫弦般，急竄出去，同時身後那人，也似知道，有此一着，乘着一顛之勢，立即鬆手，縱落下來，頭望前面，人馬身子一閃，便到了路側雪凹以內，身法輕靈巧妙，竟未見過，馬上壯漢，也真粗心，絲毫不曾覺異，一路大聲呼叱着，那馬絕塵而去，柳春先就疑心馬後那人，是先過的矮子，玉師伯，這一回願落地，越發認准不差，心中一喜，見那一人一騎，轉眼投入前途暗影之中，待要縱落下去相見，猛覺微風撲面，眼前黑影一晃，還未看真，來人已低語道：「我是你玉師伯，陸莽，那馬真靈，幾乎誤事，且喜移

花接木，東西已然到手，敵黨來了好些能手，鬧得今年過年，都不似往年快活，這一二年功夫，你師父爲你，費了很大心力，現已查出你的，心性爲人，此時我須往佇賢村，爲你師父接應，事尙難說，這東西，關係緊要，你帶了他，急速回家，不可開看，另外備上幾大筐年貨，照我字條上，所開路程地點，在天明前，換了土著回民裝束，假作與熟識富家，代辦年貨，將這東西，裝在裏面，到天快明，附一相識雪撬起身，到了中途，再穿雪具，改道與那五老前輩送去，路上萬一有人盤問，務許要見景生情，切忌動武，事越隱秘越好，本來我該送去的，與人打賭，還辦有一件要事，往返費時，並恐萬一出什差錯，祇有用這替身法，最爲穩妥，連日見你，忠誠機警，方令你負此重任，如若辦到，你有此大功，便真成我們的人了，家中父母，不可告知，祇說要去看望師父，年貨作爲禮物好了，你自相機而行罷，說罷，柳春早已禮拜起立，聞言，剛答應了一聲，小姪連命，陸萍已將手中之物遞過，道聲事完再見，身形一晃，便順上面雪地，往前馳去，晃眼便剩了一點，小黑影子，再看人已無踪，柳春驚喜交集，暗忖前數日，聽同人說，草上飛，賽空空陸萍，乃北天山小一輩中英俠，原來是他，師父既與弟兄相稱，連那日同桌的男女四人，想必都是非常人物了，無怪乎藝成回家時，師父說，以後必須

下苦，本領還差得遠，可是和鏢局，長幼兩輩武師過手，又覺不相上下，內有幾個，也是成名人物，如動真的，還未必能勝自己，祇鏢頭一人，深淺難知，餘者就比自己強，也似有限，心還奇怪，師父何以那等說法，照今晚陸五師伯的本領一看，果是天上地下，突然付此重任，可見看重，如有失誤，休說無顏見人，有負師門恩義，祇恐命都難保，當時又喜又怕，不敢就地開看，忙把信包入懷中，匆匆繞道，趕回家去，背了父母家人，取出一看，乃是用黃錦緞包包就的，一個尺許長，兩寸許粗的圓筒，分兩不重，包紮甚緊，外面附有一信，和一張字條，信甚考究，上寫五老前輩尊啓，內詳，等字，紙條却是粗紙，字跡也不似信皮上字工整，除畫有所去地點的途徑，並加註明外，另有兩行字跡，大意是，令柳春，將此信件小包，速即起身，送呈五老面收，並寫那地方，祇此一家莊院，不必打聽，逕直登門，祇說塔平湖來人，就可見到收信的，李老前輩了，再還有，一過雙柳溝，往東南一拐，走出不到三里，越過沙溝子，那座大土堆，便是入莊正路，不會再有敵踪，萬一敵人追來，或是走岔了道，無意之中，相逢狹路，也不必顧忌，說好便罷，不好，便動手，如打不過，不必戀戰，順路前馳而下，必有人趕來接應，此外如遇川湘口音，裝束華麗的，少年男女，十九都是莊主人的，兒女門人，遇

上必要盤問，祇把前言一說，立即引往，這些少年，年紀雖小，輩分却尊，至少也高着一輩，不可失禮，越謙恭越好，可慮祇是由西關起，經紅山嘴，折向雙柳溝的前頭百餘里一段，幸值年底，路上盡是遠近各村鎮，去往哈密，採辦年貨的商民人等來往，搭上相熟雪撬行路，人再放撥警些，必能混過等語，柳春見上面，并未寫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也未明言何事，那小包，更不許擅自開拆，道途却開得詳細，摸不清細底，想了又想，祇率奉命行事，先去父母房中一看，正好剛剛上炕，還未入夢，便說適在門外，遇見同門師兄弟，說周老師，生了點病，身受師恩成全，並無一毫孝敬，意欲備點年禮，搭一和誠雪划子，前往看望，分別已久，也許被師父留住任在彼，能回來，仍是回家過年，柳老夫妻，因愛子，小時玩皮，不肯用功，自從投師學藝以來，不特文武全通，並還在漢回雙方馳名的，惟一大鏢局內，作了鏢師，名望既好，酬勞又多，一切全出老師之賜，偏是老師為人古怪，自把兒子教好，找成了事送回，便即別去，不肯受酬謝不說，連水酒也未擾上一杯，心中感激，老覺不安，年下送禮看望，自是應該，立即喜諾，為想禮物，豐盛精緻一些，兩老夫妻，重又爬起，柳春攔勸不聽，又不便明言，祇得聽之，忙去街口坡上，尋到一個，道路差不多，又和老父，交往多年的村民，商量搭行，那人

個纏回富商家中老僕，人甚忠厚，所駕雪橇，寬大舒適，足可容納，商定回家，見老父，正把適才蒸好的，一大籠年糕，準備切塊，要送往院中凍去，正合心意，忙接了過來，推說切成小塊，怕不好帶，爲表恭敬，糕上還得染點吉祥字花，一面力請二老安歇，一面將糕，端向房內，背人用刀，在糕心，挖一長圓形的洞，將陸萍所交圓物嵌入，仍用熱糕，將他補好壓平，上面染上紅字花，搭往院中，惟防萬一，特守在旁，等糕凍成冰板，方始入內包紮，故意草率，將四邊露出，別的禮物，原不用着帶去，路上也是糟塌，好在行時，父母已睡，無人相強，另用口袋，裝了些路上吃的鍋魁，牛肉，瓜乾之類，囑付好了店夥，到炕上，略爲調養精神，不消多時，便到了約定的起身時候，對方來人通知，立即起身，到了坡上一看，相隔天明還早，橇主人沙回，因柳老父子，好人緣，又是保鏢達官，難得遇到的事，還把同來兄弟沙六留下，令踏雪裏快回去，留下很寬的地方，柳春見多一人，正坐得下，再三執意不肯，又把沙六，由馬二牛店中，喚回同行，當地雪具甚多，形式不一，此橇是人犬兩用的大雪龍，橇身長約有丈四，共分三截相連，最前面，還有專爲駕橇而用的，五條肥大的雪狗，頭一節，形如兩把並連的矮藤椅，前邊略似舟形，由底部突出二尺，向上灣起，再反折過來，恰將人的腳腿蓋住，

椅上鋪着極厚毛毡，人坐其中，身上再搭蓋各種長毛皮褥，講究的，脚前頭，還放有銅火腳爐，與擡頭的暖壺套并列，中節也是舟形，祇尾部高翹，上設把手橫欄，下設活舵，容積較大，用以載貨，也可坐一二人，後節最短，與中段緊連，祇有一人坐位，坐立均可，專用來，照管中節，以防失事，此外每節，均有一柄帶鈎的，雪撐子，形略似篙，沒有駕擡雪狗，或是狗病倒，或所載之物過重，便由人在雪中，撐行相助，駕擡驅狗的擡主人，手持丈八長鞭，坐立在後，偶然也有坐在頭一節上的，擡上原有三人，加上柳春，成了四個，前二中尾各一，沙回爲表敬意，自己在後駕擡驅犬，令乃弟沙六，陪客在前一節上并坐，不時取出酒肉果食相勸，甚是優禮，一會離開西關，滑入廣漠雪野之中，沙回將手中長鞭，在未曉寒風中，一連幾下，振起極尖銳的，噓噓怪響，前面雪狗，聽到主人催行的鞭聲，急划動四腿，帶着三套長擡，在那一望無垠的雪原上，如飛朝前馳去，晃眼功夫，便是好幾里，柳春起身較早，耳聽後面起身的雪划子，鞭聲相隔極遠，近側無人知道，沙六在馬二牛店中，耗了大半夜，便借閒話，說馬二娘，爲人算小，今晚與客人，有無爭執，探詢先遇兩馬上人的行踪，沙六開言，拉開風帽，先朝地上，重重啐了一口，才說他們北方來的，官衙門狗腿子，直是他媽騾蛋，柳春問故，

答說馬二娘兄妹，正在料理客人酒菜，忽往外間取物，看見兩馬上人，正站門外帘內，貼帘側耳，朝外傾聽，便疑不是好人，因見來客，穿着華貴，勢派十足，又是北京口音，料定不是向當地回王，購買黃金的，外路滑商，便是近年新設官衙門中惡差官，不敢得罪，讓到裏間，入座以後，便留了神，二人先也無什別的異處，等到酒下肚一多，便信口開河起來，先朝馬二娘兄妹，打聽當地，有什有名人物，鎮邊鏢局，可常與外人，來往交接，并問上月，有無一個半白老頭，保着一個小孩，同一大漢，到哈密投店，另外還打聽好些，不近情理的話，并向屋中吃客聲說，他所問的話，如有人知底答出，說得不差，立有重賞，在座都是回教，這廝進門要酒菜時，先不留神，犯了衆惡，如非看出他，有點來頭，怕吃官府的虧，馬二娘又暗中連打手式，又在年下，早把他，打個半死了，後見馬二娘兄妹，什事都答不知，衆人誰也不肯答理，竟發了怔，正拿官衙門勢力嚇人，忽由門外，閃進一個，戴皮風帽，和大風鏡的，瘦長漢子，也不理主人招呼，直向二人桌前，一言不發，遞過一張紙條，一晃便到了二人身後，二人忙着看那紙條，內中一個大漢，大概不認得字，接過便和矮的，湊向一起，聽矮的咬耳朵解說，那瘦長子，行動真快，就勢朝二人腰背上，用手指點了點，朝我們，扮個鬼臉，便自走出，二

人祇顧看字條，竟會不會覺查，看完想起問話，一找來人，已無踪影，又問我們，來人何時走去，有一快口人，答說來人，放下紙條便走，也沒告訴來人，曾在身後，點了他們一下，二人聞說，神情似頗驚疑，待不多一會，便自會帳起身，馬二娘，還想他大方，那知互相掏摸了一陣，才摸出錢把散碎銀子，也就剛够，連賞錢都沒有，便紅着一張臉走了，我坐得近，偷聽他那口氣，好似前一二月，有一武功很好的，姓金老頭，和一姓劉大漢，保着一個小主，逃到哈密，想往三道嶺投親，這三人，均是重犯，三道嶺親戚姓劉，已早說好，一到便即綁了獻上，不知怎的，會走漏風聲，滑脫差事不算，還把追他的人，前後傷了好些，連搜尋了多日，一點影子也找不到，因北京今明天，必還有信，由衙門轉交他們，特地趕來，迎接聽信，吃完便去，還有好些話，聲音太低，說時，又做假做替的，恐他生疑，沒有聽見，一會吃喝完畢，便進城去了，這廝說話，神氣可惡，心正暗氣，適才我由坡上，回到馬二牛那裏，正碰見他，由城裏回頭，仍騎着原來快馬，急匆匆，順驛路跑去，深更半應，不知有什麼事，這等闖魂，那樣的好馬，還嫌不快，出西關時，差點沒撞了人，柳春聞言，知與此行有關，先前失物那人，已走了不少時候，料已發覺失盜，這兩人去，定與相送，算計途程，此時正好回轉，自己所行，

雖是驛路，這等人大都饒有機變，所失之物，既用本城大官愛馬騎送，可見關係重要，勢必四出搜索無疑，焉知不在途中相遇，或由後面追來，第一次奉到這等重任，如有失閃，非但無顏見人，也對不起恩師，陸師伯曾說，過了雙柳溝，才可無事，相隔前途尚遠，這雪擾，又不能直達地頭，到了紅山嘴附近，便須獨自起身，比時天已放明，殘年歲暮，不搭伴侶，不駕雪擾，孤身滑雪，如與對頭相遇，易啓疑心，越想越覺可慮。一心祇盼早到紅山嘴，加急前行，以便把那中間數十里，險路闖過，偏巧沙六貪酒，行前疏忽，忘喂雪狗，走到路上，見狗邊走邊回身亂叫，忽然想起，將擾住下去喂食，喂飽以後，還不能驅使急行，祇在雪中，緩緩跑走，柳春心中有事，一見沿途耽延，心中好生愁煩，却不便明言，正在耐着性子，盤算途程，忽見兩輛大雪擾，各駕七八匹雪狗，由後面趕來，越向前去，認出上面坐的，是本地熟臉，柳春爲了慎密，不願人知，風帽外加風鏡，裝未看見，祇沙氏弟兄，和對方，略一招呼，便自馳過，眨眼之間，落後老遠，心想後起身這些雪擾，都已趕過，相隔天亮，必無多時，照此慢法，就說中途無什波折，到的時候，恐也延誤，其勢又不便捨擾獨行，到了紅山嘴分手，再向前急趕，不知能否趕出，方自尋思作難，忽聽身後，鸞鈴響動甚急，積雪地裏，馬都帶有腳踏子，

竟有這急鈴蹄之聲，從來罕見，由不得連沙氏弟兄，都回過頭來，柳春自然更比二人當心，見由身後右側面，斜駛來一騎快馬，其疾如飛，晃眼便自雪狗前面，橫越過去，這時狗行漸速，兩下都快，馬狗相去，不過二三尺，狗如再前些，便非撞上不可，來勢又是異常迅疾，馬未帶套，四蹄一路亂划，積雪碎水，似暴雨一般，揚起滿空飛舞，嚇得前面雪狗，紛紛倒退，幾乎與前節撞頭撞上，定睛一看，馬背上，坐着兩個少年女子，當前持轡的一個，一身斬新黑緞密扣，銀鼠出風的，緊身襖褲，外面披着一件，猩猩紅的，軟緞銀鼠皮的斗蓬，頭戴同色的風帽，腰繫一條寬皮板帶，越顯得身段婀娜，英姿颯爽，面上却蒙着一片，纏回婦女用的白紗，腳登一雙，劍底轆靴，身後一女，年祇十六七歲，貌相好似絕美，因吃前女遮住，馬過又快，沒有看真，穿戴着，一身銀鼠出風，淡青軟緞風帽斗蓬，腳底也是一雙劍靴，祇未蒙面，腰間各露劍柄，裝束均甚奇特，從來未見，那馬身材高大，通體白逾霜雪，油光水滑，甚是鮮明，奔駛起來，騰蹕矯捷，顧盼神駿，昂首奮鬣，吐氣如雪，一望而知是匹千里良駒，馬上人既英武秀麗，又穿着那麼華麗的服裝，一青一紅，與白馬白雪，掩映生輝，鮮麗奪目，剛自擡前駛過，穿紅的，忽然偏頭，說了兩句，朝後一指，穿青的，立即回過頭來，朝着自己，笑了一笑，

馬便駛出老遠，轉瞬之間，便剩了兩點青紅相連的影子，沒向左前面，晨霧之中不見，心方一動，緊跟着，又有一個，頭戴風帽風鏡，身穿短皮襖，足登雪裏快的少年，箭一般，由後趕來，馳向前去，過時，也看了柳春一眼，柳春見這人，雖是土著裝束，身無包裹什物，腳上登着牛皮快靴，全不像個趕年集的，肩背上，却微微凸起一條，好似帶有兵刃，滑行甚速，覺這兩撥男女三人，大是可疑，便問沙六，先那馬上二女，可曾有人見過，沙六答說，聞聽人言，當地回王，生有二女，俱是一身好武藝，雪天時出打獵，或是騎馬，在雪原上奔馳，但裝束不似，馬是兩匹棗紅的，所走之地，也不在此，好些已與人言不符，如說不是，從小生長，土著多年，差不多人都認得，從未見這樣女子，回王二女，近始出遊，不曾親見，也許人言，尚有誤傳之故。柳春也覺敵人，不該是女子，回王之女，想必不差，祇後來少年可疑，因已馳遠，并無什別的異狀，也就放開雪橇，隨即加速回復厚狀，由雪皮上，如飛往前馳去，柳春暗忖，照此快法，來人的馬，決追不上，路剩一二十里，不多一會，便到紅山嘴，祇前途橫道上，無人趕來堵截，自己換上雪裏快，加急飛馳，過溝便無事了，雪橇一快，後面便無人追上，不消頓飯光景，紅山嘴，已然在望，柳春因前途，便要分道，忙即整理衣物，好在帶物不多，祇把衣履

腰帶，和隨身軟鞭暗器，略爲結束已足，沙氏弟兄，再四盤問所去之處，意欲送到地頭，再行分手，柳春執意不肯，力說搭載，已感盛情，我去送貨那家，是家父多年好友，人甚老實，二位去了，定要強留款待，反誤你們歸期，那地方，又在山溝裏面，路不好走，不多點路，我又沒多帶東西，滑雪前去，一會便到，何必費事，沙氏弟兄，地理甚熟，知道柳春，所去的一帶，平日盡是沙浪，途中僅一處，有水草的小地方，住着幾家寒苦羊戶，再過去，祇有伏波岬，那邊山凹裏，近年立有一大莊院，住着一家，外省遷來的，大富戶，這家自來，不與外人交往，路更偏僻奇險，每年祇這大雪凍冰時期，能由雪上渡過去，一則相隔尚遠，二則，這家主人，性情古怪，莊中養有不少猛惡的怪獸，向例無人敢往，并且中隔大片戈壁浮沙，人和車馬，俱難通行，也走不到，自己還是前年，奉主人命，雪天出外打獵，無意中，走迷了路，望見那孤懸野地的大莊院，剛覺奇怪，想往討點飲食，便見前面浮雪下面山溝裏，鑽出兩人，內有一個，正是舊相識了小福，以前祇知他做客人出外經商，不久便把家眷接去，已有十年不見，彼此一談，才知道，便在這家當夥計，另一人，是他同夥，家便住在雪下水溝旁的地穴裏，另有出入道路，說了幾句，邀到他家，款待了一頓飯，因而談起，這家主人，雖是營士，仗義練財

祇是皮氣太怪，行善都不出外。經商時節，家中不見外人，全家武功極好，每次出門，向不帶保鏢的，無論遇上多少強盜生番從未敗過，行時，送了好些，值錢禮物，說是主人，辦貨剩下來，賞給他的，祇再四叮囑，不可再來探望，并向外人說起，以防主人得知，打破他的好飯碗。上半年，雪化地乾以後，曾往尋訪，果如所言，被浮沙阻住，無法過去，隔不多日，小福忽來，又送了些厚禮，重新叮囑，不令往訪，和向人說，受人兩次厚禮，自然聽話，一直未向人談說，估量柳春與這家，不會相識，否則，照那勢派，也不是送點年禮，便可登門的，知道所尋的人，相隔尚遠，既然堅持，不令送到，祇得罷了，柳春剛把沙氏勸住，遠望前面，紅山嘴的拐角上，有三四人影，滑雪急馳而過，先和沙六推謝，不曾看見，等看見時，人影已一瞥而逝，當地人，多習滑雪之技，很有些滑得極快的，柳春雖生長本地，從小讀書，稍長，隨師習武，郊外地理，半出耳聞，僅知地名方向，并不知道紅山嘴一帶，鄰近沙漠，最是荒涼，雖有一二處回莊，均在東北角上，相隔還有二三十里，大雪殘年，怎會有穿着整齊的，空身行客，結隊而過，竟誤以為是附近村民，不會在意，沙六也同時瞥見，轉覺奇怪，方欲談說，雪擡已然趕到了兩下分手之處，柳春又以途中，喂狗耽延，急於上路，匆匆作別，沙六不願再說閒話，便未出口

，柳春早把雪裏快踏上，別了沙氏弟兄，回顧來路，更無人跡，不似前半段，雪撞人馬，縱橫絡繹，遍野都是，一輪寒日，新由地平上升起，隱藏暗雲低迷之中，灰白無光，積雪俱都凍凝，成了堅冰，雪野茫茫，一白無垠，越發靜蕩蕩的，朔風祇管強烈，片雪不飛，一味嗚嗚怒號，發出極尖厲的聲音，景物荒涼，淒寂已極，目送前面雪驢，已然馳遠，脚底一按勁，便照作晚紙條，所列途向，加急滑雪，往前馳去，剛拐過紅山嘴，忽然想起，先見那幾條人影，正與自己，同一道路，前面平原雪地，離石山谷荒村之處尚遠，轉瞬間事，竟自無跡，這幾人，如何走得這等快法，低頭一看，雪中擲印猶新，人數至少，也在五人以上，少年人好奇，特有一身輕功，滑雪迅速，意欲尾追上去，一口氣，追出了好幾里，仍未追上，忽現荒村，不禁心中一動，暗忖這中間一段，正是可慮所在，前行五人，步法如此之快，焉知不是敵黨尋踪，如若翼料中，自己走在人家後頭，迴避還來不及，如何反去追他，自來寡不敵衆，何況對方，既敢和師父師伯叔，等人作對，自非庸手，連陸師伯，那等高的本領，尚且如此隱秘戒慎，自己能有多大功力，固然人面未見，未必便是對頭黨羽，一則，形迹可疑，不可不防；二則，專貴隱秘，終以少與外人相見爲是。念頭一轉，爲恐到晚，脚底雖然未住，却是加倍小心，目注前

途，準備一發現那幾條人影，立即相機閃避，不與對面，那知事不由人心意，先想追人，沒有追上，這時怕與人見，却偏有人，對面迎來，前面偏是一道沙土崗子，兩面俱是斜坡，來去的人，均須越崗而過，可是誰也不知，會有人來撞上，雙方滑行迅速，都是一身好輕功，又都一心搶着上坡，等到聽出聲息，已然收避不及，這一來，恰好對面，相隔不過兩三丈遠近，來人共是三個，本在到處找事，柳春恐人生疑，已被發現，自然不便再躲，祇看了一眼，仍然故作從容，往前馳去，雙方已將交臂而過，猛聽一聲斷喝站住，柳春聽是北方口音，知道遇上對頭，暗忖過崗，便是雙柳溝，看這三人身法，雖然不弱，真要被牠，看出破綻，憑自己的脚程本領，三數十里雪地，自信還能闖過，心中尋思，脚底假作收不住勢，嘶的一聲，往斜刺裏，滑溜出去，避開正面，錯過來人身後，三丈來遠，快到那崗對面下坡，方始停住，剛裝站穩回身，那三人，已趕將過來，內中一個，中等身材，眉宇精悍，面有刀疤的，中年瘦漢，凶睛一瞪，似要發話，同行一個，頭大嘴尖，鼠目鷹鼻，身材較高的大麻子，忙使手微微一擺，將他阻住，未及發問，柳春乖覺，已先開口問道，我聽三位老哥，是外鄉口音，可是津幫裏的老客，雪中迷路，想問我麼，對面三人，原都穿着一身，精細皮棉短裝，身佩兵刃鏢囊，外罩

短皮擎，頭戴皮帽罩，上加風鏡，前兩人過來，已將帽罩，揭向腦後，祇剩一個胖漢未揭，說時，胖漢也將帽套揭去，露出一張，紫黑色的肥臉，上面好些疤痕，好似新受零傷，初愈之狀，形甚醜怪，人却較比忠厚和氣，聞言剛笑答道，朋友，我們不是向你問路，那麻子搶口道，譚老弟，怎又多口，隨說隨向柳春，上下打量了兩眼，隨使了一個眼色，先發話那中年瘦漢，立繞向來路崗邊，意似防人遁走，這一來，恰成了三角形，柳春無形中，被他圍在中間，方自暗中生氣，麻子已帶着一臉詭笑，對柳春緩緩說道，朋友，好俊功夫，你貴姓呀，柳春方要答說姓柳，話到口邊，一想不妥，忙即縮口，改說姓楊，你貴姓，那麻子，一雙三角鬼眼，注定在柳春臉上，聞言似已覺出，答話不實，仍笑嘻嘻道，真人不說假話，我叫萬子靈，那位馮春馮二爺，這胖子是我們小夥計譚霜，朋友想已知道，朋友這要一身好輕功，令師必是一位人物，他貴姓大名啦，柳春昨晚，才得參與搭平湖機密，初次奉命行事，本不知三人姓名來歷，聽出口氣，不是佳兆，一面暗中戒備，一面強忍着氣忿，答道，我與三位，素昧平生，如何能知你們是誰，麻子見對方，有了怒意，全如無覺，仍詭笑道，你當真不知道麼，那更好了，那麼朋友你一個人，大年底下，急慌慌找誰去呢，咱們哥三個，由昨夜起，追鬼子，追到如今，想

找個地方，歇歇腿，人地生疏，正沒有轍。這會相遇，總算有緣，能跟你去攪杯熱水喝嗎，柳春道，我家在西關，到溝那邊，看一位長親的病，就便送點年禮，沒功夫奉陪，三位來路，雙柳溝不是有人家麼，如往去路走，紅山嘴附近，人家更容易找，你看這裏人家，吃的東西，年下家家都備得有，各自請吧，說罷，便要轉身，麻子把面色一沉，喝道，你先別走，同時，那瘦漢子，也氣勢汹汹，迎截上來，柳春道，你我素不相識，無故一再留難，是何道理，麻子冷笑道，別裝子玩啦，知趣的，引了咱們，回到你們莊裏，拜望你那頭子，要不跟咱們往三道嶺，辛苦一趟，也成，明人不用細表，光棍眼裏，揉不進沙子，就憑你這個樣的，打算三言兩語，就把咱們弟兄，支吾回去，沒那回事，要不服氣，招傢伙，比劃比劃到成，反正得動真格的，這套假門假事，你使不開，柳春心中有病，却摸不清頭腦，對方如此無禮，若在平日，早已動手，因想起陸萍，再三叮囑，爲恐未過溝，便與人動手，一有失閃，貽誤重任，祇得忍氣吞聲答道，三位認錯了人吧，我是西關，雜貨店夥，盡人皆知，除了從小愛滑雪，有幾斤力氣，還會打狼外，從未跟人，學過什功夫，你說這些，我全不解，無緣無故，我又有事，大年底下，誰和你們打架，你真要無故欺人，我們回子，也不輕受人欺的，你看你，此時人多，我打不過，除

非你們，打了我，便逃走，不在這裏做生意，否則，一報還一報，我們同族人多，你休想在此立足了，麻子始終目光注定柳春，聞言好似將信將疑，便道，你說咱們，看錯了人，那也許是，實告訴你，咱們三位，俱是北京來的，差官老爺，奉公緝拿，幾名要犯，和藏匿要犯的窩主，給本城官衙門和你們回王，都有公事，剛才匪你，形跡可疑，故此攔住盤問，你要真是安善良民，那也不要緊，反正你前途，必有去的人家，要是不遠，咱們跟你同去，考查考查，你說的是真是假，祇是真話，咱們稍爲吃喝一點就走，沒你的事，既看上你，打算一說一走，那叫辦不到，柳春心想，一過溝，便有接應，不會怕你，早打好了主意，故作失驚道，原來三位，是北京來的官老爺，怎不早說呢，那老表親，是我表叔，住在溝那邊，東北角崖洞裏面，三位老爺，祇要不嫌憐，請去款待茶點好了，那裏就備辦不及，我還帶得有這塊，上等年糕，加上點奶子，和瓜乾一煮，也够三位老爺吃了，說時，那叫馮春的，意似不信，方要張口，吃萬子靈，使眼色止住，譚霸此行，原是迫於無奈，本心實實不願又走回去，忍不住道，萬老英雄，馮二哥，這廝實是一個，本分百姓，溝那邊，已然找遍，再往前走，平日盡是戈壁浮沙，那有人家，由他走得啦，馮春把面色一沉，喝道，譚老四，你拿着這變要緊的差事偷懶，你有幾個腦袋

，要不念在你平日老實，往他們三位一回，叫你吃不了，兜子走，你說沒人，上次你們七個人，帶兩條狗，去追差事，怎麼會丟了五個人，和兩條狗，今明兒官門三傑，一出馬，準能找出下落，要是跟牛老二報的，事情不符，你也一樣受不得，要是現在找出綫索，不但我和萬老大哥，面子好看，你也可以將功折罪，因為昨天，聽綠眉毛，疑心你和牛老二，受了人的恐嚇買動，回來誇謠言，想起上輩交情，明知你乏，特意帶了出來，原想分點功勞與你，你偏不知情，一口咬定，五人兩狗，是怪物擄走的，我就不信，有這宗子事，明是窩藏小狗的對頭，使出人來，假扮怪物，不知用什方法，把狗先迷倒過去，然後連人帶狗，一齊擒走，爲了顯他威風，留下你和牛老二，再故意使出同黨來做好人，給你治傷，好叫你二人，回來報信，想使我們連着失風，害了怕，嚇退回去，他也不想現在亂子，越鬧越大，綠眉毛哥三位，全出了馬，要不辦個水落石出，誰敢回京裏去，你當是由你的便，鬧着玩啦，說時，柳春瞥見馮萬二人，身側不遠的雪堆後，有一人影閃過，看去十分眼熟，好似初由西關上路，在途中喂狗耽延，由身後趕來，向前去的孤身少年，譚霸在他對面，明明看見，面色突然改變了驚異之容，却未向同伴述說，吃完馮春搶白以後，略爲遲疑，滿面愁容說道：馮二哥，我說的，實是好話，咱們弟兄

，兩輩交情，不比泛常，對與不對，你別見怪，并非我怕懶，祇爲作晚，綠眉毛打發我們上路以後，我便覺出兆頭不好，你非要尋那給我醫傷的老人家，剛到上次遇見怪物的地方，再往前走，便過不去，繞了好些路，仍在原地，有多奇怪，這許不是假的，好容易，勸你二位回來，如今又要趕去，我此時心裏直跳動，和上次五位弟兄，出事時一樣，你是沒見過，那怪物的陣仗，當時那麼跑得快，吃他一縱，撈將回來，祇一撕，便成了兩半，這決不是人力，能打得過的东西，綠眉毛他們會飛劍，遇上自然不怕，我們如何能行呢，馮春怒道，祇你一人怕死，就算真是怪物，憑我和萬大哥，這兩手暗器，也要了他的命，你瞧這小子，是本地人，他能去，咱們就能去，怕他何來，難爲你這大個子，這也怕，那也怕，乾脆回家抱孩子多好，萬子靈也插口道，譚老四，因爲適才繞了一陣，仍在原處，便害了怕，惟其是這樣，才可見暗中有人鬧鬼，本來我就不想回走，現在又遇上這小子，所說的話，虛實難分，戲說咱們，不懂鬼門鬼道，不再往前，也該跟這小子，去看一看，都要像你這樣，什事都不用辦了，馮春便問柳春，你既是本地人，可知雙柳溝，過去三數十里，那一帶地方，可有什麼出名人物沒有，柳春聽三人，祇管絮叨，心早不耐，其勢又不便，突然就走，聞言一想，對頭已然跟定了自己，反正到

了前面，非與破臉不可，樂得開開他玩笑，便鄭重其事答道，老爺不問，小人也敢多口，溝那邊，我祇到過表叔家，不下雪，再往前走便是戈壁，怪事多呢，人走着走着，聽人一喊名字，當時便沒有了影，誰也不敢過去，聽表叔說，人都由東面繞着走，前行五六十里，有一石板搭的屋子，內裏有一怪人，那屋祇能容他一人，長年在內打坐，也不出門，也不吃東西，誰犯了他的惡，無緣無故，就送了命，再不被怪物抓死，可是過了那裏，却是一片極好的地方，那邊村莊，比城裏官衙門都講究，村裏有水草，有田園，人更大方，買東西，永不還價，銀子多着呢，祇是尋常過不去，想到村裏賣貨，必須到雙柳溝，朝那兩株柳樹，叩上四十九個頭，便太平平，過去了，要不那怪人，會使法，任你走上一一年，永遠圍着那一帶轉，休想前進一步，我沒去過，也不知是真是假，譚霸此時，好些關礙，心中有話，不敢出口，加以連受馮萬二人譏笑，心中有氣，更不再說，祇在暗中叫苦，馮萬二人，因為昨晚，在雙柳溝前面，轉到天明，不曾挪窩，聞言，頗有幾分相信，祇不好意思出口，馮春道，那有這事，我到要去試試，萬子靈道，也許夜裏，有點怪處，管他呢，且跟這小子，再跑一趟，咱們走吧，說罷起身，柳春假作怕官，不敢佔先，讓三人在前，馮春喝道，叫你領路呢，小子，當老爺們跟你客氣麼，

，柳春故意說道，小人從小，就會滑雪，要是走太快了，還當我是壞人，說假話，想要逃走哩，萬子靈冷笑道，你自走吧，憑你也跑不了，柳春暗中切齒咒罵，道聲小人佔先引路去了，說罷，脚底一按勁，往前馳去，柳春從小，善長滑雪之技，更受師傅，練了數年輕功，有了根抵，斜坡下馳，本極順溜，再加存心賣弄，直似弩前脫絃一般，順坡而下，眨眼功夫，滑出去好幾十丈，萬，馮，譚三人，起步稍遲，不料這等快法，疑心要逃，忙也加急趕去，一邊急追，馮萬二人，早把暗器，取在手裏，準備稍見可疑，喝止不聽，便發出去，打倒，再行拷問，柳春更是乖覺，滑到前面，覺出敵人，滑雪功夫，不如自己，心便放寬了一半，知道再往前急馳，必致生疑，地頭未到，仍有顧忌，且等過溝之後再說，主意打好，便把脚步止住，馮萬等三人，見柳春停步相待，雖覺他快得出奇，終想本地土人，從小練習而成，滑行如此迅速，并無逃意，大約所說，并非虛言，經此一來，反到去了好些疑心，不再似前，視如仇敵，絲毫不肯放鬆了，柳春由此起，益發賣弄精神，加急飛馳，回顧三人落後，便停步相待，兩下相差，最多時，竟有一箭之地，不消片刻，赶到雙柳溝，荒村以內，柳春更不停留，穿村而過，一會越過溝去，照昨晚紙條所列途向，朝前疾馳了一程，心正尋思，此間應已入了自己的地界，

怎的不見一個人影，是溜是不溜呢，想着想着，不覺到了用作地名的，兩株枯柳之下，心裏想事，忘了停留，不覺隔遠了一些，耳聽身後，呼叱之聲，脚步才住，忽聽樹後，有人低語道，柳師兄，不必犯愁，他們已入了死地，祇那胖子，可得活命，你且閃過一旁，我有道理，說時，柳春已看見左邊樹後，站着一人，正是兩次相遇那少年，因戴有面具，認不清是誰，料是同門師弟，心方一喜，說時遲，那時快，語聲才住，後面三人，也自相繼趕到，馮春當先戟指柳春喝罵道，小子，你忙什麼，你不說你表叔家，住溝東北嗎，前面盡是雪地，這裏咱們三人，先也來過，那有人家，你要打算鬧鬼，可是找死，柳春忽然想起前言，陪笑答道，你莫着急，這便是那樹神，我們照例走過，都得叩頭禮拜，才能過去，我表叔，住的是地底下，不到跟前，看不見，再有三四里路，就走到了，你們先向樹神行禮罷，萬子靈道，那你怎不叩頭，柳春道，官老爺在此，我怎敢估先呢，馮萬二人，因天明前，在雪地裏，跑了半夜，便是由這兩株枯柳起點，在附近二三十里以內亂轉，當時，本就疑神疑鬼，胆怯非常，直到天明，見四外，白茫茫，一片雪地，毫無異處，才放了心，奔馳了大半夜，未免飢渴疲勞，細查雪中，除自己三人，昨晚所留，約有三四里方圓，一個大圓圈，更無別的痕跡，遙望前路，暗雲低迷，直

到天邊，迥不似有人家的光景，內中祇譚霸，知道前面，伏有危機，昨晚吃馮春，強帶了來，原懷着一肚皮的虫胎，雖然鬼打牆，空奔馳了半夜，總算未入禁地，認作萬分之幸，不特未敢說出真情，反到極力勸阻，說前面，本是戈壁流沙，素無人烟，怪老人出現，和失踪，俱在柳樹左近，并未見他，往前而去，焉知不在來路一帶居住，前途大雪茫茫，更無止境，此時飢疲交加，莫如先回往來路荒村中，進點飲食，稍為歇息，往橫裏查訪呢，馮萬二人，一想無法，便依了他，回到來路小村，向村民買些東西，吃完，正待向村民打聽，偶望門外，有兩村童，在雪中戲雪，相隔約有七八丈，身子甚是靈活，先因二童年幼，不甚在意，後見二童，忽然各捏了一大團雪，一個先向空，擲起十來丈高下，另一個，也跟着將手中雪團，望空打去，後打的，竟比先打的勢子還疾，流星趕月般，一下打中，立時揮散，化作畝許大，一片雪花，紛紛灑下，二童隨即似有意似無意的，朝自己這面，把小手一招，一聲哈哈，飛也似，往自己來路，滑雪馳去，馮萬二人，俱頗機警，猛想起，當地是個小荒村，人民寒苦，二童穿的，雖是一身，反羊皮短襖褲，式樣偏是那等，輕巧貼身，又穿得那麼乾淨，帽兜風鏡，也頗精緻，遠遠看過去，直似兩個雪娃娃，美觀已極，脚底不像，登有雪裏快，滑行偏是迅速異常，休說荒

村頑童，不會穿得那麼整齊乾淨，那擲雪的手法準頭，更連尋常有功夫的人，都不易到此境地，忙向村民盤問，那是誰家兒童，村民答說，從未見過，滑得這好雪，又不穿雪划子，自己也正奇怪呢，三人見那村，不多幾家人，聽說來了官老爺，全數男女老幼，齊集門前，探頭縮腦，大人穿得寒苦不說，小孩衣服，不是破爛，便是臃腫污穢不堪，一個個，凍得鼻青臉腫，鼻涕長流，帶着可憐神色，兩下相差，一天一地，情知有異，忙給了點錢，便同往回路追趕，長路奔馳，本來力乏，再加問話耽延，二童早跑沒了影，連追出十多里，不會追上，最奇是，雪中沒有小人滑過的脚印，快過崗時，萬子靈，仔細查看，雪皮上，好似有人，用刀斷斷續續，切了一兩條直線，深祇有三四分，切痕極薄，稍不細心，便看不出，可是一到崗前，便不再見，兩側却又沒有，心想憑高，可以望遠，急往崗上馳去，迎頭遇見柳春，萬子靈，詭詐多疑，想起一切經過，猛然心動，覺出昨晚遇阻，以及二童，忽在村中出現，賣弄身手，必是對方，想把自己，引向回路，所用誘敵之策，斷定敵人巢穴，不在前面，未去之處，便在近溝一帶，對於柳春所說，又是疑信參半，決意隨着回搜，想要見個水落石出，雖是貪功心勝，志在徼倖，連經許多怪事，心中終不免有些怙懣，及聽柳春，連說樹神靈異，必須禮拜，回憶昨夜經歷，猶在

目前，本就發怵，譚霸先見二人上崗，祇當要往三道嶺，不料遇上這一個，不相干的人，重又勾動貪心，再入危境，又急又恨，自己地位較低，還不能違忤，便在旁推波助瀾，力說上次，五同伴和狗，被怪物擒去，和醫傷的怪老頭子，均在樹前出現，同是晃眼失踪，無可追跡等語，昨夜之事，本來又奇又險，內中一株枯柳樹，直似活的一般，不由又加了幾分畏心，再一細看那樹，老幹杈杈，冰凝雪凍，了無生意，分明枯死已久，那有什麼靈跡，如若依言下拜，萬一所遇這人，是個敵黨，有心捉弄，豈不丟人，正在遲疑，譚霸心另有事，覺着前週五老，必是神仙中人，不然昨夜，不會遇見那怪的事，便借拜樹爲由，暗中通誠默祝，求李老伯父，大恩公，不要見怪，自己并非不聽教訓，實是此時，尙不能擺脫差事，身受人管，被逼而來，概不由己，萬子靈最是奸滑，見譚霸素不信邪的人，如此虔心跪拜，口中禱告不已，再一偷覷柳春，也是必恭必敬，面帶謹畏之容，立在身後，絲毫不像是假，益發加了信心，仍故意試探道，你每次看你表叔，都由這裏過麼，柳春暗罵，好個滑賊，隨口答道，這裏一片曠野，本無須乎由樹底走過，可是到前面去，不拜樹神，誰也沒有這大膽子，聽你們說，昨晚繞了半夜，必是官老爺，火氣高旺，有福神保佑，再說也不知道，是樹神不見怪，才沒出事，要是我們，本地人

，離樹走不出一百步，不死也半條命，我看你們拜完，我好拜了同走最好，要不你們也已然知道，再若失禮，立時便有報應，除非不和我同走，要是一路，我父母，就生我一人，表叔又正生病，你便打死我，也不和你一路了，萬馮二人，越覺信以爲真，暗忖這兩株柳樹，照昨夜情景，果然古怪，好在樹與敵人無干，常言隨鄉隨俗，既是這裏的人，都敬奉他，便拜何妨，如真有靈，豈不少去一個阻力，想了想，不約而同，拜倒在地，也暗中祝告起來，柳春暗忖，吃這三個狗賊，糾纏多時，再不溜走，豈不誤了時限，正打算，冷不妨，拔脚便溜，忽聽樹腹內，噉的一聲冷笑，馮萬二人，原未深信，一聽那笑聲，與昨夜所聞不同，倏地醒悟，馮春方欲縱起發作，萬子靈又陰又壞，忙伸手將他扯住，捏了一下，仍伏地上，口中喃喃，暗中查聽動作，緊接着，又響了一下，微帶碎冰之聲，好似發自樹後，柳春本來要走，看出二人互扯，面色忽變，知被識破，樹後少年，不知如何藏法，自己連往側看，均未看出，眼看雙方動手，同門師兄弟，如何捨之而去，忙即伸手腰開，把軟鞭皮扣撥開，準備事急相助時，馮萬二人，忽然變變，朝樹後縱去，一看樹後無人，再看樹腹，又是實心，併無孔洞，四外除却自己三人，昨夜所留腳印外，近樹文許，更無別的痕跡，那兩次怪聲，聽得畢真，偏又找不出一毫破綻，一看

譚霸哭傷着，一張帶傷新愈的醜臉，哀聲勸道，馮二哥，萬老英雄，我們回去吧，預兆來了，上次我們連人帶狗，便是這麼丟了的，二人聞言，重又有些發毛，方自將信將疑，打不起主意，萬子靈忽然想到，還有一人在側，猛一回顧，瞥見柳春口角，笑容初斂，心又一動，冷笑問道，我們俱拜完了，你怎不拜，柳春準知人在樹後，料定必要撞破動手，及見二人，那等搜索，竟無人影，神情十分惆恍驚疑，心正奇怪好笑，聞言，率性陰他道，你們已把神得罪了，轉眼便有報應，我此時如拜，便算是你們同夥，祇好你們遭報之後，再拜吧，萬馮二人聽出他，前恭後倨，所說的話，好些無禮，心方生疑，待要喝問，萬子靈，猛一眼瞥見譚霸，已然竄向樹後，滿面驚惶，嘴皮微動，似在自言自語，一面瞪着一雙大眼，遙望去路曠野，神情甚是可疑，心又一動，因是輕視柳春，先不顧得盤詰，逕向馮春喝道，二弟，你問這小子，滿嘴胡噴些什麼，我甯這笨蛋幹嗎，隨說，隨縱過去，見譚霸還在出神，向前呆望，伸手一拍肩膀，面帶冷笑問道，喂，你這是幹嗎，合着這裏頭，沒有尊駕的事，你跟着看哈哈來啦，是怎麼着，譚霸直魯忠厚，對於萬子靈的，尖刁詭詐刻毒，不留情面，平日又以上司，和老前輩自居，自己常受他的惡氣，本就滿腹忿恨，無如勢力地位，全都不敵，已然受委，如若無故負氣告退

，立有性命之憂，祇率忍受，無計可施，這次隨同牛善，這一撥七人，出來躡拿犯人，不料遇見五位，有名劍仙中的老前輩，本來主人，寬洪大量，可以好好回去，偏生兩個不知進退死活的同夥，見所帶藏狗，不知怎的找死，不奉號令，走到路上，抓一小孩，不料竟是主人的孫兒，小小年紀，竟懷絕技，人未撲到，反吃莊中所養異獸金狒趕來，將二狗，生生撕成四片，回去見了宮門三傑，沒法交代，心又貪功，不聽自己，和牛善苦口相勸，不特不照五老所說的，回覆宮門三傑，並還妄自生心，一面畫下伏波岬，五老莊的地圖，一面自恃熟臉，金狒已經主人吩咐，將一行七人認準，不會再下毒手，強逼自己，用詐降計，回見五老，說以爲內應，如若不從，便要舉發，自己和牛善，深知利害，進退兩難，行至雙柳溝，正背同夥商計，打算以假作真，反正這當官的惡氣，已然受够，就多弄點錢，也不值，何況還弄不到，就有，也是人家在前頭，就偶然沾點餘潤，還須耽驚害怕，祇一出事，罪過全在自己身上，如今上受上司的惡氣，下受同人的，挾制逼迫，仗着自己，與五老中的主持人，李清菴，敍上點前輩老交情，意欲把那五同黨，穩在村中，趕回莊去，照實稟告，卸了自己忘恩背信，聽其自然處理，由此相隨五老隱居，也不再回北京去了，說時，遙望王時等五人，也在前面，交頭接耳，邊走

邊說，情知於己不利，方要喊住，照計行事，忽聽有人，道得一聲好字，跟着便見，三個少年男女，和那金狻的影子，流星一般，同向自己身側雪崖上飛起，晃眼便到了五人的前面，戟手先述食言背信之罪，五人見勢不佳，有的想逃，有的還想死中求活，內中王時最鬼，知道金狻難敵，用暗號，令衆四散，并令一人，用暗器，去打金狻要害，使其激怒往追，以便自己好逃。

第二回

古樹藏兵環攻二寇
靈狻衛主獨裂窮凶

不料對方，年紀都輕，一個也不好惹，奸計竟被識破，首令金狻，將他活活抓死，然後是鷹拿燕雀一般，全數擒去，行時，重又警告，不許違背前言，否則，五人便是榜樣，對於投入五老莊，却說外人，決無此事，何況你們，又是對方爪牙，此後祇要謹言慎行，不欺良善，回京速行設法告退，便保首領，否則，便外人不收拾你，久了也必遭自己人的毒手等語，回轉三道嶺後，牛善費了不少的唇舌，才把碧眉俞天柱等哄信，如非牛善機智，和自己在路上，再四演習，想好許多盤詰的話，還幾乎被自己，漏了馬脚，就這樣，宮門三傑，和馮萬二人，仍疑心所說怪物，乃仇敵詭計偽裝，已然命人，

查探過兩次，不知怎的，走了老遠的路，竟未走到那伏波岬，五老莊等地，自己和牛善，見去的人，果與李老所說，外人不能入境之言相符，方自暗中慶幸，前事不會洩露，昨夜酒後，正要安歇，馮萬二人，忽來喚了同行，俞天柱，是一行主帥，令出如山，向例不許因循規避，雖然胆怯心寒，也祇得勉強上路，果然連生了，好些阻折，也未走出多遠，適在坡上，曾見有人窺伺，一閃不見，裝束神情，均似上次所見少年男女之一，料定這一回走，必上死路，對方好似事事前知，自己告凶，或無大礙，馮萬二人，決無生理，先以上輩交情，意欲勸阻馮春，懸崖勒馬，不去犯險，正想如何說法，不料馮春，一再惡語相加，再一想起平日，倚勢相凌，挾貴挾長，驕橫可惡情景，也就涼了下去，後聽樹後有人冷笑，越知變生瞬息，雖知自己，能免一死，終覺馮春，朋友多年，於心不忍，正在驚惶愁慮，一看萬子靈，禍在眼前，還在倚勢欺人，不老賣老，想起平日，無事生非，貪功嫉能，好幾個朋友，全誤他手，祇爲善於趨奉，詭計多端，得了俞天柱的寵信，位尊權重，作威作福，不敢惹他，聞言，不禁把新仇舊恨，一齊引發，暗忖回京，也是沒臉，反正有他沒我，便李老恩公，不允收容，至多逃亡在此，也不犯受那活罪，心念一轉，立即怒火上升，因防萬子靈，手狠心毒，反臉無情，一面留神戒備，

大眼一瞪，也冷笑道，你不用跟我發橫，今兒跟我們上次，七人兩狗，情形一樣，待會我還不知是死是活呢，看誰的哈哈呀，欺負人幹嗎，真要有能耐，今兒個，快天亮的時候，你剛說完大話，就讓人，把帽兜，跟風鏡，全抓了去，皮褂子上，也拉了個大口子，別管是人，是神，是鬼，憑你那大能耐，到底也跟他招呼招呼呀，說時，萬子靈，一雙毒眼，祇看着譚霸，陰惻惻的口角，微帶猙笑，譚霸已是橫了心，急待發洩，怒道：「我知你打算跟我冒壞，你別來這一套，實告訴你，照今兒這神氣，誰也不用打算回去，你眼前必有報應，你那一肚子壞水，全使不上，四大爺往日受盡你的狗氣，今兒豁出去了，話未說完，萬子靈，好似又刺心，又羞惱成怒，突然喝道，原來你是反叛，胆子不小，今兒鬼使神差，自己招供，憑你這小子，還要太爺費事，怎麼着，隨說，一手回披背上，厚背龍鱗刀，一手往腰間一拉，鈔的一聲，一付純鋼打就的手拷如意雙環，隨着一條細鋼練，同抖出來，口中發着話，一臉陰鷲狠毒之氣，正待上前擒人，譚霸自然早已防到，一邊亮出熟銅匕首，口中還喝道，姓萬的，不用耀武揚威，你先等一會，甞我說你遭報應，是真是假，打你在坡上，強迫人家，往這兒來，一路之上，全都有人跟着，這樹後頭，明明有人笑你，會找不到影子，盡跟自己人不來，幹嗎，你還在

作夢，你再甦身後頭，打上了沒有，早聽我話回去，那有這回事，萬子靈，先見譚霸，突然反唇相譏，心雖忿極，必欲安上好細反叛等罪名，置之於死，心中却是情虛，知道譚霸，素日老實恭順，竟會如此，事必不妙，無如驕狂已慣，羞惱成怒，心想此時，四野無人，且趁敵人未發現以前，先將他擒回拷問，如真通敵，或是知情隱匿，由此究出敵人巢穴真情，豈不也是，奇功一件，就算身已入伏，途中遇阻，憑自己和馮春的本領，也闖得過，想到這裏，胆又壯起，依然不知利害，聞言看出譚霸，不會動手，耳中又聽馮春呼叱，與兵刃交觸之聲，回頭一看，正是同來的少年，手執一條軟鞭，已和馮春打在一起，暗忖譚霸，好似理直氣壯，有恃無恐，通敵雖不一定，敵情必知幾分，不肯實說，必有原因，如被逃走，事便難辦，猛生毒念，故意喝道，譚老四，我錯怪你了，還不幫你馮二哥，揍這小子去，隨說，借着收回繯拷，就勢把腰間，出風毒藥金錢鏢，取了五枚出來，手剛往上一揚，招打二字，不會完全出口，猛聽背後風聲，萬子靈，也是久經大敵的能手，知道身後，來了敵人，脚底一點勁，身往斜刺裏縱去，害人之心，仍未收歇，就空中，揚手兩金錢鏢，先朝譚霸打去，人一落地，立即回顧，祇見一聲冰雪崩塌巨震過處，有一人多高，一片連樹皮的冰雪塊，由先立的柳樹後，飛將起來，壓

在地上，那柳樹近根處立現出一個大樹穴，跟着由柳樹穴中，跳出一個手執護手鋼鉞的少年，飛身縱將過來，連珠金錢鏢，雖是百發百中，一則變生倉卒，空中發鏢，到底準頭少差，譚霸又深知他，爲人和本領，既然得罪，必下毒手，防禦甚嚴，兩鏢全未打中，真正敵人，當前追來，無暇再顧譚霸，不等敵人，縱到身前，首將下餘三鏢，連珠打去，滿擬敵人，年幼識淺，祇顧縱躍追撲，身已凌空，必不好躲，非打中一二枚不可，誰知敵人，通沒在意，就空中，把手中雙鉞，一舞一擋，全被振落，內中一枚，反比發勢還疾，竟自照直回敬，迎面打來，這才看出，不是易與，那被迫同來的一個，身手已似不弱，這又是個勁敵，聽譚霸之言，埋伏尙不止此，也不知真假，和敵人多少深淺，同來三人，一個又背叛，心雖有些作慌，一面仍想自己，本領高強，如能將這兩個敵人，生擒一名回去多好，便用隱語，招呼馮春，此非善地，虛實難知，不可戀戰，不論何人，擒到一名就走，越速越好，馮春也以爲然，各自抖擻精神，正在施展平生本領，忽聽隱隱鈴響動之聲，自遠處傳來，隨聽譚霸，高聲說道，你兩個，在做夢呢，這裏的人，你擒得去麼，趁早乖乖伏輸告饒，或能逃得一命，萬馮二人，均極狡猾，見譚霸一味高聲警告，并不出手助敵，不禁想起，連日幾撥同夥失利之事，以及上次五人二狗失

踪，此次譚霸畏難勸阻情景，加上那一臉的零傷，漸覺身入險地，譚霸上次，必在這裏吃過大苦，心胆已寒，否則，他爲人，不會把口，守得這緊，因聽鈴蹄之聲，情知來者不善，而對手這兩個少年，均似得過高人傳授，樹穴中出來的一個，本領更高，自己又是長路雪中急馳，一夜未睡，氣力不佳，急切間，如何能擒得住，心中焦急，痛恨譚霸，先不明說，以致身入危境，吉凶難卜，忍不住，相繼大喝道，渾蛋，到這時候，你還不說實話啦，這夥賊犯，到底是誰，你祇顧受人恐嚇，哄騙大夥，你是甭打算回北京了罷，譚霸知道此時，便把血心掏出來，也買不了二人的好，祇有一個逃回，自己不特回不了家鄉，當時就許由三傑，請出三條王命，就地正法，早已橫了心，率性氣他道，你兩個平日，巴結上司，欺負咱們同夥，今兒也該受點報應，才有天理，姓萬的，你甭發橫，咱們這一隊，就數你萬惡，你真要打聽主人，是那位嗎，說出來，管保嚇你一大跳，那就是當年主子，三番五次，派綠眉毛他們，找他不着的，東川五老，齊，彭，李，孫，郝，五位老人家，那天我們七個人，帶了狗去追尋逃人，誤入五老莊，本來好好回去，都爲王時那小子，倚仗老萬，是他舅舅，領頭出主意，逼着大夥，拿雞蛋往大石頭上碰，把人家兩位男女小俠招惱，才送的命，要不我父親，受過三太爺，李老前輩的恩，沾點世

交的光，我和牛善，又壓根沒壞良心，也是活不了，我家裏，自去年老娘死後，就我一個人，回北京不圓，不要緊，我到有點替你二位耽心，北京回不去，姥姥家是回去定了，你這一發橫，就當時想跑，也跑不了哇，乾脆等死得啦，二人原非庸手，平日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祇爲萬里遠來，由甘肅起，便挫折橫生，知道事情太難，所擒的犯人，本領名望既高，交遊又廣，到處高人護持，才把氣焰，少去大半，加上昨晚今早，許多經歷見聞，本自內怯，聞言，暗中叫不迭的苦，心想這五個老頭子，豈是招惹得的，又想此行，原是連日喪師失利，覺着無顏，自己討令而行，早知如此，不特不會前來，連以前所受挫折，全有了交代，不會擔受處分，牛譚二人，均已手下，雖然死了幾人，却探出犯人真實下落，還把當局，日常懸念的，五矮踪跡訪出，誰也知道，憑自己這夥人，決非其敵，祇消牛譚二人回來，悄悄一說，想好話頭，稟報上去，由三傑約請能人，前往捕拿，自己卸了重責，又得一件天外飛來的奇功，豈非絕妙，如今已鬧得，進退兩難，凶多吉少，牛善不在面前，便把譚霸，恨同切骨，一面和人動手，準備抽空逃走，祇不被譚霸料中，能逃回去，報告真情，仍是大功一件，一面算計譚霸，如此說法，必不敢再回去，留下此人，投入敵黨，盡洩機密，必然是個大害，想在逃走以前，先把他除

去，二人都是一樣凶心，又都打得一手，好靠藥暗器，於是邊打邊罵，邊往譚霸身側湊去，意欲以進爲退，冷不防，給譚霸來兩下，轉手再用連珠手法去打，能中更好，不能中，也可就勢逃走，不料譚霸，知道二人，心毒手辣，早已防到，見二人直往自己閃來，也不叫破，祇笑嘻嘻着一張醜臉，往前倒退過去，二人又要對付強敵行動，不能如意，見狀，知被識破，祇得罷了，隨把全身武藝，施展出來，意欲猛攻一陣，抽空逃走，萬子靈，私心更重，看出馮春，和他一樣心思，知道誰先逃，誰上算，細聽先前響鈴馬蹄之聲，快要臨近，忽然無聲，心疑回馬集衆，越思快走，正打算，用亂洒金錢的絕招，連珠發鏢，乘着敵人擋躲空隙，獨自搶先逃走，猛聽鈴蹄之聲，又復急響，百忙中，偷眼一看，對面廣漠雪野，暗雪濃霧裏，跑來一騎快馬，上坐二人，俱是女子，早晨寒日之下，霧氣甚重，因爲馬白如霜，與雪同色，如非帶有鈴蹄之聲，遠方直不見馬，乍看祇是一紅一黑，兩條人影，身子挺立不動，兩邊斗蓬，平飛若翼，離地三尺，由暗霧迷濛之中，衝着寒風，凌空飛駛而來，其疾若箭，等第二眼看清形相，金錢鏢，剛剛取到手裏，人馬已然飛駛而至，相隔不足十丈了，方自作忙，忽聽身側，丁丁連聲，同時又聽那自稱姓楊的少年，呼喝追逐之聲，側臉一看，馮春已然先逃，自己這一遲疑，反而

落在後頭，心裏一發慌，忙把手中金錢鏢，似雪片一般，打將出去，滿擬敵人必躲，就勢可以逃走，那知鏢才脫手，猛覺一陣冷風撲來，眼前寒光一亮，情知不妙，忙即縱身閃躲，那大把金錢鏢，已吃寒光冷氣，逼撞回來，恰似十來點金星，做一窩蜂，迎面打到，事出意外，來勢萬分迅速，一任萬子靈，久經大敵，武功高強，仍難避過，竟吃打中了四下，內有兩鏢，插肩而過，一鏢中在左肩，仗着穿得厚實，祇將皮衣劃破，不曾傷皮破肉，還不打緊，左額角上，中了一鏢，却甚利害，雖仗是內家劍派，反激回來，不是手發，喂有毒藥的，四邊刃口，不是對直，僅吃錢板，打了一下，但是回力絕大，額骨幾被打碎，當時腫起了老高，驚遽胆寒之下，那敢細看，嚇得側轉身，便往回路逃去，耳聽身後男女笑語之聲，已然逃出三四十丈，人却不曾追來，遙望前面，馮春因是先逃，又未受什麼傷，跑得更遠，正和箭一般，連縱帶竄，如飛往前馳去，也不見有敵人追趕，心疑有異，百忙中，偷眼回顧，馬上二女，仍立原處，正和兩少年，指點自己，互相問答，并無追意，覺着不近情理，必有原因，再往前看，不知從何處，跑來三個小孩，擋住馮春的去路，內中兩個，年紀較小的，正是早來村民家中，所見擲雪爲戲，後來沒有追上的幼童，方料不是易與，雙方已然動手，祇一照面，便吃年長的打倒，那兩個年幼的，立即

迎面馳來，暗忖看後面敵人，不來追趕，早料前有埋伏，久聞川東五矮，門人子孫，個個高強，如是尋常，怎會令幾個小孩，來作伏兵，休看年幼，必不好惹，身已落在敵人網中，除了憑着本領硬拚，如能將小賊擒到，或許還有一線生機，否則，照適才敵人，反鏢還擊的功力，就便不會劍術，也非其敵，正在愁思，兩小孩已然馳到面前，一個手持一口短劍，一個手持一對，似拐非拐的，奇怪兵刃，同把去路攔住，剛喝得一聲，麻賊，快些納命，省得小爺爺費事，忽聽身後女子，清叱道，二姪，招呼二金，留個活的，萬子靈見兩小孩，都生得眉宇英英，玉雪可愛，以為二金，是小孩的名字，自己枉負半世英名，遇上幾個，乳臭男女，聽那口氣，竟似手到，即可制已於死之概，不由氣往上撞，心想我今日，便是衆寡不敵，逃不回去，也須殺一兩個够本，才能解恨，心中想着，口罵小畜生找死，一面手舉兵刃打去，一面正摸殘餘的金錢鏢時，先聽前面馮春，一聲慘哼，雜着呼斥之聲，料是遭了敵人毒手，方自咬牙切齒，準備拚命，殺得一個，是一個，忽聽一小孩笑說道，二金又犯了野性，三哥快躲開，招呼又沾一聲狗血，聲隨人起，各把兵刃一撤，捷如猿鳥，往兩旁閃去，同時又聽身後，鸞鈴馬蹄疾駛，夾着前後男女敵人，呼喝斥罵之聲，兩小孩縱退極快，一下打空，人已隔遠，衆聲一亂，倉卒中

，不知何意，以爲敵人，說兩小孩，不是對手，將其喝退，由能手上前，一面腰間毒鏢，也全數取在手內，心還在想，冷不防，擇人再試一下，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略一遲疑尋思之際，忽然颯的一片疾風，隨瞥見，一條金黃色的影子，迎頭飛落，知道不妙，忙舉兵刃，對面打去時，那黃影，來勢之神速，直異乎尋常，以萬子靈的目力，竟未及看清，是什形相，祇覺眼前，金星黃影亂閃，手中兵刃，打將上去，似遇見鋼鐵一般，震得虎口生疼，猛然聞着膻味撲鼻，兩膀帶背骨，似被鐵箍緊束，奇痛欲折，身子已被那東西擒住，連着兩膀，舉了起來，驚魂迷亂中，見那來的，竟似一個，從未見過的怪物，身高約有八尺，人立地上，滿體金毛，一閃動，便自成波紋，油光滑亮，甚是好看，兩條長臂，似可及地，頭上前額，均有金髮披拂，扁頭凹鼻，巨眼碧瞳，一張血口，高高凸起，露出上下兩列鋼牙，手爪利如鋼鉤，被抓之處，似已深陷入骨，本就奇痛難禁，那兩小孩，又跑了過來，直說姑姑，這魔賊，最刁，最可惡，留他作甚，怪物好似聽小孩的話，突把兩爪一緊，萬子靈肋骨，立被抓裂了兩根，膀臂骨也似要被夾碎，擠東得軋軋亂響，怪物天生神方，枉有一身，軟硬好功夫，竟無所施，這等酷毒刑法，便是鐵人，也禁不住，由不得一聲慘哼，就此殄量背氣死去，先前柳春，原因自家父母，

僑寓多年，已然有家有業，成了土著，又難出對方口氣，來頭甚大，既恐不遵師伯陸萍之言，誤了大事，又恐踪跡敗露，敵人祇有一個，回到哈密，向官方一報，立有身家性命之虞，自隨師父學藝讀書，飽聽師父同門說起先朝亡國之慘，以及對方如何暴虐，偵騎四出，專一殺戮先朝子孫，和那逃亡各處的，這民志士，并以高官厚祿，收買一些喪心病狂，而有本領的好人敗類，使充爪牙，祇被搜到一點線索，或是擒到一人，本人就義，身受極刑，自不必說，并還連累宗族鄉黨，師父門生，每一案出，不知多少株連，往往千百人，全數殺害，無一倖免，自己對於這些禽獸不如的，仇敵鷹犬，久已切齒，捨却一命，與之相拚，原非所計，但是老父年高，自己年輕，親恩未報，如何使衰年父母，受此牽累，所以忍而又忍，祇想把所帶東西，深埋地頭，日後再作打算，無奈萬馮二人，一在煎迫，少年人氣盛，本早不耐，祇爲人單勢孤，看出二賊，并非易與，仍自勉強忍耐，及聽先在樹後隱藏的少年，突發笑聲，引逗敵人，先前踪跡，本未洩露，既敢故意如此作爲，必有制勝之道，一面想起陸萍所說，遇溝動手，便無妨害之言，一面回憶藝成告歸，師父所說同門師兄弟中，比己高的能手甚多，內有四五個，得天獨厚，又受高明人傳授的能手，年紀均比己輕的話，似少年這等，隱現莫測，神出鬼沒本領，已見一班，又見二賊，

張皇驚顧，遍搜無迹，和同黨譚霸的，驚懼詞，越斷定二賊，已入虎口，無什能爲，心胆便壯了起來，再加上同門義氣一激，正打算相機發動，那不知死活的馮春，正爲柳春詞色，驟改不遜，欲以駁詞盛詰，猛一眼瞥見，柳春背上的年糕，忽然想起，這厮面色，紅潤細淨，與土人不類，相隨急馳了這遠途程，老在前面，神情尤爲從容，怎麼看，也不像是武功沒有根抵的人，尤其身後這兩塊年糕，乃不值錢的東西，却用這乾淨的新布包裹，布片看去，甚是寬大，偏又露出糕邊，跑這一路，始終擋在身後，不曾解動歇息，紮得尤爲結實，途中每一停步，差不多，總要回手，摸他一下，如單是兩塊年糕，怎值如此用心看重，糕塊也大得出奇，從未見過，先未留意，這時想起種種情形，全都可疑，心中一動，立時怒發，厲聲喝道，太爺眼裏，不揉沙子，趁早說實話，你是幹嗎的，頭子是誰，太爺朋友，多因親及親，因友及友，還許有點照應，再要支吾，把你宰啦，跟宰隻小鷄一樣，可別怨太爺手黑，柳春心意一定，初生之犢，便沒把馮春，放在心上，又正望見萬譚二人內闕，由不得好笑，聞言，仍想等少年，先行發難，隨同動手，方欲反唇相譏，馮春見他，口角含笑，~~認無差~~，接口怒喝，小子，你背後的東西，先獻出來，太爺要看，這句話，却把柳春，嚇了一跳，知被識破，不先動手不行，忙把氣往

下一沉，故作鎮靜，從容答道：你發的什麼，那是年糕，別說看，祇你吞吃得下，就送你吃，算得什麼，我給你解，祇是東西太硬，吃到好吃，怕你沒有那好牙口，馮春見他，仍是從容不迫之狀，拿不定他虛實，心想不問如何，這廝決不是什，老實土民，聽出末兩句，語氣不善，那知聲隨鞭到，柳春腰間軟鞭，鎖扣早開，借解胸前紮包索扣，伸手腰間，祇一摸一抖，一條兩寸來寬，寸許厚，六七尺長的，師傅純鋼如意軟鞭，已隨手而出，攔腰掃來，馮春雖是能手，一夜勞乏，連氣急帶驚疑，虛火土攻，心神疎忽，柳春又得高人傳授，練就氣功，軟鞭緊束腰間，深嵌肉內，外面又有一層，布帘遮蓋，不顯分毫凸出之痕，馮萬二人，先也留神觀察，均未看出他帶有兵刃，老以為就是好細，也是近於嘍囉的，跑腿人物，沒想到，出手這快，猛見鞭到，驟出意外，驚急忿怒之中，不及閃躲，見鞭影直而不灣，沒看清出手，一時神慌手亂，便把手巾刀背，往外一磕，心還自恃本領，打算將敵人兵刃，往橫裏磕開，就勢上步進身，順水推舟，先把敵人手臂斷去，底下一腿踢翻，再行拷問，那知對方兵刃，別出心裁，能剛能柔，往中腰一擋，正好上當，方覺出鞭沉力猛，自己這大力量，不曾磕飛，祇微擋了一擋，鞭忽中灣，情知不妙，避已無及，那前半三尺左右的鞭稍，已齊擋處灣折，帶着風聲掃到，

這一下，正打在腰背脊上，當時心頭一震，眼前直冒金星，猶幸久經大敵，武功不弱，一見鞭灣，知要挨上，忙即運氣一振，打算反振出去，不料來鞭力沉，勝過自己，雖未重創倒地，挨得却也不輕，當時急怒攻心，縱向一旁，一面還手，口中亂罵，一面取出暗器便打，柳春和那少年，均是一家傳授，慣於空手應敵，出入亂箭刀槍林中，況又持有那寬的、稱手兵刃，結果一下也未打中，馮春看出柳春，抵禦暗器，雖有專長，武功却不見比己高，無如勞逸，相差懸遠，萬子靈，已被勁敵絆住，萬難取勝，又挨了一下重的，本就知難欲退，再一聽見鈴蹄之聲，由對面霧影中，駛來二人一騎，越發情虛胆怯，不知強敵，究有多少，萬子靈，素來自私，無有情義，如不見機先逃，事急之時，決不能得他相助，好在線索已得，不擒到人，一樣有功，何故犯險拚命，心念一動，立即抽空，反身先逃，柳春方欲追赶，二女已飛馬駛來，內中一個，穿紅斗蓬的，正是前番，學成告歸，師父領往別院拜見，坐在陸萍右首，師父命喚着十四師叔的少女，早來路上所見，越向前面的，也是這二女一馬，心中高興，仍欲追了敵人，再回拜見時，才一起步，便聽紅衣女子喝道，柳春回來，窮寇勿追，前途自會落網，何必費事，由他去吧，同時，又想起，身後之物，忙即回身拜見，那少年，也未追敵，先向二女面前走來，祇譚霸一

人，哭喪着一張醜臉，立在一旁，現出又害怕，又作難的情景，柳春和男女三人，禮叙以後，才知上次所見，稱爲十四師叔的少女，名叫淳于芳，穿黑斗蓬的，乃伏波岬，五老莊，神仙五矮中，頭一位老輩劍俠，芙蓉劍齊良的三女兒，昔年名震川湘的，小仙娃齊令賢。現年長大，別號玄裳仙子，少年雖是同門一家，却不同師，乃陸萍前年新收的惟一愛徒，名叫丁良，自從昨夜起始，便奉令與彭勃的次子，彭若，郝子美的二孫，郝鏢，郝鏢，三位小俠，一同埋伏雙柳溝，柳樹之下，那柳樹左邊一株，看似實心，實則中空，郝氏雙小，足智多謀，心思極巧，大有父風，自從日前，牛善，譚霸二人，回去以後，便料敵黨，不久必來騷擾，那柳穴，恰偏在後根，覺着可供伏人之用，便在穴外，蓋上一層薄木片，外用冰雪拍緊，再請齊令賢，用飛劍將樹底一帶，冰雪掃平，並在冰蓋四面開口，以便啓閉出入，昨夜四小弟兄，已在當地，把敵人，戲耍了個，淋漓盡致，依了郝氏弟兄，早把馮萬二賊殺死，彭若因三叔祖，李清若，會囑不是萬不得已，或被着破形跡，不許隨意傷人，好在莊前一帶，已然設下奇門遁甲，尋常外人，插翅難以飛渡，他不得其門而入，也就走了，真要苦纏不休，那時再說，好在我們也不怕他，這些男女小俠，俱把三太公之言，奉若神明，彭若掩起前首，一擰頭，也就罷了，誰知馮

萬二賊該死，在樹底下，疑神疑鬼，受了許多折辱，本已知難欲退，終以貪功心盛，天亮後，四顧茫茫雪野，并無異狀，胆又重行壯起，彭郝三小俠，本來不想要二賊的命，因為天亮二賊走後，齊令賢，忽和渾于芳，并騎駛來，言說敵黨，因為昨夜裏，京中專差發來的，一道密旨，內中還夾有一件重要東西，哈密辦事大臣，因此事關係太重，又有沿途飛遞，不許片刻停留的嚴令，接到以後，恰值宮門三傑，派有專人，在彼守候，立即交付，為求迅速，並把自己，最珍愛的千里馬，借與乘騎，令其連夜，往三道嶺送去，不料行自中途，不知怎的，會吃能人，在馬背上盜走，等到三道嶺，取下盛文件的，小木箱一看，一頭已然破裂，匣中空空，一無所有，那送旨意的，性甚剛烈，自覺無顏，罪名也担不起，再受宮門三傑，一頓申斥，當時自刎而死，敵黨因連次失利，犯人踪跡，至今未見，那快的馬，送的人，又非庸手，竟會被人，輕悄悄的，由身後，把拜匣中東西盜走，斷定本地，必有大幫敵人，在此盤踞，并且能手甚多，不是易與，一面飛馬，向北京同黨告急，令約能手來助，一面連夜派出好幾撥同黨，由三道嶺起，分作了五條途向搜索，內有一撥五人，已往伏波峴，這面趕來，二女早已聞報，此事乃陸莽所為，一得警報，立乘坐下神駒小千里雪，起身趕來，打算趕在這五個敵黨的前面，將他

誘往絕地困住，一面，往莊中報知五老，現事已關大，這五人，已有我姊妹對付，此外再有不知進退的敵人到來，僅可相機而行，無須顧慮，三太公如怪，自有我姊妹二人承當，四小俠，少年人心性，自巴不得有事，知道莊中五老，俱都鍾愛令賢，他人雖胆大，却是聰明精細，料事如見，算無遺策，淳于芳，也是五老獎許的後輩佳客，有這兩人作主，決可無礙，想起昨晚，二賊語言可惡，應該殺死除害，偏生得信太晚，已然放走，後悔了一陣，郝氏弟兄，不死心，說聽萬子靈的口氣，是往前面村中，覓食去了，必能追上，便趕往村中，一引逗，二賊果然生疑，不聽譚霸勸阻，追到坡上，又遇柳春，越發生心，便往雙柳溝原路追來了，丁良早在樹穴中埋伏，和柳春打了個招呼，便藏進穴去，彭郝三小俠，見賊已入網，逕去前途，分作三段埋伏，以防滑脫，二女到時，因另一面，還有五賊入阱，由齊令賢，飛身前往，查看了一回，見已成擒，方始回來，一同縱馬上，對於二賊，認作網中之魚，故此未令追趕，正談說間，忽聽風聲呼呼，由後吹來，柳春聽出，風聲甚急，樹枝却未見動搖，心中奇怪，猛一回顧，瞥見一條八九尺高，似人非人的，金黃色怪物影子，離地丈許，御風而行，其疾如飛，眨眼已自身旁馳過，心方駭異，忽聽齊令賢笑道，二金這東西，真個忠心烈性，爲聽三妹，那日一句戲言，

非把所說的人，弄死不可，今日不知怎會被他溜出莊來，他這去，那姓馮的，非死他爪下不可，那麻子，想也難得活命了，淳于芳道，他們三個，均制不住二金，你說的話，倒還肯聽，妹妹快喊他，暫留一個活口，好查問敵人虛實，齊令賢道，其實無須，不過暫留一個也好，隨即大聲喝止，柳春遙望前面霧影中，馮春迎頭便遇見彭若，動手才一二照面，那叫二金的怪物，已自空飛墮，也沒理會敵人兵刃，伸出長臂利爪，祇一把，將馮春抓起，朝面上，看了一眼，一聲怪笑，隨手一撕一扯，便抓扯成了幾大塊殘尸，擲向地上，縱身一躍，又往回路飛來，追上萬子靈，如法泡製，等齊令賢，縱馬上前喝止時，萬子靈，已然痛暈死去，柳春聽出怪物，竟是家養，好生驚奇，悄問丁良，才知怪物，名叫金狒，莊中原有一隻，這隻公狒二金，乃彭若之父，五矮劍仙中，第二位，獸王彭勃，新由北天山，飛俠狄梁公那裏，借來與莊中母狒配對的，因為這次，敵黨由河南嵩山，追下老少三人，小的一個，乃是前明宗室，本意逃奔三道嶺，至親家中避禍，嶺主劉煌，原名葛會亮，曾任前明，文武顯職，世受皇恩，明亡以後，雖未出仕，本人又由甘肅，移家哈密，改名劉煌，表面裝着，前朝遺民，實則，移家不幾年，便受了敵人，暗中收買，投降已久，他這降敵，一半由於大勢已去，身家性命之念太重，一半

也是利令智昏，想爲狗子謀^千功名，等到年久，當道去了猜疑，仍回中原故土終老，平日無事，尙且設法討好，何況是自送^千上門的好買賣，并且逃人踪跡，以及投奔之所，對方已然探明，到時想要隱藏，也辦不到，於是兩下勾結，一面佈下羅網，等其自行投到，敵人那面，又派下好幾撥能手，跟踪追拿，本來危機四伏，萬脫不過，仗着三人中，有一位前輩英俠，名叫玉面神鷹金雷，文武全才，足智多謀，還有一人，名叫賽尉遲劉莽的，也是忠義之士，一同保着少主，由河南起，間關萬里，一路臨機應變，用盡機謀，連闖過，十幾重難關，九死一生，逃到哈密，眼看次日便要入網，幸得西北邊省，先朝遺民義士中的領袖，老英雄周儼^{卷二}，事前接到密報，斷定三人此去，萬無生理，到處命人，要接攔阻，偏巧三人，連經險難，成了驚弓之鳥，人又機智，遇見生人，立即遠颺，由涼州起，跟踪四五百里，均吃滑脫，因到哈密這天，三人長路奔馳之下，人病馬死，金雷胆大心細，故行險着，逕直入城，投往鎮邊鏢局，以便雇馬，這才發現他的踪跡，先由鏢局中人，拿話點他，因其多疑，也未深說，一面，借了兩匹好馬與他，一面着人，與塔平湖，白馬山主，周氏父子送信，半路邀截，才將三人，接入佇賢村，周氏弟兄店內，皆以實情，比時好幾撥勁敵，相繼趕到，如非當天，一場大雪，還須多費手

脚，事情還不免於洩露，當晚便有敵人，尋到店中，仗着周，陸，淳于姊妹等，男女英俠，還有天山飛俠，老少年，神醫馬玄子，一同下手，連傷了幾個敵人，又同去三道嶺，老賊家中，探聽虛實，事有湊巧，老賊之女明姑，與同門世兄韓璋，有姻^婚之約，受老賊強迫，也在當晚出走，恰值五老莊，幾位男女小俠，也爲此事往探，乘機相助，殺死兩名賊黨，救走明姑主僕，走時佈下疑陣，使敵生疑內闕，又在暗中，救了韓璋，使兩小夫婦，改投五老莊，這時，敵黨中最利害的，宮門三傑，一個尙未趕到，以馮春萬子靈二人，權力最大，先疑老賊，通敵隱藏，後問附近，有什能人隱居，老賊情急無計，不敢提說，周氏父子，便說北天山，穿雲頂，飛俠狄梁公，叔姪師徒可疑，馮春不和誇口，要尋狄梁公晦氣，被兩位小女俠聽去，回莊無意中，和金拂說笑，提起此事，二金對主忠義，性靈凶野，聞言問知馮春，面有疤痕好認，當時便欲趕往，爲主除害，雖吃彭老俠禁阻未去，心終不忿，當晚敵人，派出牛善，譚霸，王時等七人，和兩條惡狗，出來搜尋敵踪，雪夜誤入五老莊，因五老主事的，是三莊主，李清啓，人最和善，因覺來人，俱非元惡，奉命差遣，概不由己，并且見面，就即恭謹禮拜，吐出真情，譚霸又是故人之子，未肯殺害，祇在賜宴之後，教訓了一頓，授以機宜，令其如言歸報，早日

設法辭退，不再爲敵鷹犬，以免日後，身敗名裂，天明遣走，那知走到中途，王時忽然背信食言，存心奸狡，意欲行使詭計，以求功賞，正強逼牛譚二人，與他一氣，不料諸小俠，看出內中有機人，神色可疑，暗中尾隨下來；除牛譚二人，不肯變心，得免一死，放回外，餘者，俱被二金，生生抓裂而死，（以上各節，十九均詳拙著邊塞英雄譜，）二金仍以未殺欲害主人的仇敵爲恨，本就念念不忘，今日相見，如何肯容，搭平湖，白馬山中，和一切上下人等，俱是先朝遺民志士之後，各有淵源，爲了事機慎密，祇管延攬英俠，多是幾經考驗，方引進門下，向例不收外人爲徒，柳春仗着天資稟賦特佳，雖吃乃師看中，違例收錄，但在年歲大小，心跡未明以前，真跡既未吐露分毫，好些心法本領，也未肯遽然傳授，嗣在暗中，接連考查試探了三年，看準柳春，志行無差，人又忠義謹慎，方暗許其爲同類，就這樣，仍不全放心，除令鏢局同人，暗中留意外，并借一難題，作一最後考驗，昨晚恰值北京密旨，飛遞到來，因宮門三傑，也極機智，行事十分慎密，得信稍遲，特命陸萍，迎頭盜取，陸萍和二周，最是莫逆，對於柳春，也頗期愛，極願早日入山，得手以後，便令連夜，代自己送往五老莊，以作試驗，又覺他初次出手，便令負此重任，爲防萬一，又令得意門人丁良，暗中策應，丁良與五老莊，兩

輩男女小俠，均是交好，自從逃入，由白馬山，移居五老莊後，便和兩三同門師兄弟，與諸小俠會合，往來兩地之間，本領甚高，已得乃師，所傳十之七八，也是小輩中，一位移起之秀，自那日牛譚等七人走後，五老本意隱居多年，不願顯露形跡，好在伏波岬，雙柳溝之間，平日隔有浮沙瀚海，盡人皆知，環莊一帶，又設有奇門，外人望去，是一片沙漠，絕走不進，次早便由郝子美，把奇門八陣，移向前去，外人一過雙柳溝，便昏了頭路，決走不進，對於埋伏的人，不到近身兩丈之內，多看不出，正面來路上人，有意現形，看得尙遠，但來人，祇略往側一偏，避開驚門方位，仍就失蹤，所以先前二女人馬，是在濃霧之中，實則：身在伏中，連馮萬二賊逃處，也非起初歸途，那濃霧均是奇門妙用，并非真霧，方向已早顛倒，焉有逃脫之理，便柳春到此，如無人接引，一樣也前行不了，陸萍昨夜祇條上所說，一過溝去，便可放心大胆，與敵交手，決無妨害，便是指此，柳春問知前情，方始恍然大悟，萬子靈也跟着怪叫一聲疼醒，金襴已早把人放下，奉了齊令賢之命，前往埋掩殘尸，并往別處，有事走了，老賊在北五省，縱橫三數十年，仗着機智狡詐，本領不弱，直少遇見敵手，平日極爲自負，醒來覺周身奇痛，骨節宛如寸裂，面前站定四個少年男女，和三個小孩，怪物已然不見，彷彿作了一場

噩夢，心神略定，回想前情，又見衆敵人，含笑環立，馮春不見，必遭毒手，料定難討公道，暗忖就這樣，死在衆個，無名小狗男女手內，也太冤枉，不禁把心一橫，強笑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適才傷我的，是什麼怪物，你們意欲何爲，首領是誰，話未說完，忽聽身後，有人接口道，老萬，你到這結果眼上，還裝啦，我先勸你的話，怎麼樣，沒告訴你嗎，他們諸位，俱是昔年東川五老的，門人子女，剛才你已被金佛擒住，跟馮老二一樣，就要分尸，諸位小俠，將你暫時留下，想必還有話問，乖乖的，問什麼，說什麼，比什麼都強，已然快到你姥姥家啦，別再招大人生氣，臨死還找不自在，萬子靈一聽，是譚霸的口音，反正無有活路，不禁把心一橫，咬牙切齒，大罵道，你這吃裏扒外的混蛋，也配跟太爺說話，太爺今天，陽溝裏翻船，既落這羣鼠輩之手，殺剛存留，認啦，當是你那樣，貪生怕死的，窩囊肺啦，譚霸早看出衆小俠，俱無傷己之意，說完前言，便繞到萬子靈的身側，聽他罵人，也不着急，祇笑嘻嘻，說道，姓萬的，你還是少罵人，今兒是你的報應，再要滿口胡噴，那是你自找苦吃，萬子靈，本來心存巨測，見他懈怠神氣，越發氣急，又見敵人，微笑環立，似因自己，傷重難起，神情踉蹌，意欲乘機下殺手拚命，拚得一個，是一個，口和譚霸對罵，暗中強忍痛楚，默運氣力，猛一

個鯉魚打挺，往起便縱，本打算內中有兩幼童，立得最近，似此年幼，就算有點本領，未經大敵，必不知道防備，身邊毒鏢，還未用完，冷不防縱起，一面發鏢，一面用硬功重手法，猛給他一下，先够了本，再說，至不濟，也可激怒仇敵，落個痛快，省得被他捉去拷問，令受活罪，那知面前二童，正是五老中，郝子美的，鏗鏘二愛孫，乃父已死十年，從小受祖父教養，機智靈警，大有祖風，爲最小一輩中，有名人物，當萬子靈，剛開口答話時，郝鏗早裝整理脚下，所登劍底冰樺，隨用手硬功，抓起大團冰雪，本就有意思奉敬，及至萬子靈，往起一挺身，手才伸向腰間，毒鏢還未得摸出，郝鏗年紀較長，心思更細，見敵人邊罵，邊往衆人偷覷，目有凶光，便料他不懷好意，故作不知，暗中早有戒備，見狀，立即騰身一脚，當胸踢去，身手敏捷已極，那冰樺底下，附有三稜的鋼劍，萬子靈重創之餘，吃他一脚，端向胸前，如何禁受得住，祇覺胸骨碎裂，痛澈肺腑，身子往後便倒，痛急驚遽，百忙之中，仍未忘却傷人的念頭，隨着身子後倒之勢，強忍奇痛，脚跟在地上，猛一着力，打算二次縱起，同時雙手早往敵人的，襟裏撈去，滿擬對方人小，連身踹來，身在空處，隨着自己下落，當難逃脫，不料對方，年紀雖小，本領却極有根底，脚才踹向他身上，立即借勁使勁，凌空而起，飛過頭去，萬子

子靈一把撈了個空，胸肩等處，更是痛不可當，方自着忙，猛覺眼前，白忽忽一團，挾着急風打到，一上一下，正好對面迎着，無法閃躲，一下打了個滿臉花，郝鏗初意恨他罵人，本祇想給嘴裏，塞上一團冰雪，開個玩笑，沒想傷他，也是萬子靈，惡滿該死，如若挨近五老莊，或許不致送命，平日足智多謀，今番獨把事情料左，妄想用陰謀毒手洩忿，郝鏗見他，猛然反手，心已有氣，再見要用毒手，傷害乃兄，益發氣往上壯，頓忘了齊令賢的叮囑，隨手便把那手中大團冰雪，用內家勁力打出，當地奇寒，雪花雖是鬆的，經多日寒風一吹，凍得非常堅硬，先吃郝鏗，就地抓起一捏，多半散開，變作無數冰渣，比刀尖還要鋒利，再用力打將出去，內家勁功，講究以木穿鐵，彈紙傷人，非同尋常，這許多碎冰，和碎刀尖一般，一齊釘向臉上，深入皮肉以內，奇痛鑽心，再加上奇寒透骨，就是鐵人，也屬難支，偏巧中一團實心的，鐵彈也似，恰正打中在山根上面，一下嵌進去，二次痛極暈死，難望重生，何況又加上這致命的一擊，祇怪吼得半聲，一句話未叫出口，立即翻身仰跌，尸橫就地，郝鏗過去一看，敵人滿面慘厲之容，咬牙切齒，手舞足扎，仰臥地上，山根上面，陷一酒杯太洞，冰雪尙猶未化，順着四邊，往外冒紫紅色血水，知人已死，恐二女怪他魯莽，過去踢了兩腳，喝道，狗強盜，裝死惹

厭，要叫三姑姑說我麼，齊令賢，見他說話稗氣，笑斥道，此賊已被你打死，還踢他作甚，這廝也實凶險該死，我先想帶回莊去，略爲盤問，此賊雖非此次來的，仇敵首要人物，但他人最詭詐，頗有心計，也是敵黨中，最得用的幫手，這等凶徒，留在世上，不特害人，今番之事，如不早了，敵黨有此一人，要爲塔平胡，生出好些技節，被你打死也好，省得帶回莊去，三叔見了，一發善心，將他放走，又留異日隱患，郝鏗喜道，還是三姑姑，料事如神，說話有理，要是孫大姑姑，和齊二叔，又怪我了，淳于芳笑道，老二，你少得意，五位老太公，早已說過，自從移家伏波岬以後，一意教養子孫，培養祥和，多行善功，以清昔年殺孽，所以在環莊四十里內，非有大故，犯了那五條取死之道，決不妄殺一人，這裏雖在禁地以外，你小小年紀，專喜出手傷人，猶其這廝，又是受傷被擒，無力還手的敗將，就令姑饒你，見了五老太公，看你如何交代，郝鏗搶口答道，淳于姑，莫有口說人，休說這匪陰毒，意欲暗算傷人，二弟一時失手，并非成心，就故意將他打死，也是各有應得，像淳于姑，那樣疾惡如仇，聞說敵黨中入，祇犯在你手內，便休想活命，去年同了周小叔叔，爲了兩個狗賊，在塔平胡，耀武揚威，竟不遠萬里之遙，瞞着周老太公，趕往北京，由京裏殺起，殺到蘇杭二州，因原來仇敵未在，先

饒上了好幾十個，連那不是仇敵爪牙的，強徒匪棍，都跟着遭殃，重又回到北京，追尋敵踪，直到山東，將二狗賊殺死才回，你遊這一次江南，無異走了一路殺星，怎麼諸位老太公說起，不但不怪你，殺機太重，反說是女中英俠，智勇雙全，人前背後，都在稱贊喜愛呢，可見諸位太公尊長，都喜除暴安良，我們小輩，殺個把仇敵鷹犬，算得什麼，就說幾句，也不過是，看姪兒們，年紀太輕，拍長了志，日後胡作非爲，萬一行事不愼，誤殺好人，或是和五位老太公一樣，本已修到神仙地位，祇爲當年，殺孽太多，受了老太師祖責罰，在所許宏願未完，殺孽未抵消以前，不肯傳授，金丹大道，以致延誤仙業，所以對於子孫門人，格外嚴加約束，其實不是真個怪罪，回去至多申斥幾句，討個沒趣，眼前先落個爽利，受祖父責罰，或向自家尊長告饒，也不丟人，有什麼相干，齊令賢微慍道，小一輩中，就你兩弟兄，最淘氣，如今越來胆子越大，和淳于姑對口，已是該打，竟敢背後議論起老人起來，這個却饒你不得，郝鐔知道齊令賢，外剛內和，素知自己弟兄聰明勇武，有意恐嚇，便假作害怕，慌道，三姑，這須不干我事，我雖殺人，并未開口，都是我哥哥說的，千萬不要告我才好，郝鐔接口道，你怎胆小，這兩位姑姑，素疼我們兩個，嚇嚇我們罷了，你也認真，事如舉發，也少不了你，淳于芳笑對

令賢道，其實令姪所說，也是實情，別位太公無妨，彭李二位老太公，治家素嚴，對於子孫門人，決不覺縱，由我講情，恕過他兄弟初犯吧，令賢笑道，芳姊，你那知道，這兩小人的，懷得出奇，他知你好高，明是和你對嘴，却借話恭維，使你生不出氣，見我要告他們，一個假害怕服低，推他哥哥，一個扮三花臉，拿話僵人，使你真也不得，假也不得，饒姪是正凶，我先前那等說法，他又告饒，做可憐相，我如單舉發他一人，諸位老太公，一問起根由，我如何答法，休看他弟兄，你推我賴，剛柔不同，實是一同鬧鬼，大的一個，說錯了話，好面子，不肯公然告饒，却由小的出頭，說軟話，彷彿沒有義氣，誘過於兄，請想正凶，既不舉發，却告幫凶，焉有此理，又知你，定必說情，順帶再恭維你兩句，於是我們，給他隱了惡跡，結局他們還有一人，落個硬漢，就告饒，也是向我自己人服低，你沒聽他說，向自家尊長告饒，不為丟人的話麼，他把你當着外客，所以一句軟話，沒向你說，他兩個處處使鬼心眼，真要犯了家規受罰時，弟兄兩個，早爭着領責了，人小鬼大，你上了他套，還代說人情呢，說時，引得彭丁諸人，均笑了起來，郝氏弟兄，却祇裝駭不語，淳于芳，原喜兩小機智，聞言，佯怒道，你兩弟兄，竟這等奸猾麼，底下話未說完，忽聽左側暗雲中，破空之聲，晃眼一道青光飛來，落到地上，現

出一個，十五六歲的，青衣少女，見面，便向二女說道，朝來五敵，已陷入西方絕地，不知怎的，內中竟有能者，識得奇門陣法，乘着一點空隙，捨了同黨，獨縱遁光遁走，下餘四人，祇有一個是會劍術的，已被我們圍住，尙未成擒，此事出了預料，李六弟說，三姊和芳姊，三道嶺，去過幾次，輕車熟路，最好跟踪，趕往一探，就便與塔平湖送信，請轉告韋老太公，說敵黨七九六十三名鐵衛士的頭目人，許又出現了，因宮門三傑，和今日逃走的人，均通劍術，鐵衛士中，也頗有能者，尤其那隱退多年，二次出世，爲人鷹犬的惡賊，更非好相與，此去以速爲妙，知道芳姊，祇管飛行纏迷，老捨不得，離開這匹愛馬，小千里雪，無論多快，終不如御劍飛行，一人前往，勢子較單，特命妹子來說，請將此馬暫存莊中，就便借與那送東西來的，虜二兄所收門人柳春，代騎了去，以便此馬靈性，記得出入門戶，可以直達，省得人地生疎，再回來轉動陣勢，萬一又生別的枝節，彭二弟，鏗鏗二姪，如欲見識，不妨前往，莊中姊妹兄弟，姪男女，已去了不少，適才聽說，郝五老太公，許也要去哩，說罷，一縱遁光，又向來路飛去，齊令賢道，孫三妹，就是這等性急，連話都不容人問，就去了，我們祇好照辦吧，事情越鬧越大，風聲日緊，後日便是新年，敵人期限已迫，狗急跳牆，蠶羽日衆，芳妹雖然智勇雙全，劍

術高強，馬總不能如人，萬一狹路逢凶，彼衆我寡，人雖無礙，一個難於兼顧，使此良馬龍駒受傷，豈不可惜，好在據郝五叔說，不到清明，事便不了自了，芳姊應敵時，本不需他，莫如由我命專人照管，寄在前莊馬厰之內，到了清明時節，再約鸞家姊妹，同往北天山打獵，就便一訪，狄家兩姑嫂，你看如何，淳于芳聞言，兩道秀眉，微微一揚道，這些狗賊，敢動我一根馬毛，我不將他斬盡殺絕，再拿他衣食父母抵命才怪，今天爲了求快，又送柳賢姪入莊，可省點事，自然不能騎他便了，說罷，向馬說道，你送柳春，去見五位老太公，就在莊中等我，現時狗賊黨羽甚多，如無我命，不許自回白馬山尋我，這馬聞言，點了點頭，二女隨同起身，微微一閃，一青一白，兩道光華，立即破空飛去，郝彭三人，也各飛也似，往西方踏雪馳去，晃眼沒入寒霧之中，柳春見祇丁良一人未走，問他何故獨留，丁良答說，奉命在這一帶，往來守望，不能遠離，食宿均在那枯柳樹穴以內，柳春見這等奇寒的，冰天雪地，竟能獨自一人，坐守樹穴之內，頭上祇是一頂青絨軟帽，連個帽兜風鏡俱無，如非內功，根底深厚，秉賦過人，怎禁得住，不禁贊佩了幾句，丁良笑道，由今天起，你才算是一家人，日後就知道了，似小弟這等，稍能吃苦耐寒的，不知多少，這算得了什麼，師兄到了這裏，就算沒事，稍爲停留無妨

，有好事，師兄還不知道。柳春正想知道五老莊，與塔平湖白馬山兩處詳情，聞言，正合心意，剛聽了一半，得知師父，那大本領，在塔平湖，這般忠義志士之中，還祇算得，中等人才，五老均是飛仙劍俠一流，單門人子女，精通劍術的，就有一二十人，自然更比不上，方自驚喜交集，那匹欺霜賽雪的龍駒，小千里雪，想是久候不耐，忽然湊近身來，用口扯咬柳春的衣角，丁良笑道，這兩處地方，休說是人，你看這四馬，有多精靈，方才淳于師叔，那麼一說，你不騎他，走到地頭，就辦不到，柳春祇當是說，馬有靈性，善承主命，說一不二，也未往深處想，雖想接聽下文，因馬扯之不已，口勁甚大，初見尊長，又是仙俠一流人物，恐將衣服扯破，又以耽延時久，祇管丁良，力說晚到無妨，終以早完使命，不肯陸萍師伯手諭爲是，便即作別起身，剛一縱上馬背，那馬昂首一抖鬚毛，鸞鈴一陣亂響，立即揚開四蹄，往二女來路濃霧中駛去，馬蹄上，并未綁有雪具蹄套之類，在那麼堅厚平滑的廣漠雪野中急駛，也不用力鞭勒，其速如矢，馬背平穩如舟，毫不顛蹶滑倒，端的從來未見之奇，喜得柳春，在馬背上，一路誇贊，祇見茫茫雪地，銀光閃閃，電一般，對面迎來，接連兩三轉折，前面忽有高崖雙亘，對起若門，當中現出一條峽谷，那馬飛駛進去，明有大道不走，却緣右壁仄徑繞去，又是接

連幾繞，走出一條，類似夾壁的雪橋，忽然開曠，瞬眼走了三四里，雪野平地之上，忽現出兩列，滿佈冰雪的漢白玉石橋欄，寬約丈許，長達十丈以上，橋是平的，下面又在溪澗的河溝之內，祇是中間一帶，彷彿微凹，別無他異，遙望前面霧影中，隱約約，有一所大莊院，方要信馬駛過，忽見對方橋口，閃出三男一女，四個十三四五歲的幼童，馬便停步，柳春已知莊中幼童，多半俱和師父平輩，忙卽下馬，走近前去，當頭一個，紅臉矮胖的幼童，已先發話道，你是誰，淳于姊姊，這匹千里雪，向例不與外人乘騎，就肯借人，馬也不幹，如何被你騎來，柳春聽出說話小孩，比己長一輩，忙躬身行禮道，弟子柳春，現奉陸萍五師伯之命，來求見五位老太公，面呈一物，此馬乃淳于師叔賜借，到後，暫存莊中，不知師叔，尊姓大名，這三位是何稱呼，望乞示知，并乞轉稟，五位老太公賜見，矮胖小童笑道，我前日聽人說，周二哥新收徒弟柳春，資質很好，祇是周二哥小心，還未傳授你，周氏門中並上乘心法，近日考驗出你的人品心地，要你到塔平湖，去轉見周老山主，就教你麼，看起來，果然不差，我名孫孝，這三個，一是我九胞妹孫環，那兩個，是我李六哥跟前的，兩個姪子，和你同輩，一名李陽，一名李晃，環莊有一條大寬溝，河在溝底，另有兩邊堤，岸上，栽有刺冬青，高興上面的地一般

齊。枝葉繁密，能够載重，現被冰雪佈滿；可是下面溫暖，水也未凍，外人到此，決看不出下有溪河，樹葉上刺，毒得無比，一掉下去，不死也必重傷，刺毒更非我們的藥，不能醫好，你來時，路上必遇見三個賊黨，內有一個姓譚的醜胖子，面有不少疤痕，便是那樹葉刺傷的，現在狗賊，來了不少，經郝五叔，在全莊周圍四十里，以及通往雙柳溝的，敵人來路左近，設有奇門陣法，外人來此，步步是險，休想闖過，即或被他們誤撞進來，也是送死，休想脫身，祇對着前莊大橋正路，未設埋伏，可是你沒有小千里雪，也難到此，今天諸位兄長姊姊，連明帶暗，走了好些，俱往雙柳溝，對付敵人去了，爹爹嫌我幾個，年小性暴，不準過橋，又放了年學，閒得難受，適聽我二姊，卜了一卦，說一會有生人過橋入莊，祇當是敵人黨羽呢，剛隱好身子，果見你騎了馬，繞着生門陣地走來，先就看出此馬，像小千里雪，因不信被外人騎去，還覺不會，後來看出果是此馬，人却不是本人，知道此馬，性烈如火，淳于姊，又向不喜借乘，竟被外人騎來，不是敵黨則已，如是敵黨，必非庸手，橋兩側，設有埋伏，雖可誘敵，終恐滑脫，被其逃走丟臉，一面準備應敵，一面早與我二姊，發出暗號，按理接報即至，并未前來，想是先前占卦，已然算出來的是你，故意騙我們，來此守候，也說不定，此時五位老人，必已

前知，我們五老莊，雖係世外之人，但與塔平湖諸位老前輩，均有深交，情如一家；遇上有事，決不袖手；尤其我們小一輩的，交更親密，你到這裏，和到塔平湖一樣，無須通報，由我領你進見便了，隨問所送何物，柳春聞言，一面應諾，分別禮見，隨把背上的年糕解下，捧在手上，說道，那東西，好似敵人，所下諭旨公文之類，爲防外人窺破，現藏年糕之內，話未說完，孫孝也隨接過說道，這樣拿進去不好，我代你取出來，再同進見吧，柳春因那年糕，紮綁甚緊，東西藏在中心凹槽以內，吃寒氣一凍，無殊一塊，又大又厚的冰磚，堅如鋼鐵，非經火烤融，不能取出，方欲開口，孫孝早伸手，往綁索上一捏，索便斷裂，跟着使手一揉一扯，揭去半邊布包，露出兩片相合，已然凍結爲一的糕磚，再用手掌一斫，雙手一扯，立分兩半，然後笑問在那一片內，柳春忙答，就在上半中心，貼紅紙花的下面，孫孝問明地方，把手一陣亂摸亂捏，那塊堅厚一塊凍結的糕磚，竟應手紛裂，現出那黃龍錦緞包袱圓筒，隨手取下，把上面粘附的，殘糕碎屑，一齊用手撥脫，再笑說道，這本地年糕，無什人喜吃，由他放在這裏，少時再喚下人拾去吃了，省得糟塌，我們走吧，柳春看他，貌相神情，談吐一切，雖顯老到，看去至多也不過十五六歲，却有如此功力，心中益發驚佩，恭恭敬敬，應聲相隨，孫孝笑顧三

童道，你們誰還願在這裏守候，李陽，李晃，同聲說道：既是李二姑姑逗我們玩，我們本沒有事，誰願意在此駢等，喝冷風呢，孫環笑道，李二姊說時，和我使眼色，又叫我不要和你們在一起淘氣，我就疑心有假，想要不來，都是你兩個鬧的，早知如此，到後面隨各房嫂子姊妹們，分配年貨，添熬三姑父愛吃的年糖細點，且比隨你們駢等強呢，孫孝道，環妹終是閨門氣重，老喜歡婆婆媽媽，做那糖點針指的事，連淳于二姑那樣人，也會和他說個不完，你學齊李諸位姊妹，終日飛行絕跡，那樣的，女中劍俠多好，你看敵人，沒有等上，聽柳賢姪到裏面談，陸五哥，偷人東西的事，不也比你到小廚房去，幫人熬糖和麵粥麼，孫環把小嘴一撇，笑道，八哥，你曉得什麼，這幾位會飛劍的姊妹，因為諸家堂上老人，飲食俱都講究，那一個，不是一手好針線，和好烹調，不過現在他們，都成了大人，劍術又都有了根底，家中有的是人做，又正奉命，隨時修積善功，並幫助這些遺民志士，誰不喜在外走動，再遇見眼前這樣有趣的事，自然不願待在家裏了，像我們幾個年紀都小，功夫也還未到家，尤其上有老親，各家弟兄姊妹，人數又多，個個爭強要好，一個賽似一個，都想博取父母伯叔歡心，我又是個女兒家，這也不會，那也不留心，就爹媽不說，自己也不好意思，像你們男的，祇把每日文武兩課做完，

便變方設計淘氣，家事一概不問，那如何能行呢。說時，五人已然上路，邊說邊走，不覺到了莊門前面，柳春一看，這所大莊院，直比哈密回王宮的氣像，還要莊嚴雄偉，莊後面，便是伏波岬的危崖，翼然高聳，遙遙環列，宛若屏幃，下餘三面，也是衆山環繞，蜿蜒如帶，相隔俱在十里左近，地勢已具形勝，五老莊，便位列在山環內的，一片大平原中間，佔地不下三四百畝，房屋約以千數，外牆的前半，略作圓形，迎面五座大門，也作圓穹形式，每門相隔，約四五丈，高大約在兩丈以上，門作黑色，上面各有兩個，粗如兒臂，大約尺五六的大銅環，門上面，銅釘密列，擦得光亮，燦若黃金，四門俱閉，祇當中兩扇大開，門也較其餘四門，高大一些，五門側的正面莊牆，與門一樣，一色漆黑烏亮，映雪生輝，光可鑑人，照居中門洞深厚，至少也有丈許厚薄，非磚非石，好似鐵質，五門以外的圍牆，俱是七八尺丈許大小不等石塊，堆砌而成，看去堅厚非常，大門以內，兩邊牆上，各有一個小門，迎面一片半圓形，兩三畝大的廣場，當中有一高約二十餘丈，石土堆成的孤峯，雲霧撐空，勢欲飛舞，上面植有不少樹木，因值寒冬盛雪，葉已全落，枝頭佈滿積雪，宛如玉樹瓊林，叢生其上，祇是上面積雪，厚才數寸，門內雪地，也和門外，大不一樣，僅比峯雪稍厚，却是一律凍成堅冰，平勻若鏡，好似

雪化成水，又復冰凍之狀，各房頂上，依舊玉積瓊鋪，雖無門外雪厚，最薄之處，也有尺許，柳春見了，大是奇怪，孫孝笑道，你看這裏的雪，和外面，不一樣麼，我們五位老莊主，向推我姑父李三莊主主持，五門各通一位伯父的住處，此是前莊中門，乃姑父所居，不相干的人，向不許走前莊，祇由後莊馬厰一帶入內，至多許在後廳相見，這匹馬，已然來熟，早爲他，備有馬房，一過堆雲峯，他自會順跑道找去，你不用管了，說時，那馬忽將頭一昂，抖脫柳春手中韁索，緩步順峯右，往裏跑去，孫孝接口道，起初家父母伯叔，俱隱居在川東巫峽隣近，深山之中，爲避對頭，尋找惹厭，於是決定移居，因姑父昔年來過，見這裏青山環繞，下有伏流，可以開渠灌田，使大片荒土，變爲沃野，又以白馬山，周老叔父，再四留勸，朋友情長，願意常時相見，暗中幫助，但不願住在一齊，便和郝五叔，運用人力和法力，建此一片莊舍，把五家門人子女孫兒親族，是以前一齊隱居川東的，全移了來，依了姑父，和齊大伯父，五位老人，連我姑母，將來功行圓滿，還要仙去，祇想爲好友，略盡人事，并避煩擾，無須踵事增華，我們又無人敢惹，大小有一住處已足，郝五叔堅持不肯，說五位老人，以前樹有不少強仇大敵，尤其對頭，恐我們與他作對，一見幾次堅拒，不肯受他籠絡，越發畏忌，他除宮門三凶

外，還養有六十三名鐵衛士，內中頗有能者，一面還在到處物色，奇材異能之士，對於我們，已視若仇敵，早晚還不免尋上門來，況又加上，周氏父子牽連，我們在此，自然無礙，一旦道成仙去，這些兒孫徒衆，就許吃人的虧，事前怎可不作深謀遠計，姑父一想也對，便由他去，郝五叔又是個精細機智，專喜佈置飲食起居的人，除建這全莊大小一千九百多間房舍外，又在莊門外，安上鐵門，連門和外圍牆，以及全莊地底，均設有機簧埋伏，那晚譚霸來此，陷入河渠底下，幾乎送命，便是五叔，用法術誘了來的，來的共有七人，走的是後莊，埋伏更多，不說，你是決看不出，現既許你登門，便算是一家人，以後來往日久，你就知道了，五人邊說邊走，不覺繞過峰去，前面廣場盡頭，乃是一座九開間的大廳，門外懸有一塊大橫扁，上寫延暉堂，四個擘窩大字，環着廳側，種有不少修篁翠柏，俱是沙漠中，極難見到的樹木，四外窗牖甚多，因在隆冬，窗均關閉，是門均掛有大紅錦緞暖帘，環廳兩側，另有兩條丈許寬的，松篁夾道的小徑，孫孝在前引路，并未進廳，逕由廳右松徑，繞走過去，走完松徑，到了廳後，眼界倏地一新，現出許多樓台亭榭，樹木更多，到處長廊曲檻，畫棟雕甍，吃雪景一襯，分外顯得幽雅清麗，令人眼曠神怡，塵念爲之一空，柳春問知此是前莊花園，因郝子美，性喜蒔花

，加以法力培養，能變化土質氣候，功奪造化，歷年以來，又由蜀東舊居，以及各地名山勝域，移植了，許許多多的，靈木仙葩，園中四時各有賞花所在，尤其是春秋兩季，花種類多，何止千百，競放芳華，繽紛滿目，美不勝收，現在歲暮隆冬，正是梅花凌寒吐艷之際，五老照例每日在園東北的，香雪精舍中起坐，因來者，不是外人，所以孫孝，也未命人通報，逕領柳春，往香雪精舍中走去，園中景物清麗，無不別具匠心，各有妙處，柳春急於想見這五位神仙中人，不暇加意留覽，祇隨定孫孝叔姪身後，一路走去，連繞過了二十多處，橋廊亭館，計程的有里許，方始繞到五老冬日宴居的香雪精舍，那地方，偏在莊園左邊，原是五俠郝子美的，常往之所，到了冬天，百花凋謝，三俠李清荇，不願郝子美，過於顛倒陰陽時序，園中雪虐風饑，百花凋謝，祇這一地，梅花獨盛，五老中，祇郝子美，祖藉姑蘇，不是川人，舊家又隣近，產梅名區元墓山，從小便愛梅花，未成道時，種梅已有獨得之秘，移家大漠莊以後，更把鄧尉，元墓，銅井，西蹟，超山，及羅浮等，產梅名區，凡是姿態清異，生自山凹巖谷險僻之地，不易爲人發現的老梅，全用法力，移植了來，因當地土厚水深，梅花不易繁植，并爲襯托起見，在向陽一面，圈出大半園地，掘一二十餘丈的大坑窪，再在裏面，建設下兩處精舍亭台，

就以掘出之土，堆砌山巒巖嶺。另建一極長的迴廊，通到中部園景最佳之處，取名爲尋梅徑，由中部起，順着這條迴廊曲徑，高高下下，曲折往復，直到香雪精舍的入口，一路假山樓閣，亭館掩映，遮蔽入口，一片林木蕭森，形勢奇秀，人行其間，彷彿由山巖之下，取徑入谷，并非平地降落，也看不出，一點人工造成的形跡，柳春隨着四小弟兄，走完迴廊，轉入一片修竹環繞的茅舍，經此一路曲折迴旋，地勢已然低降甚深，人却絲毫不曾覺查，柳春見沿途，連經許多亭館樓閣，均未進入，反倒却引自己往這草房中走進，梅花更未見到一株，難道五老所居精舍，便是這所草房，梅花是在房後不成，前輩仙俠，就要晤見，由不得肅然生敬，語聲也自放低，孫環見他恭肅之狀，抿嘴笑道，門還未進，你這樣拘謹則甚，正笑談間，那茅舍中住着一家種菜園子的，看去彷彿像個小康之家的鄉農，實是四老孫同康，第三代弟子楊開，和沿途所遇多人一樣，見了來客，與四小弟兄，互相通問，略一招呼，便即分手，等穿過茅舍，推開白木板門出去，眼界倏變，外面又是一番景象，那茅舍後屋，依崖臨溪而建，門外原是一片菜圃，和冬日伐冰之所，因值新年時至，俱都忙於年事，崖洞內凍冰巨窖，冰已藏滿，祇有畝大小，一片暖房菜塢，種着四時蔬菜瓜果，依舊青紅相間，結實累累，有十幾個穿皮棉矮襖的壯漢，正

在裏面；採摘裝運。此外是在露天的，連那溪流，俱被冰覆滿，由舍傍石板小橋，越過兩丈來寬，一道淺溪，沿溪行不多遠，遙望前面，林巒清雅，巖谷幽深，松竹甚多，梅花仍是未見，又走了一段山徑，才見路側，淺波上，茅亭外面，歪歪斜斜，長着一株紅梅，樹身不大，花更不繁，寥寥二十餘朵，點綴枝頭，與積雪相映，正在凌寒吐艷，紅白分明，因係罕見之物，雖然花少，也覺矜異非常，不禁多看了幾眼，已走過去，又復回顧，孫環忍俊笑道，你這麼愛梅花麼，五叔見了你，一定喜歡呢，柳春笑道，久聞此花清名，從小隨家父，流寓邊荒，足跡未出哈密境外，祇書本畫圖上，得見一二，艷羨已久，近一二年，隨着鏢車出門，樹雖見到，但非花時，得皆見真花，尙是初次呢，說着，不覺走到淺溪上流，正要轉過左側崖角，猛覺一股幽香，襲入鼻端，心神爲一之快，忙隨四小弟兄，轉過崖去，形勢又變，先是一片挺然植立的，松杉古木，當着去路，林前谷抱峰環，展開大片平地，地上建着一幢精舍，四外種着千百本梅花，妃紅儷白，萼綠蕊黃，疎密相間，巨細高下，屈伸偃蹇，千姿百態，齊放芳華，雪後疎林瓊枝，掩映中，望將過去，五色繽紛，燦若雲錦，直似瓊瑤世界中，簇擁着，一圈錦城，那精舍，便在錦城中心，兩畝大小，一片空地之上，房作五梅花形，棟宇高大，牆是大理石所修建

，屋頂均是碧琉璃瓦覆蓋，四面一圈，均是晶明若水的，高大的窗戶，環舍一圈平台，俱是大片漢白玉石鋪砌，簷淺廊寬，連那平台，雖無覆蓋，上面却是乾乾淨淨，平滑若鏡，點雪不染，地方却又那大一片，由松徑中走出，再穿花林而過，寒香撲面，益發清腴濃郁，滿眼芳菲，更令人應接不暇，行到台下，孫孝便令柳春止步，自和妹子孫環，整了整衣冠，將鞋底所套劍底冰鞞脫下，剛走上去，忽見台上，右面軒窗洞啓中，現出一個，面如冠玉，鬚髮雪白，手弄鐵念珠的老頭，一手指着孫氏兄妹笑道，送東西的人來了麼，你爹和大伯父，俱在這裏，還有兩個遠客，你們都進來吧，孫環不聽說完，叫了聲，姑爹，先跑進門裏頭去，孫孝立即回身，笑向下面說道，三太公，喚你們都進見呢，柳春聞命，忙將先脫下來，背在身後雪具放下，隨同走上，知道憑窗發話的，便是此莊，爲首主持人，五矮異人中的，第三位，老仙俠李清荅，到了台上，正要下拜，人已離窗走開，又隨到了門內，見裏面，棟宇高大，修飾尤爲精雅，圖書字畫，琴劍楸枰，羅列滿室，室共五大間，五老燕居之所，在入門右手一大間內，室中陳列，比起中間，還更華貴高雅，几榻桌椅等，一切用具，均是式製古雅的，上等精品，地下鋪着極厚的毛毯，當中空出大片地，有一圓徑七尺古銅火盆，裏面生着極旺的火，除各種陳設

器具外，另有五個，坐臥兩用的矮榻，環盆而設，那矮榻，有的是整個樹根，雕琢而成，有的是整塊奇石製的，有的就用藤竹木石，零整鑲嵌，形式大小，無一雷同，上面俱鋪有一張，毛頭極厚的，異獸皮褥，和文錦絲棉靠墊，扶手枕頭，都是精奇華貴，功奪鬼工之物，每榻右手，各有一高下方圓六角，缺斜不等，與原榻相稱的矮几，上設茗碗酒杯等物，可是祇有兩位老人，坐在榻上，一個身材，最爲矮胖，面如硃砂，鬚髮如銀，長髯過腹，一個便是，先在窗中出面的，李清荅，還有一身量略高，不胖不瘦，皓首銀眉，目若朗星，一部五柳長髯，下垂及腹，白如銀針，根根見底，看去貌最清奇的，正在室的左角，與一老和尚，憑窗賞梅說笑，此外還有兩個，中年客人，各坐在五榻旁邊的錦墩上，執禮甚恭，三老身後，各有一童侍立，柳春已聽孫孝說過五老形貌，知道紅臉的，是二老獸王彭勃，那與老和尚并肩賞梅的，便是頭一位老俠，芙蓉劍客齊良，祇四五六老，孫同康，郝子美，未在室內，最奇怪是，那麼奇寒的天，重簾密戶，獸炭熊熊，尙不覺溫，偏把四面窗戶，一齊洞開，室又高大爽朗，縱有大火盆，也抵不住十分之一的寒威，當中正室內，并連火盆俱無，可是自一進門，便覺溫暖如春，尤其是室角案頭等處，各盆盎中，所供養的，水仙，臘梅，茶花，玉蘭之類，俱在盛開，另外當窗

條案上，還供着二尺方圓，高積尺七八寸的，兩大盤佛手柑，和當地名產，哈密瓜，與窗外千百本梅花，一陪襯，直似常人說的，江南暮春光景，那是什麼大漠窮邊，冰雪荒寒的境地，但又覺着所陳設的新鮮花果，好些不對時候，更沒地方，找這晴雪梅花去，直疑身入神仙宮室，否則，何從見此靈淑清麗之景，不由目迷五色，驚喜萬狀，恭恭敬敬，捧了陸萍，昨晚所交，錦緞小包圓筒，走近前去，先朝彭李二老，跪叩呈上，李清茗伸手接過，吩咐起立，隨喚大哥，上人，請這邊來，大老齊良，和那老和尚，便自窗前，緩步走過，柳春不等二人走近，忙即迎頭拜倒，口稱徒孫柳春，拜見齊老太公與老祖禪師，齊良喚起，正要說話，李清茗，已把圓筒中聖旨，和一個寸許方圓的小盒，一個鑲嵌珠寶，碧森森，精光耀眼的，帶鞘匕首小刀，取在右手裏，笑向齊良道，大哥，請看此次敵人，竟把他在藩邸，所用三寶勅令，都發了出來，可知看事忒重，不出五弟所料哩，齊良一面讓老和尚，各據一榻坐下，答道，我原說，回亂初平，這裏剛設行省不久，前朝後裔，和許多遺民，忠義之士，俱在此潛伏隱居，對方認作心腹隱患，必不干休，看連日敵人爪牙，幾於傾巢而出，決無善罷之理，四弟和周山主，還和我二人強辯，以爲來的這些人，雖非庸流，決不是我對手，足可從容應付，二弟更說得好，多

殺他幾個，給他一點利害，就全驚走了，却沒想到敵人何等陰險，又饒有智計，多年網羅，手下頗有能者，更善馭衆，法嚴恩厚，人祇一被收服，便樂爲之用，這些遺民志士，自然痛恨，視如仇敵，仇怨日深，這些喪心昧良之徒，自知見棄清流，離了對方，便成兩頭夾攻，無所容於天地之間，除甘心爲之出力效死以外，更無他途，可是這些偃犬，也深知敵人，忌刻多疑，稍一不慎，便無倖免，深懷兔死狗烹之戒，這些遺民志士，全數消亡，他也不能保其首領，本心祇上頭令旨，交代得過，便即了事，無如雙方，業已勢成水火，仇怨日深，一落人手，也是難逃公道，自己這面，到底暫時，還是衣食父母，有所憑借，身後稽考又嚴，日久相見的好友，往往奉有上方密令，稍犯過誤，反臉便成仇敵，自己起居動作，皆在屋主洞察之中，知人知面不知心，誰也不敢使其與聞機密，就有時天良發現，或對於奉命殘殺的忠義之士，想稍寬縱，都祇有心無力，不敢現於形跡，照實去做，更不敢了，現在事已鬧大，果然連這三寶勅令，都發出來了，李清蓉道，本來也難，敵黨人多，心志大有高下，不給他點苦吃，不知利害，處置稍過，仇怨相尋，來敵越衆，越不好辦，這還是大漠窮邊，種族繁雜，大亂初平，歸附未久，對頭恐又激成鉅變，相隔又遠，才在暗中，命人下手，要是中原附近地方，早和上次嵩山一樣，處心積

慮，多派得力爪牙，陰謀密佈，時機一熟，再派大軍出動，明暗兼施，一舉蕩平，更無遺類的了，此事誠如五弟所言，前朝歷數已盡，對方氣運正隆，舉國人民，久處前朝，聞暨紳官，流毒呻吟之下，民心望治已久，對方承其重蔽之餘，稍爲改革，便得民心，祇管烈皇殉國，激昂壯烈，感動人心，但在臨朝之時，民生凋敝，國本已摧，祇管英明仁厚，亟思勵精圖治，無如毒瘡早潰，內的朝政失綱，紛如亂絲，雖有智者，無從着手，况又輔佐無人，連換五十字相，竟無一個，雄才遠識，公忠體國之士，外面是水旱頻仍，寇賊交起，一木難支大厦，終於失墜，亡國雖非其罪，然人民痛苦流離之極，大體稍獲蘇息，於願已足，遂致民心，不復思漢，對頭更得因勢撫循，真能不計成敗利鈍，身家性命的，忠義之士，滔滔天下，能有幾人，蚩蚩愚氓，那得不順從歸化呢，目前南王北周，雖各聚隱了，不少遺民志士，但是大勢已去，民心久已厭亂，不比昔年，篝火狐鳴，便可揭竿而起，如因西北邊荒地利，外飾善良，借着懇牧經商爲名，一面暗中，籠絡土着種族，一面生聚教訓，以兵法部勒徒黨，等勢力浸及全土，或是明張旗鼓，奉着前朝正朔，偏安一隅，與對方劃地而治，或是始終隱秘，仗着廣漠萬里，天山險阻，對方既憚於用兵，我也裝着老實，不去撩撥，等我勢力坐大，彼亦有隙可乘，然後誓師天山，

傳檄宇內，一舉成功，匡復故物，這樣往遠人之計着想，也許還有點望，單憑十來個，暮年烈士，與寥寥數十百個後生，又是這等，草萊未闢的，邊荒異域，便想與傾國之師爲敵，志氣誠然悲壯，事實決難辦到，不過爲兩間，扶植一點綱常正氣，姑盡心而已，齊良道，此言正是，我們已是世外之人，屢屢參與此事，還不是爲的，保全忠義，和朋友交情，不容契僞罷了，看眼前局勢，如何能說有望呢，好在地方太遠，對方難於大舉，派出的人，又非此間諸人對手，至不濟，也可作爲不在他的治下，享受一點清福，不致受害，更不會陷嵩山覆轍，所以我不許你我弟兄的，門人子孫，做得太過，務留餘地，也是爲此，說時，彭勃正拿着，那三寶密勅觀看，聞言，接口道，大哥，三弟，話固有理，但現時已成騎虎，陸萍又將他們，這三件命根子盜來，難道就罷了不成，事也真怪，敵人那等機智，這麼重要東西，不派會飛行的人護送，却由驛馬送來，到了哈密，才由當地官府，着人飛騎走送，是何原故，李清睿道，二哥還是忠厚，這正是他詭詐的地方，他已明白，這裏能手衆多，連遭失利，這三寶勅令，誰不知道，他的重要，稍露形跡，便連送的人，也不能保，如派人飛行護送，更多危險，轉不如按着普通公文，暗附密令，用驛馬飛遞，使對方萬想不到，內有如此緊要之物，平穩得多，否則，來人

空中飛行，除却多繞遠路，北天山左近一道關口，先難飛渡，這東西，到了哈密，旨意業已開讀，塔平湖才接密報，機密可想，如非周氏父子等有救，敵黨幾個能手貪功，全都到了三道嶺，陸萍胆大身輕，機智絕倫，一落三凶，和那頭陀手內，事更難於收拾了，彭勃道，這三寶密勅，被我們盜來，事不更大了麼，李清荅笑道，我和五弟，自上次二金傷人起，便覺此事，應當早了，免得夜長夢多，曾想了兩條計策，但都難操全算，不料對方，竟會自送好東西上門，有此一物，足可打發這些鷹犬回去，且等五弟他們回來，再作計較吧，齊良道，此話誠然，不特可以一包打發，還可引使內叛，再好沒有，李清荅道，柳春遠來，奔馳了半日夜，未進飲食，他經過的事，適才已有人來說，無須細問，此行頗見出少年人的，胆勇血性，大功已立，孝姪可引他，到後面去款待，暫時就住在此，少時有事，再去喚他，等過了年初五，再回家去，環兒和兩小孫，就在這裏陪我們，吃了點心，各自回屋，大雪寒天，你們年紀太輕，做不出什好事，也不會放你們這些小娃兒走出莊去，何苦到外面去騷等，喝冷風呢，四小口中應話，除孫孝外，面色俱都不甚高興，室中靠後窗，大理石面紫檀圓桌上，本還有兩個中年人，在臨窗對奕，穿的俱是前朝山人裝束，桌橫頭，有一穿黃葛布道袍的道者，在作旁觀，三人言笑從

容，偶然拾子欲下，發出一兩聲，棋子落石，丁丁之音，神態悠閒自然高雅，三老這邊，大聲說笑，直如未聞，柳春自從進門，立處正向後窗一帶，始終不曾見這三人回顧，因侍三老，未得過去拜見，估量能在此地，臨窗對奕，旁若無人，決非尋常人物，室太寬大，相隔頗遠，三老不會命見，不敢冒失過去拜見，祇把容貌衣著暗中認明，一聽李清茗，命隨孫孝，轉往後莊，歇息飲食，心雖不捨得走，但是主人，已然發令，自己在冰窖中，奔馳了這半日夜，也實有點勞乏，正向三老拜辭，待要告退，彭勃忽道：老四老五回來了，柳春想見識四五兩老，便即止步，隨聽遙天，有極細微的，破空之聲，晃眼臨近，似在來路長廊一帶落下，聽出那聲音，與早來在雙柳溝所遇衆女俠，御劍飛行之聲相似，知是御空飛來，好生歎羨，暗忖適見諸女俠，年紀均青，自己一個凡人，將來不知有無緣福，也和他們一樣，煉成飛仙劍俠，一流人物，心正尋思，李清茗道，他二人知道今晚，全莊年祭，又有遠來佳客，不直到這裏來，却往前莊園中降落，必非空手回轉，也許良位上，那些敵人鷹犬，都被擒來了，正談說間，忽見窗外花林內，飛也似，馳來一個青衣少年，到了台前，脫去冰褲，緩步走上，到了廊前，似便止住，不見走進，待不一會，隨侍李清茗的小童，由外走進，恭身稟告道，林臯說這晚在後莊河

，被刺冬青扎傷的譚霸，不知何故，又來探莊，陷入奇門禁制以內，先說了些鬼話，把守小天門的四少爺，擒住帶回，四少爺昨日，方由四川回來，上次譚霸的事，還未細說，正待拷問明白，再來稟告諸位老莊主，

第三回

晴雪艷梅花無限香光籠勝域
智囊擒寶月千重劍氣盪寒沙

那知回家以後，他忽叫曲，改口說是三老莊主的世姪，此來乃是故意犯險，準備被人擒回，以便稟告機密大事，并報上次不殺之恩，四少爺不信他話，又嫌惡他醜俗，知道前事的人，又無一個在側，四少爺認定老莊主的朋友，不會有此膿包子孫，還待拷打，幸值六少爺，着大孫小姐來，請四少爺，到雙柳溝，西方陣地，商量要事，見過此人，以及那日二金，連傷賊黨六人之事，和四少爺說了，才放下來，命林臯看守，等事完回來，稟過老莊主再說，林臯本來，不甚清楚前事，因四少爺走後，譚霸再三哀求，并述從先三老莊主，救他父親之事，林臯知道四少爺的皮氣，不敢輕放，四少爺事前不知此事，未奉老莊主之命，這類賊黨，就處置稍過，也不能算錯，惟恐真是三老莊主故人子，又見他說得可憐，特地前來，請三老莊主示下，李清若還未答話，彭勃笑道，小

三兒近來說話，越嚙嚙了，這不是那日向三弟磕頭，套交情那蠢貨嗎，我們已然放了他，說過不准再來，又來作什，柳春見孫郝二老，還未進來，不便久停，正不捨走，聞言，乘機把雙柳溝，遇見三敵黨之事說了，李清苦道，這就難怪了，他必是回去，二次被追，隨了同夥，來此窺探，爲踐前言，不敢洩漏機密，又知這裏利害，鬧得進退兩難，馮萬二賊一死，他如何還敢回去，心想假作與二賊，一同失蹤，託庇在此，能容留他更好，不能，便等事完，逃往別處棲身，他父爲人忠厚，祇此一子，昔年曾再三求我，收他爲徒，并說到家，便命此子，尋我拜門，我未答應，祇允遇機照看，照他現在行徑，爲敵鷹犬，似非本心，看在死人分上，說不得祇好容他在此，暫住些日子，所說機密大事，必是指那三寶密勅而言，見他到是不必，我祇可恨二金，專門惹事，孫兒女們，又愛生事，日前那等誥誡，到底還是將馮春抓死，這等剛烈性情，留在這裏，大是不宜，我們自然不怕事，可是敵黨中，也頗有能者，未可過於輕視，似此胆大任性，萬一遇上強敵，或死或傷，我們向梁公借這麼一個畜生，都不能保全，面子上，多不好看，這畜生凶野已極，除我五人以外，小輩中，雖有幾個，制得住他，但多是年青喜事，巴不得他，越殺得人多越好，尤其鼎兒，新近回來，更給娃兒們，長了志氣，他們一半激於忠義

一半是爲友熱腸，誥誡祇管誥誡，無如敵黨太不識趣，再三來此騷擾，自來我們伏坡岬，大漠莊，不許賊黨，妄入一步，如今却來之不已，他們見了，自是不忿，如若過分攔阻，雖然不敢不聽，未免顯得我們五個當老人的怕事，平日說這裏，是另一天地，由我獨掌，不受外人絲毫侵犯，一旦來了幾個，稍爲有點鬼名聲的賊羔子，便事事委曲求全，也與前言不符，不過畜生，雖是通靈，終不比人，你我那些子孫，學了這些年，就遇見能手，也可應付，況又佔了人多，和地理的便宜，就敗，也不致吃什大虧，二金一味勇敢直前，容易受激，此時如說三凶，要害梁公，他就能趕去拚命，我們向北天山，好好借來，應該好好還人才對，我看事情，已有轉機，或可善罷，如若傷得人多，三凶和賊頭陀，回京無法交代，保不挺而走險，與我拚命，固然不怕，一則，好好安樂歲月，又值新年，何苦爲此狗賊，敗我清興，二則，三道嶺老賊，見事鬧太大，不敢再隱，必將周氏父子真相洩露，我們這裏，又曾殺死多人，怎麼隱秘形跡，也被尋出線索，他知我們五人難惹，不是向北京，告急求援，便是由他們自己，信使四出，廣約能手相助，一面再用三寶密勅，到處調兵調將，事情一日不完，他的援兵，也來之不已，伏波岬，白馬山兩地，從此多事，最好少時，由二哥將他喚來責說，一面令其回山，他如不捨母的

，便令母的，也隨了他去，事完再叫回來，或是兩地來往，此時却須離此，免生枝節，彭勃聞言作色道：二哥近年，忒善良了，依我那日之見，一點不必操心顧忌，一面派人埋伏，斷了他的歸路，一面誘他來此，或是探準狗賊們，聚會時節，命令賢姪女，與鼎姪，帶上些人和二金，與埋伏呼應，專一搜殺那些，不在場的小狗賊們，我弟兄五人，同時趕往三道嶺，將所有的狗賊，一網打淨，率性半個不留，此舉不特敵人爪牙除去，多半以後，要減少許多凶焰。保全許多忠義之士，并還可以落個永遠清淨，不是直捷了當嗎，語聲才住，忽聽門外，有一人接口道，二哥，說得容易呢，跟着走進兩個矮老頭子，一個貌相清癯，長鬚疎秀，根根見底，齊，彭，李三老，俱是鬚髮如銀，此獨黑色，看出好似一個三四十歲，便留鬚的，清秀少年，答話的一個，身形奇矮，而又枯瘦如柴，滿臉俱是縐紋，面黑如漆，前額骨外凸，生着一道一字濃眉，又黑，又亮，又長，兩稍長約寸許，看去鋼針也似，底下緊壓着，一對又凹又圓的眼眶，烏瞳炯炯，隱射精光，鼻梁深塌，鼻孔却大，朝上掀着，嘴尖腮縮，四老都是長髯飄胸，儀表非常，他獨生得，這等醜怪生相，直似一個猴子，休說鬚髮，連根頭髮，俱見不到，柳春知道前頭走的，是四老孫同康，最矮醜這位，便是五老中的智囊，水鏡子，郝子美，連忙回身近

前跪拜，口稱徒孫柳春，拜見二位老太公，孫郝二老含笑喚起，郝子美、隨向齊彭李三老說道，這可是塔平湖，新收的門人，資質果然不差，由可喜是年青人，竟有耐性，識得輕重，他由昨夜遇見陸萍起，一直忙到如今，雙柳溝，二賊早死，想已來了些時，三哥怎不命他歇歇去，齊良道，此子內聰明，而外渾厚，三弟知他，累了大半日夜，原命孝姪，領去後莊，飲食歇息，想是他想拜見四弟和你，延宕未走，他既如此有心思，率性由他聽完再走也好，柳春見心思，被大老道破，不禁臉上一紅，郝子美和孫同康，因有一位座，被老和尚佔去，便同坐一榻之上，隨又向彭勃說道，二哥倒說得好，今日來人，竟無一個是庸手，我二人先在四哥屋內，商量新年，引逗衆家子姪孫兒，三賢門人，新年行樂之事，因已設有奇門禁制，估量便是三凶親來，也自多逃了回去，決進不來，對於這些狗賊，原未放在心上，嗣聽瑩公來訪，正要出來叙闊，三嫂忽命人來喚，說適令二姪女占卦，得知來敵甚強，并且身後、還有能手，現時已在良位上，與衆姪男女相遇，鬥得甚急，卦象上雖無敗兆，但是賢姪女淳子芳，和鼎姪等本莊的幾個好手，都不在場，良宮位上，祇六姪一人稍強，餘下均是一些娃兒家，如何能勝此大任，奇門禁制，一被來賊識破，賊擒不住，還許吃人的苦，六姪率領這一夥，又多是胆大逞能，貪

功喜事，不願仗奇門埋伏擒人，享受現成，必要親自爭先出手，益發示人以隙，好些都不放心，知道和三哥說，又要笑他，偏愛六娃，事事關心，請我二人，急速暗中前往，留意查看，我先也當三嫂，愛子心切，多此一舉，陣法未有變動，現出警戒以前，本不想就走，無如四哥，平日把姊姊的話，奉若神明，已然應諾，非迫我同去不可，那知三嫂，果然料事如見，我這次，爲了輕視敵人，竟幾乎失了算計，去時，因貪看伏波柳一帶雪景，并想春來在岬前崖頂上，建一高亭，略爲耽延，不曾飛起，正商說間，猛見良宮位上，起了變化，雖然全陣無害，起因好似由於在良宮位上，防守的人，自行倒轉門戶所致，但看出有敵人，乘機漏網衝逃出去，我這次爲圖省事，所設奇門，具有先後天妙用，自相生化，如非這些小娃兒們喜事，算計年內，必有敵人，來此窺伺，想趁熱鬧，又貪圖與塔平湖派來的後輩相見，反正敵人，是走不進，直可不去保他，本來不定要人把守都行，加上人力，良宮位上，又是三哥跟前的老六，照目前這些狗賊，自更萬無疎失，而這廝，竟能識得此陣變化，乘其倒轉門戶之際遁走，分明行家無疑，一賊漏網，看似小事，一則，此間機密，定被發現線索，有了戒心，以後圖謀更急，二則，我們先沒拿狗賊當事，祇任姪男女孫兒，自去應付，未免率易，對方如在暗中，請來能者，

我們枉有這多人，三道嶺，還不斷有人窺探，事前竟無所覺，說出去，都是笑話，此事最好將逃賊擒回，至少也應着人，跟踪趕往三道嶺探，是否因爲今夜年祭，將娃兒們，一齊喚回，無人往探，敵黨恰在此時趕到，恐他們年青疎忽，見不及此，忙請四哥，在震宮上，坐鎮主持，防再生變，我親自趕到良宮一看，無怪三嫂，鍾愛六姪，他竟和我一樣心思，今早來的，共是五個狗賊，先在陣內，雙方苦鬥了些時，未分勝負，小娃兒家好強，不願再找人相助，又看出對方能手，祇有一個，着僧衣的禿子最強，憑自己這些人，也足可交代得過，下餘的四賊，本領固非庸手，但非六姪等之敵，何況又在自己陣內，佔有好些勝算，依了六姪，早就看出禿賊兇祟，本不打算，倒轉陣法，以防識破，除人以外，暗中還有奇門禁制，一入伏中，便難逃脫，這樣相持下去，時候久了，令賢姪女等一到，豈不全數成擒，也是孫四姪女，貪功心勝，又忙着回莊，不願與賊久鬥，也沒和六姪商妥，竟將陣法，私自移動，當時雖將四賊困住，可望成擒，却被禿賊，看出此陣來歷，和門戶方位，想是知道此陣玄妙，再不見機，必無幸免，陣中烟光，方一閃變，立即辨明虛實，連同伴也未打一招呼，竟自衝圍御劍逃去，下餘四賊，有兩個劍術頗有根抵，正在負隅拚命之際，六姪心細，恐隨帶弟姪男女，吃了人虧，不能獨

自追去，別人又未必能勝禿賊，知道事機重要，忙着一人，飛往雙柳溝，告知令賢姪女，與淳子芳，令其急速跟踪，趕往三道嶺去，如追不上禿賊，也可就急探明虛實，我到不會出手，旁觀不多一會，內中一賊，先被四哥跟前三姪女，飛劍腰斬，齊五姪孫，又傷了一賊，因我喝止，才保住了狗命，還有二賊，却有胆智，一面運用飛劍，以全力拚鬥，一面拿話激將，喝問何人爲首，等我在暗中，道出姓名之後，忙說既是川東五老俠在此，我們自尋死路，還白費力氣，多挨時候作什，我等也是好男子，祇爲一時疏忽，受人籠絡，以致脫身無計，反正不免，以我們近年所爲，死也應該，諸位小朋友，快請收兵，不必費事，我二人束手待擒，殺剛任便，如肯結一死緣，久聞五老異相，尙未見過，請在死前見識一回，并容我二人，各寫一封家書，足感盛情了，說罷，各把飛劍收回，把手往後一背，六姪也好，一面吩咐隨去弟姪男女退後，示意戒備，告訴他說，你適也聽到我五叔，不許我們，多事殺戮，你既知利害，我們也不難爲你，事情自是五位老人家作主，要想都見一面，我們却不能作主，現你被困陣內，先前你那同黨，還是識得陣法的，我們又太大意，他逃時之難，想也看見，就這樣，前面還有關口，防守的人，比我們勝強得多，加上身後追兵，此時是否逃脫，尙不一定，我未奉命，不敢妄撤此陣，

其勢不能飛行入莊，祇好陪你步行進去了，遺書一層，自是容易，不過不是觸犯我們必死戒條的，我們大漠莊，世外桃源，祥和之地，從未妄殺一人，擒你二人回去，祇爲五位老人家，有幾句話說，除非問出你，是十惡不赦之徒，決不致死，就你二人該死，也另有一個地方送去，我們全家上下，俱是世外之人，此次乃是你們，再四來擾，方致如此，除剛才死的這一個，因用無恥之言，肆意亂罵，激怒了我表妹，自己找死，算是我們所殺，上次的五人二狗，連同今早雙柳溝死的，馮萬二賊，都是他們爲人，詭詐陰毒，致將我們朋友家，所養的神獸，金星神狻激怒，被其爪裂而死，我們祇是攔阻不住，均非有意殺他，在這一帶，還保不住，祇一入了大漠莊境，命便保住了，如願相隨入莊，就請步行同往吧，那二人，也頗慷慨，六姪拿話套問，竟是有問必答，無不照實吐出，原來對頭，真個機密權詐，所養有本領的死士，人都以爲祇宮門三凶，和六十三名鐵衛士，算是最有本領的爪牙，那知他另外還有兩撥心腹黨羽，一是他在藩邸時，由教他武藝的，賊僧摩敖，引進的七個門人，算起來，俱是他同門師兄弟，這七人，俱任爲御前侍衛，平日兩三人一班隨侍，寸步不離，對頭多疑，手下越有本領的人，他越不放心，獨於這七人，却是深信不疑，更給優厚的俸祿養着，永不使在人前露面，一味裝駭

，使外人都認爲是他的、宗室挾袴，專爲擺樣的，御前帶刀侍衛，暗中却使這七人，專一暗中查訪，手下黨羽的，起居動作，每探一事，必有重賞，有本領失節的能人，死在這七人手內的，不知多少，被害的人，還在睡夢之中，一味在同夥中，互相猜忌，因而時起內鬩，自相殘害，誰也不知主人，如此陰險，這七人，近一半年，因爲害人太多，才被那眼明人，窺探出了細底，此外還有三十六個高手，此三十六人中，會飛劍的，到佔了一多半，並且還是好手，因這三十六人，半是成了名，隱退多年的，異人奇士，先經對頭，命心腹黨羽，授以機宜，百計籠絡，勸誘逼迫，無所不至，等到對方，或是爲了兒孫田業，被逼無奈，不得不受他的網羅，或是感激知遇，甘爲之用，等入秘籍，成了死黨，他並不使其離家營生，出山供職，平日仍聽其住在原處，隨意行止，如無其事，可是由此起，賜遺優厚，恩禮稠疊，并且勢力還大，當地文武大吏，俱奉有密令，隨時殷勤慰問，備極尊崇，視如上賓，事情却無分毫，不喜財勢優禮，趨禮的人，能有幾個，尤其這些被籠絡的，雖然身懷奇才異能，大多是見道不深，對於兒女家業，有了牽掛，想要避世入山，而又不捨割愛的，一有兒女家人牽掛，自不免有許多世情枝節，以前避官避人，裝着村愚山民，祇管力敵萬夫，飛行絕跡，爲了田業子孫，祖宗墳墓所在，

安士不願重遷，隨便一個官差下役下鄉，就自己心中痛恨，不屑出面，也須命人，代爲敷衍，就是名頭高大，平日不甚歛跡，博得地方上尊崇，官差不去囉唆的，遇上應官應役的事，也須設法打點，承了人情，心還生氣，就便隱跡荒山，不常與外人相接的，誰沒一個至親密友，和不公平的事，遇上事來，就憑自身本領，不去請託，也須親自出山，費些手脚，才能了斷，至於作威作福，更是不能，可是一經受聘以後，立時坐在家中，當大老，祇不反叛，無論什事，隨意一張口，一提筆之勞，立可生效，長年受人禮敬，所得之厚，更不必說，今昔相去，不啻天淵，尙打自身天性恬淡，不以身外之物，與虛榮爲念，對於當道，這等禮遇優渥，也必心生感激，過意不去，何況還有子女家人的，日常絮聒，感贊不已呢，長年受着人的好處，自不能不思報答，偏生對方，本已爪牙衆多，收買這些人，一半爲了暗中培植勢力，以防遇強敵時，備個緩急，好多後援，主要還是爲了前朝，遺老故臣，忠義志士太多，恐定國未久，民心不死，猶戀故君，一旦揭竿而起，這些異人能手，多成勁敵，如若一體除去，不特本領高強，事太艱難，容易激變，迫使互相勾結，大舉相抗，自來微風起於蘋末，星火可以燎原，并且殺之無名，除之非易，既失民心，轉多強敵，又知這般人，多不喜作官，難於收服，於是想下這釜底

抽薪，高明柔克的狡謀，利用人好高好名的習性，不惜三徵五聘，一味以虛禮尊榮羈縻，使其心有所向，免爲敵用，一面因勢分佈，使這類能人，那一省都有上兩三個，平日却輕易不去用地，老使承着自己厚情，心老過意不去，一旦遇上危急的事，自然一呼即至，甘心爲之效死了，以前人數還多，除有幾個窺破對方計謀，始終不肯上套，但是踪跡已露，信使日夕在門，天數已定，無可挽回，對方好歹總以禮來，既不願因此與之反臉，作那徒傷生靈，危及戚友，於事無補之舉，又決不甘心受他籠絡，而道未修成，世緣未斷，自身尙有弱點，不能棄家出走，祇得百計推宕，婉言推謝，暗中自去慎密佈置，時機一至，立即棄了多年辛苦，爲兒孫經營的，家業田產，連同親友家人，舉族遠引，遷往邊荒絕塞，韋路草萊，另闢世外桃源，以爲避秦之計，像我弟兄，和三五好友外，還有中途知道中計，悔恨逃隱，以及因過自盡，老死的不計，現存祇這三十六人，分佈各省，中有十之七八，自被收買到如今，尙是一次不會用過，對方因是機密，而這些人，雖然安富尊榮，自己也知對於清議，不甚體面，除至近的兒孫家人外，絕口不向人提說，而去遊說他入網，并致厚聘的來使，受了當道密令，更利用他這種不喜人知的心理，不特言動謹秘，并向他們叮囑，說當道現以文教治天下，對於里巷遊俠之士，本在

嚴禁之列，祇爲老前輩道德人品，迥異恒流，中心欽悅，又知志在山林，跡類遊仙，不得而臣，也不便以塵世爵祿，委令屈就，僅就老前輩，服食玩好所喜，略示國家尊崇高士逸賢之意，至於金珠財帛，乃爲老前輩的子孫羣從，俱都領有庭訓，家學淵源，少年英俊之士，在老前輩尙未飛升以前，雖未便使其遠離庭幃，因時致用，一則，當道愛才若命，求賢如渴，知道令父必有令子，特命後輩奉此買山之資，略供薪米衣帛之用，祇是推愛連類而及，實與老前輩無干，祇不可告知外人，以防那些名實不符之徒，因而得志，一旦事犯當官，便以老前輩自解，不特厚污清望，反使國法難伸，且失當道敬老尊賢厚意，一面又把前朝天祚已盡，歷數攸歸，當道並非謀人社稷，實係取之於賊，如何仁厚愛民等語，委婉陳說，措詞十分得體，身受的本就有些慚於清議，自然隱秘，惟恐不違了，至於用他時節，更是特加榮寵，當道手下爪牙，原分兩班，一是六十三名鐵衛士，由那爲首老賊錢壽和，寶月禿賊率領，下餘人數最多的，歸三凶率領，這兩班人，各不相轄，一內一外，都奉當道密令，互相刺探傾軋，輕易不均派出，這爲首五人，多無實官，但是權力甚大，內而王公大臣，外而封疆大吏，安危禍福，祇憑他們淺句密呈，便可左右，雖仗着對方防備周密，法令嚴明，公然貪賄作弊，危害大臣之事，尙還未敢

實權却有。可是要調這三十六個援兵，却辦不到，非得遇上急事，自己萬分難了，束手無計，拚受處分，飛騎密奏，由當道發下這三寶密勅，作爲當道親臨，才可隨意調動，而去召的人，尚須加個請字，這三寶密勅，乃是一張絹冊，上有當道親筆寫的，兩行字跡，餘下便是這三數十人自寫的名單，凡是列名在上，大都是自覺受恩深重，無以爲報，再四向使人探詢意旨，使人又必再四代爲推謝，說當道祇是尊賢，並無別意，等最後看出問的人，實是過意不去，深知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如此優厚尊崇，必非無故，已拚失節，以圖報稱之時，方始微露口風，說當道尊禮的，原有兩等人，一等是因新朝初立，尚有假名匡復的，好亂之徒，時思蠢動，當道宅心仁厚，爲恐一動官兵，玉石俱焚，難分良賤，爲此徵聘奇才異能之士，以備應用，一旦有事，可以不動聲色，派上兩人前去，便可了事，這樣專誅首逆，不治脅從，既可消禍無形，并免官兵貪冒，濫殺無辜，還免凋敝民生，摧殘元氣，用心至善，這些高人，雖也是感慕恩德，效忠於上，自己力請本年才由一位，上的條陳，以前多遣鐵衛士去，并無此舉，更系出於強求，但他們聲望本事，都比老前輩差，似你已然視若客星，如何可以屈與同列，好在人才够用，真要有的事，自當奉請出山相助，不必與絳灌爲伍吧，請想問的人，已拚失節，并且話

已說出，就明知做就圈套，也得去上，何況機密，已然預聞，有了許多顧忌，不下水，又有何法自處呢，來使見事機成熟，這才約定時日，請來三寶密勅，使其列名其上，另外封一清高的虛銜，告以這等名銜，無異客卿，至爲清貴，祇有當道一人，能够調遣，以下無論王公大臣，非見此三寶密勅，均不能隨意邀約，平常的事，已有專人辦理，無須勞動，雖有極優俸祿，但是一不當官，二不聽調，就遇上事，具都有專責的人，承命辦理，無勞大力相助，真要遇上急難大事，祇管承頭的，仍是宮門三傑，鐵衛士中，正副領隊，主持大局，那是因爲手下人多，情形熟悉之故，對於列名寶勅諸人，依然格外尊崇，第一非持有寶勅，不能請往出方，第二人請了去，必須將寶勅，供在當中，猶如當道親臨，方可開口相煩，待遇更是上賓之禮，不同屬下，意思是這些，都是當道客卿，與普通不同，祇是一節，禮遇固極優渥，行軍之事，法令不得不嚴，當列名密勅之前，曾有自願矢忠的誓約，以後遇事，如不盡心力，或是通敵背反，也須如誓自盡，除法條是寫訂在密勅後面外，另附有兩件賜白盡的物事，一件是個設有精巧機簧的小金瓶，裝在另一錦盒以內，中藏有用鶴頂紅等七味奇毒製成的藥丸，名爲忠烈七寶丹，一是由苗疆中特產的，四十五種毒蟲毒草，淬煉而成的，一柄小毒刀，名爲賜福神刀，刺中人

身，稍爲破點皮膚，不必見血，便自封喉，連那絹冊名草，共是三件，三寶密勅之名，便由此起，雖然法令森嚴，誓言惡毒，因是事前，曾經再四婉言勸阻，詳說利害，不令列入，完全出於自願，既已矢忠效命，本無背叛之意，法條多酷，也是具文，與己全不相干，不特認作當然，不以爲奇，轉覺有此一舉，可以表明心跡，此後以身相許，成了對方忠誠奴僕，再受優禮，也可無愧了，却沒有想到對方，早知此輩，不會背叛，所重的，實在辦事不力，臨敵畏縮等，輕描淡寫的末兩條上，因爲養着這些虎狼，終非他們之福，以後異己之徒，殘殺既盡，便用此輩不着，現在固屬機密，日久不免傳出風聲，紛起效尤，民多尙武，爭習奇能，以希榮寵，太平之時，不犯以大好金帛，養此閒人，品行不好的，還借此擅作威福，爲害地方，使官府難以爲治，助長刁風，兼伏亂萌，如不收用，隨時俱是禍根，故以巧計愚弄，在強敵未盡以前，一面利用他出力火併，勝者先去強仇，敗者設詞僵激，譏引使其愧忿自盡，好在人多，一面故作震悼，轉怪其不應如此愚忠，以身殉職，對於遺族，優加撫卹，使後來的人，見此榜樣，自然激勵，稍犯戒條，更是無顏存活，反正連敵帶我都算上，這類人，去得一個，是一個，祇要題借得好，每滅一處強敵，先去掉兩個未來內憂，能使日久雙方同時消滅，才算稱他心意，

爲防立得功多，異日有什分說，本又養着不少死士，樂得使他永遠承情，過意不去，所以不是萬分扎手，決不輕用，每一用上，如不馬到成功，照例必有傷折，這類事，雖然回數不多，這些人，那一個不聰明，有上兩三回過去，自然有人省悟，無如身上已上套，無計可施，好些都想趁着機會，不等調遣，作爲無心撞上，趕來立上點功勞，算是報了前恩，跟着急流勇退，設法隱遁，事如不濟，未奉明令，從旁幫忙，或許能免一死，等他發下寶勅，另調能手，再合力上前，因人成事，總比指名調派的安全，這類多是俗累不重，子女家人不多，而又較有心計，善於取巧的，否則，仍是不行，上次嵩山失事，一半吃了此輩奸猾之徒的虧，否則，也不致那等慘狀，今日自甘受擒的兩人，連那先逃的一個，便是個中人物，另外兩死人，乃這兩人的門下，這受擒的兩人，一名夏雪峰，外號長爪仙猿，一名劉桂，外號鐵仙劍，俱是東崑崙派中，會劍術的人物，因爲前年，爲了雲南王人武，往青城訪友，漏了踪跡，被三凶知道，認着奇功機會，一面着人邀劫，設下穩中之計，利用他好勝心情，當時不勝，出語激將，約下時地比鬥，一面密告當道，因知王人武，乃前朝嫡裔，本身劍術，已自高強，并有小宮主，獨掌神尼爲助，恐吃不住，還沒敢據實上聞，祇說發現一些形跡詭異，似存不軌的奸人，但是本領特高，

恐其漏網，特請發下三寶密勅，隨時調遣能手，以防萬一，當道明知中有出入，爲防覺着未奉使命，發現敵踪，立即上聞，爲求萬全，并還不敢貪功自恃，但終是效忠於己，當時也未揭破，准如所請，那知玉人武，赴約以前，早已識破奸謀，祇爲素日好勝，故作不知，如期赶到百泉會場，暗中并帶有不少能手，神尼見姪兒冒險，也自暗中赶到，祇一場，便傷了十四個強敵鷹犬，三囚所調的，兩個能手，也一傷一敗，三囚如非見機，先留退步，也自難保，總算事情機密神速，手下全是心腹能手，又死了十之七八，一見不敵，立即收風，等次日當道所命偵騎赶到，已經殺了幾個，無辜僧道，和一俗人，做好手脚，把調去的人，也逼死了一個，把假功勞，分一半與另一人，一面向那人，告以不得不爾之險，那來查探行踪的鐵衛士，又以牽路上，不合受了三囚愚弄，不曾赶到當場，恐受嚴處，祇管疑信參半，還須與三囚勾結，照他意思回報，這一來，雖做得乾淨，却給嵩山，多種了些禍根，當道見死了這多爪牙，又自豈了一個能手，才得全勝，不由不信，除疑心還有逃走的餘黨，責令隨時訪查搜殺外，對於存亡兩面，都給了極大的賞號，那被迫自殺的，便是夏劉二人的，同門好友，而冒功得賞的，也是至交，目擊此事，不禁心寒氣短，一面自己準備，不久以詐死免禍，暗中告知夏劉二人，令其設法勇

退，二人恰巧祇有兩三個門人，無什家累，不過山東人，素重信義，覺着雖上了人的大當，終是受過人的，優禮尊崇，不報而去，問心不安，且易爲人所笑，好友之死，又是三凶所激，出於自殺，當道還在夢夢，便想立功再走，嵩山之役，一則，未奉調遣，又以人在遠遊，事後方知，未得赶上，近聞嵩山小主，被玉面神鷹金雷，和劉莽保定，脫出羅網，間關萬里，來到這新設省分的，大漠窮邊，一路之上，偵騎密佈，險阻叢生，前面既有追兵，投的又是虎口，按說就被逃到地頭，也是束手成擒，萬無幸理，那知到哈密，便去三道嶺的途中失蹤，起初追的人，沿途搜捕，祇被滑脫，人還沒有傷折，等追到這裏，頭一天，趕上大雪，先是兩名精悍手下，忽在雪中失脚，尸首俱無，跟着到了三道嶺，頭兩撥揚燦馮春等人，幾乎中人反間之計，與老賊起了內鬩，跟着又折了幾名健將，直到宮門三凶中的，陰陽手碧眉俞天柱，鐵翅子秦賢趕到，仔細推詳，雖然看出破綻，知是敵人之計，無如主客異勢，一強一弱，明暗懸殊，當天被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用梅花飛針，將俞天柱手上酒杯打破，下一警告，等飛身追出查看，人已無踪，先就栽了一個跟斗，并且就這一日中，有名的燕山五鼠，被人毀了兩個，由此起，常時損兵折將，失意丟人之事，連翩而來，休說嵩山逃出的，朱金劉三要犯，尋不見他踪跡，

連窩藏犯人的巢穴，都找不到一毫線索，敵人輕易見不到，真要擡上，十九沒命，據逃回的人說，所見到的，除兩個精通飛劍的，蒙面少年男女外，還有兩人，也是神出鬼沒，行踪飄忽，來走如電，不可捉摸，一個好似西北諸省傳說的，北天山，飛俠老少年，神醫馬玄子，另一人，是個中年漢子，也自稱爲老少年，不知姓名，最奇怪是，前後共有三次人遇見，所說年貌神情口音，俱似一人，身體的高矮胖瘦，却與各人所見不同，過不幾天，又有五人，和兩條藏狗失蹤，逃回的人，堅持說是被一怪物抓死，逃命時，有一人跌落浮雪坑中，爲毒荊刺傷，幸遇一異人解救，才得活命，那號稱宮門三傑的三凶，本領以俞天柱爲首，和秦賢均精飛劍，祇馮春一人較差，他以前也會一點劍術，因在華山西峯，追一逃人，用飛劍逼其束手就擒，遇見秦嶺三老，將他飛劍毀去，又破了他的內家氣功，再四哀求，才得免死，命雖保住，可是劍術，已不能再煉，仗着武藝也是好手，人又刁狡，更得副手心腹好友萬子靈之助，手下網羅的能手，也還不少，當年他主人，害死親兄，又曾與密謀，積功頗多，所以仍得寵位，當初本祇他一人領隊，俞秦二人，原是他的引進，因三人，均會飛劍，本領出衆，遇事時常成功，才有了三傑三凶之名，日久對方，見這三個鷹犬，功高勞苦，本領既比人強，又是結義弟兄，漸生

疑忌，假作升遷嘉獎，把三人分作三起，各領一隊，俞秦二人，均非善類，先因馮春，是他引進之人，又得上心，身是副手，一切由他稟承交派，雖覺他好些坐享功勞之處，因有引進之德，也還相安，這一分開，彼此權勢相持，加以獎罰分明，一律待承，先還無事，等兩次功勞建過，恰巧俞秦二人，功成受賞，馮春因非敵人對手，幾得處分，俞秦二人，受了主人權術駕馭，不特不以負心爲恥，轉覺馮春昔日，祇是因人成事，離了自己，便不能行，平日隱昧自己的功勞獎賞，無論出力與否，均是他得頭份，幸而主上賢明，否則，不知埋沒幾時，感恩之餘，越發發殘忠義，聞命即行，無不如志，這等作法，自然卷益發優隆，馮春既不服二人，蓋過自己，又憤二人，背德負心，一毫沒有照應，使己難堪，幸是主人，體念前功，遇時覺察，賞賚仍是優厚，否則，豈不被他，壓了下去，心中祇管恨毒，却難明言，祇是暗伺二人嫌隙，并用萬子靈的計離間，漸漸三人，都成了陽與陰違，幾於水火，當主人的，正要他們如此，每遇急事，燕山五鼠等，次一等的死黨，出去不能成功，便派馮春，率人打頭陣，跟着俞秦二凶，也隨後趕去，務使互相爭功，好爲賣死力氣，秦賢比較忠厚一些，知道智計不行，還不十分自恃，祇俞天柱，既負自己智勇雙全，劍術高強，又有幾個得力助手，多大的事，也不放在心下，

加以每出必勝，益發認爲馬到成功。目中無人，初到時，本是十拿九穩。幾次挫折過去，覺出不好，知道他那位主人，決不許手下，曠日無功，照例一見敵人，便須飛報，請示頒下三寶密勅，另調能手，馮春以前在外，連番失控，未受處分，便由於此，有時直說，連自己去都無用，非頒寶勅，調請高人不可，爲此牛氣已非一日。時向主人陳述不平，說馮春恐已立功，他不行，還恐別人分功，密找外人，自己將來出外效忠，決不似他這樣，動輒求援外人，勞師動衆，人前背後，大話已然說過多次，如今有何顏面，請求調人相助，拖延了幾天，看出形勢日非，傷人太重。和秦賢一商量，才知他比較謹慎，恐隱匿不報，遭受處分，因他好勝心重，又有前言，不好意思，總算還看同舟之誼，把事攬自己身上，已飛章求援去了，俞天柱雖覺此舉合心，但是秦賢近年，也有嫌隙，背已行事，外表是顧自己面子，內情不知如何，方自疑忌，恐被中傷，後悔不該遲報，又算計往返萬餘里的途程，寶勅頒到，尙須時日，敵人不知出什花樣，與其坐而受制，動輒得咎，轉不如親自趕往，面陳一切，既卸重責，還免同黨傾軋，正打算飛行入京求援，那知他那主人，把嵩山逃人，十分看重，再見連三四起派出的能手偵騎，全都無功，據各省飛驛奏報，追騎已達甘新各地，逃人尙如神龍行空，僅露鱗爪，不可端倪，深知

新疆化外，素爲遺民逋逃之藪，準回各部，種族煩雜，歸附未久，地土又復廣大，地利物產，雖未開闢，均極富厚，越認作腹心之患，三凶貪功好勝，難保其明知不行，仍要強爲，以致多所傷折，釀成鉅變，早不等奏報，三凶離京未久，跟着便用驛遞，將三寶密勅，暗中發下，就在昨晚愈天柱，激令馮萬二人，前來窺伺打點，藉口探敵，背人起身以前，到達哈密，隨護這密勅的，還有六名鐵衛士，這六人，名爲護勅，並不隨同驛馬行走，所奉秘命，也祇知主人賞賜哈密辦事大臣，有一小箱，上賞必須留意，能否安然到達，失落也不妨事，祇要知道失盜時情形，更不許隨同上路，祇隨時隨地留意，到了地頭，自隨三凶調遣，六人依命而行，分飾各色商旅，在驛馬前後，出沒窺伺，並不近前，並不知那小箱，乃是尋常賜物，另外還有三寶密勅，照例又是聞命遵行，向不許問，直到哈密，當官開讀，才知究理，事情如此機密，連他心腹爪牙，俱未知曉，所以塔平湖，和大漢莊兩處，也是到後方知，事前毫無所聞，接旨的人，知道重要，不敢疏忽，立請那六名鐵衛士，分人去喚三凶來接，一面加細防守，誰知去的人，走到中途，便吃停賢村周氏弟兄與淳子姊妹，將人擒去，閉入暗穴以內，那辦事的臣，久候三凶不至，心中驚疑，正打不起主意，恰巧留守三衛士中，有一人自負本頭，以爲事絕機密，無人得知

，又值殘年歲除，深夜之間，仇敵決想不到，意欲自行送往三道嶺去，爲防萬一，還命兩同伴分作兩起，悄悄去往前途，探道開路，並作接應，並把主人的千里馬騎去，滿擬遇上敵人，憑這匹快馬，也衝得過去，何況萬無洩露之理，那知周氏弟兄，向前三人，詐出實情以後，早和陸萍，入城窺探，盡得虛實，正好一人對付一個，最後由陸萍就來人飛馬走出西關外，驛路不遠的，快馬背上，用他專習的內家輕功，把密勅盜走，剩了空箱，却放來人，去和三凶等相見，使他知道，事有湊巧，對方發下三寶密勅，仍不放心，正趕上鐵衛士的領隊禿賊寶月，假滿進見，便命他隨後趕來，寶月新收了一個徒弟，正想使其立功，便在原隊中，選了幾人，一同上路，不合私心自用，疑心天山諸友，是他對頭，心憤三凶平日趾高氣揚，知非梁公之敵，意欲看他丟完了人，再行出手，故意耽延，不先趕到，直到密勅到日，才來哈密近郊廟中住下，先不往三道嶺，祇命新收二徒與當地官送信，二徒恰是酒鬼，在西關酒肆中一耽延，陰錯陽差，沒有遇上，那幾名鐵衛士，等見官回廟，禿賊一聽前情，便料兆頭不好，否則愈秦二人，俱擅飛行，得信見眼即來，決無延遲之理，前行三衛士，如若失風，後去三人，也無幸理，尤其這前後六人，俱是自己手下，不願再鬧排場意氣，立即飛往三道嶺，快馬已到，衆人剛發現密

勒，被人盜去，這一急，真非小可，禿賊途中還會細心觀查，幸是周陸諸人正好得手，沒有撞上，否則，便非吃他虧不可了，當禿賊寶月，與三凶愁急之際，夏雪峯，劉桂二人，正由甘肅訪友，得信起來，祇聞說逃人滑溜，身後尚有能者，還不知道詳情，認是立功退隱的機會，也在這時，到三道嶺，與俞秦諸人相見，一商量，均認爲上次，五人二狗，失事的地方，和那怪物異人，均極可疑，事前，馮萬二賊，也想到此，再吃俞天柱一激，已率禿霸先去，因事難拿定，此外，還有當時傷人尋事的，馬玄子，和那中年漢子，蒙面少年男女，以及天山諸俠，也都在可疑之列，於是把人，分作兩起，禿賊自領兩名得力下手，和夏劉二人，來此查探，禿賊十分自恃，來時，還故顯形跡，一路說笑，談論擒人搜敵之事，毫無忌憚，心想前幾撥，每次派人出來搜敵，多半一離三道嶺，走不多遠，便出亂子，認定敵人密伺近側，弄巧連三道嶺老賊家中，均有耳目，這等行徑，可以誘敵，尤其那傷人次數最多的馬玄子，和由山西新來，與玄子同以老少年，爲外號的怪人，必要出面，不料玄子，和由山西新來的怪俠王獅叟，因見嵩山少主的病，醫治痊愈，三凶伎倆止此，無什能爲，塔平湖周山主，又再三勸他二人，不必多殺，覺着三逃人，已到了白馬山，決保無事，打發三凶諸敵黨回京，已由我五人，繼承下來，一

時無事，加上王麟叟，久慕狄家叔姪之名，尙未見過，極思一晤，便謝了周陸淳子姊妹諸人挽留，就在季賊離三道嶺以前，由玄子陪往北天山，穿雪頂，去見梁公，就在北天山過年，要過破五，方回塔平湖，赴主人元宵張燈之宴，聽說還要把梁公叔姪，也拉了來，一面陸萍得手以後，早分人連夜各地傳報，祇淳子芳，和令賢姪女，尙在周家，快在天明前，始騎馬回莊，因禿賊自作聰明，照他胡猜，由三道嶺到紅山嘴一帶，四處窮搜，耽誤了不少時候，天大亮後，方來雙柳溝，并在沿途遍尋有人家的地方訪查，又把路走岔，不然還不致於自投死路，一到，便入良宮絕地，損傷隨行黨羽呢，令賢姊妹，昨晚得信，便應捨了乘馬，一同飛回，這兩個女娃兒家，也真胆大包身，因他們一般小姊妹，近日情分，越發深厚，尤其令賢，與四哥跟前兩個姪女，和他們最好，見後日已是除夕，令賢姪女，家有老親，和各門尊長，須過初三，出門拜年，始得相見，要分別好幾天，本不捨得，加以我們弟兄，向禁子女在外炫耀，他們以前，祇知令賢等，家學淵源，尙不知劍術也有根底，以前又祇老前輩的交往，雙方小姊妹們，祇前去年，各請春宴賞花，互來往過兩次，同是人多，當主人的，均忙於接待，未得深談，令賢等平日，又都謙退溫和，看不出來，平日更難得見到，而這兩次，均值淳子芳，有事他往，歸來

聽說；先未在意，最近兩月，才聽玄子等人，說起令賢姊妹諸人的本領，歎羨非常，因這裏小輩姊妹，一向深居簡出，無由得見，又恐我們笑他輕狂，自行登門求見，藏之已久，直到這次，爲救逃人，齊孫諸姪女，三探三道嶺，連戲三凶老賊諸敵黨，淳于芳先聽人一說三道嶺，來了女劍俠，便猜是我們這裏的人，忙趕了去，第一次遇到的，偏是兩個外人，一半爲了這，一半也爲慕諸姪女之名而來，意欲人前顯耀，引令賢等出去，不料遇見淳于芳，這新來二女，乃昔年武當七女仙中，摩雲霄孔凌霄的門人，算起來，也并非沒有淵源，無如雙方，都是年青性傲，上來彼此誤認對方，是他所尋的人，一面是想看諸姪女深淺，志在激將，略試高下，再行定交，一面是太護自己，人祇管和令賢等，未見過面，嚮往已久，各自話不投機，便引往紅山嘴附近無人之處，鬥起劍來，令賢等三人，正救完人，回來碰上，淳于芳的貌相裝束，早就聽人說過，也是孫三姪女，性子忒急，見對方由一對一，正改爲合力夾攻，一面又是自己人，心中不忿，立和四姪女，一同出手，話又有點傷人，雙方本是平手，加上這兩姊妹，自是不敵，令賢恰是後到，等看出二女，不像是賊黨，見他勢已不支，口說無及，便把那晚向大哥要去的，芙蓉劍放出去，將雙方劍光隔開，一間情勢，意欲和解時，二女性烈，誤以爲姪女們，恃強

逞能，有意給他下不來，將他打敗，再裝好人陪話，當時說了兩句氣話，便自負氣飛走，淳于芳和令賢他們，俱喜結了良友，由此起，連日往還，塔平湖諸女武功，雖有根底，會劍術的，祇淳于芳，和石鐵華兄的孫女，石燕玉二人，他們老輩中，雖有幾位，精劍術的，但是好劍難求，人數又多，遷延至今，本門劍術，乃峨眉心法，令賢等三人，對友熱腸，知無不言，又知正邪各派，三次峨眉鬥劍時，所殘毀斷落的飛劍仙兵，事後散落在後山的，被大哥和三哥，全拾了來，借用天洪爐，重新鼓鑄出，一百七十三口短劍，千四百五十一根飛針，現在這兩種劍物，還存有不多，如能分得一些，學習飛針飛劍，便不發愁，令賢姪女們，素來大方，因他三人手裏，各有數十根飛針，先每人分贈了兩三根，又答應代向我五人求劍，所以他們，高興非常，隨時都在討教，昨晚得信，堅不放行，強留到傍明，才行分手，因淳于芳，不捨愛馬，便和令賢同來，孫三姪女姊妹，空中飛行接應，原定遇見敵人，一來撩撥，便與交手，禿賊這一耽延，令賢他們，反倒趕在前面，竟未遇上，否則，禿驢未到紅山嘴以前，必與姪女們相遇，這一動手，必當敵在附近一帶，不致誤入陣地，夏劉二人，不致成擒，我們少知好些機密，雖將三寶密勒，得到手中，祇恐還不十分順手呢，禿賊可惡已極，更精妖法，煉有九寒砂，陰毒

非常，適才昆宮被困，原是一時疎忽，嗣被看出本門奇門禁制，幸是我上來，想要生擒我們的人，回去拷問。及被看破以後，因見對敵的，盡是些少年男女，不知我們託大，誤以爲我們佈下全陣，誘他入網，暗中必還有人主持，具有極大威力，再不見機先遁，定必遠擒，陣中門戶略一倒轉，又誤認爲是中樞要地，業已發動，自覺身落入網，立於必敗之地，有力難施，再不見機，便難脫走，多少年的名望，丟人不起，我這次陣法，雖是粗率輕敵，不曾全備到底，玄門妙用，與衆不同，禿賊逃時，仍用全力，還乘門戶倒轉的空隙，才得衝逃出去，越發害怕，連頭也未回，便自溜走，他所統鐵衛士，素與三凶等對立，互相忌嫉，來時向俞秦二賊，說了大話，一出馬，便損兵折將，僅以身免，尙幸俞秦二賊，失去寶勅，也有極大罪名，此時有賴於他，正是急則勢合之際，否則，拿什面目，回去見人，禿賊大約還是難得受此挫折，他素來狠毒，又料定我們住處，不會太遠，恨毒之極，定要施展邪法，發動他那九寒沙，以圖一網打淨，事雖昏想，但此賊狡猾已極，不會再來上套，寶勅已失，與他無關，非將他擒到，此事決然難了，九寒沙，祇梁公有寶能破，可惜玄子，早走一步，不然請他代信，就梁公不願下山，將他那件法寶借來，也是一樣，禿賊枉負虛名，照六姪說，飛劍也祇尋常，此沙一破，擒他便

容易了，照夏劉二人，說他這邪法，連設壇帶施爲，不過三個時辰，我回時，已有抵禦之法，不過祇能相持，不能輕意破他，以免毒沙散落，貽患無窮，令賢和淳于芳，追決追不上，此沙對面應敵，本是隨手可發，先我祇知有人，在陣中逃出，不知便是禿賊，二女已然先走，原屬可慮，幸而令賢謹慎，既把大哥芙蓉劍要去，又向三嫂借了一件玉符，足可無害，他二人到了那裏，一見禿賊行法，定必飛回，現在在莊人等，我已傳知，祇恐今晚年飯，怕吃不舒服，李清荅等郝子美說完，笑道，五弟，不消多慮，你可知瑩公禪師，和蘇邢姜二道友，便是爲這禿賊而來的麼，郝子美笑道，適因三嫂催行，祇在起身時，和四哥來此，與諸位道友，匆匆一面，瑩公自那年金頂坐關，已言今後，一意修禪，不再與人動武，故未敢於奉勞相助，若肯出手，要擒禿賊，也無須再煩梁公了，彭勃接口道，事情還沒這容易，禿賊還有一個好幫手，日內要剿呢，郝子美方問是誰，忽聽遙空之聲甚急，李清荅驚訝道，大姪女回來，淳于芳爲何沒有，破空之聲，定有失挫無疑，齊良也說，大女飛行，如此急遽，邪法必已發動，語聲才住，一道劍光，已如驚虹電掣，直射進來，落地現出齊令賢，手上抱着一個少女，正是淳于芳，人已昏暈過去，齊令賢一面把人，放在齊良座榻旁邊，口喚妖僧邪法利害，已快發動，爹爹諸位

叔父，快作準備，以防莊中人等受傷，五老點頭，郝子美笑道，我們已知道了，你先把
你結義妹子，送往後面三嬪那裏醫好，再談詳情吧，齊令賢見衆人神情暇豫，知道無害
，才放了心，重將淳于芳抱起，往外便走，旁立的孫孝等四小俠，也要跟去，李清茗道，
孝孫且慢，你把柳春領走，我們雖然不畏寒沙之厄，到底初經，不知他的深淺，柳春想
已飢疲，再如不走，萬一少時難行，在此不便，你可將我這粒寶珠帶去，以防不測，稍
見異兆，改由地道中行便了，柳春聞言，不便再留，重又向衆拜別告退，孫孝口答，三
姑父不必担心，今天是出場的人，姑母都給有一道護身符，本來沒我的事，強和姑母，
討了一張在此，足能保這幾人無事，怕這妖法作什，隨說，仍笑嘻嘻，將珠接過，郝子
美道，我已準備，怕是不怕，你們小娃兒，終是謹慎些好，孫孝隨了四小，才一出門，
孫孝便對李暘說道，你兩個老要跟着我們，現在沒有什事，三姑父又不許我們，在香雪
精舍，等看熱鬧，一會妖僧九寒沙，便要發動，你兩個該回到六嫂屋裏去了吧，李晃聞
言，扮了一個鬼臉道，娘和嬌嬌姑姑他們，都在忙着過年，安排年祭，我們回房去，有
什意思，你討嫌我兩個，也無用，反正是跟定你了，孫孝道，跟我作什，我安置好柳賢
姪，也回家去了，路還有老長一段，要是妖僧邪法利害，毒沙飛來，我祇一道靈符，怎

願得這多人，你兩個又愛多事，不肯聽話，萬一出什差錯，你娘又該怪我起頭鬧的了，我看還是由我，順便先送你們回屋，不跟我們去的好，李晃笑嘻嘻道：小表叔，你把我们當廢物呢，妖僧來了，你自照應小表孃孃，和柳大哥，我們不要你操心，中了邪法，決不與你相干如何，孫孝作色道，你娘已知道同我一路出莊，如若出事，怎說不與我相干，要肯聽話也好，偏又遇事逞能，你再不回屋，我路過小靈湘館，告你娘去，李陽把小嘴一撇，接口說道，哥哥，我們走我們的，誰希罕與小表叔一路，沒的多個管頭，就妖僧來了，也未必出得了手，有的是日子，明天我們偷偷和三表姑說，叫他帶我們出去好了，說罷，負氣拉了李晃，便要往側走去，孫孝搶前攔住，說道，這們去不行，我當你娘一路出來，必須當面交人，你還沒看出對頭，有多利害，三姑父和諸伯叔，說話都不要我們在旁聽，你們想照早上說的話做，如何能行，三表孃孃，多護你們，也不能由你一性，大胆冒險，孫環從旁勸道，哥哥，就容他兩個跟去吧，難道妖僧狗賊們，當真敢到莊裏來麼，孫孝急道，你知道什麼，適才淳子姊那高劍術，都受了傷，這是好玩的麼，先出莊時，他們口說得多好，遇上來人，祇是見識見識，決不動手，他自知年輕，本領不行，還害怕呢，等剛一出莊門，便變了卦，偷偷和我說，他爹近一年來，吃他二人磨不過，竟

背了他娘，暗中傳授劍術，并還各給了一丸飛劍，他二人怕六嫂知道，煉時背人，祇有三姊知道，姑母也許看出來，說因此老想找人一試，背後和三姊，說了兩回，如非怕他娘不願意，又覺太小，今早便帶到雙柳溝去了，難得他娘今早肯放他出莊，如真有敵人，偷偷來此，叫我千萬讓他二人上前對敵，後來久候不耐煩，竟說他常聽他爹，解說奇門妙用，識得出入門戶，意欲偷偷趕往前面，尋他爹湊熱鬧去，共總每人，煉了一粒劍丸，我雖沒見才煉多時，能有多大本領，便敢和強敵相對，我知姑父爲人精細，進門便朝他二人細看，頭次叫我帶柳賢姪，去後面安置飲食時，不是叫你和他二人，留在那裏吃點心，不叫去喫，依我看來，三姑父必已看出他二人的心意，後來實是有話，不願當我們小娃兒說，才叫一起走的，隨我們玩無妨，無如他二人，多大亂子，都敢去惹，防不勝防，適在莊前，又有本莊長年安靜，難得遇到這好機會，各位父母叔伯，又有早日平和了解之意，再不趁早殺死兩個狗賊，就錯過了的話，我想起今春，他兩個哄着二金，攆他上北天山獵熊，如非雙方有人，幾乎沒被妖道拐走，再看他二人，適才背人做眉眼，打手式，聽說妖法利害，反倒高興，一點不以爲意，越想越覺可疑，不但親自送回，還得把這些話，向他娘說，出錯就來不及了，反正得把人送到，再走由他，李晃聞言慌道

，好表叔，莫這樣，我們定聽你的話就是，并非別的。我娘和別位伯母不同，管得太嚴，年底下，誰都有得玩。獨於我們，除了在爺爺跟前，輕易不許亂走一步，一回屋去，便逼我們寫小楷，又不許錯寫一筆。說是借此磨煉性情，真個難受已極了，再要聽說妖僧狗賊們，要來作害，除等半夜年祭，你想離屋一步，有多可憐，那似小表叔和衆兄弟們，放了年學，便自由自在呢，孫環笑道，你還說呢，這還不是你兩個，平日胆大淘氣，自作出來的，哥哥你聽他，說得可憐，好在去時，三姑父祇說同往後莊，并未命他回屋，有事也好推託，何況今夜，這情勢，決不會有，晃姪也祇說說，決偷跑不出莊去，我們再留神看住他，怎會出什亂子呢，李陽道，這話有理，都是哥哥藏不住話，什事都先說出，小表叔，素來胆小，便害了怕，其實我們，怎會闖禍呢，孫孝道，你頂壞，休要拿話激我，逼你回房寫小字，也實氣悶，依便依你，祇少時有什動靜，要不聽話，妄自出手，那却莫怪我向你娘盡情舉發，從此不令衆人理你，兩小弟兄，同聲喜道，那個自然，就有事，也是小表叔在前頭，非等你擋不住，我二人決不伸手如何，孫孝斥道，少說沒那個事，我雖不知你二人，劍術深淺，比我決強不多，別處還有什麼奇處，比你兩個，煉得年久的好幾個，姑父都恐不濟，都嚴囑祇許用以防身遠害，不得輕易出手，你們便敢自命不凡

麼。說時，五人已然走回長廊，取路往後莊繞去。柳春瞥見李晃弟兄，口角微笑，暗使眼色，方自尋思，二人身體，雖是天生矮小，此時細看，至多不過十二三歲，聽他口氣神情，十分自恃，難道點點年紀，也是劍仙不成，忽聽李晃答道，我們不是說小表叔不行，是爲我二人，也有一道靈符，萬一人多符少，擋不住，我們再把符放起，不是力量大得多麼，孫孝驚問，你們如何得到，李陽插口道，哥哥真愛說話，實對小表叔說，我們這符，還是今早出莊時，稟告祖母，祖母自己賜的，說是近來多事，小孫孫淘氣，你娘照管不許多，帶在身旁辟邪吧，我們就帶上了，方才爺爺必是看出寶光內藏，曾對我二人，看了一眼，正想開口，人就來了，爺爺何等高的，目力心思，如見我們，有什麼難，早說話了，孫孝聞言，意似疑異，想了想，又問道，那符和我的一樣麼，李晃方要答言，李陽搶口答道，大致相同，不過祖母親手掛的，加有靈文咒語，威力想似稍大，不許解着，也許防我二人淘氣，亂試着玩呢，孫孝笑道，你看還是三姑母，愛你二人不是，照姑父姑母這情形，自然無害，到底還是十分小心些好，五人邊說邊走，已經過不少亭樹院落，天色還祇申初二刻光景，當日天色甚好，雲日清明，到處松雪交映，柳春側顧右方，大片池塘迴廊曲檻間，以紅橋盡頭處，一個月亮圓門，遙望門內，修竹千竿，

戴雪挺立，高出牆頭丈許，方想夏日，竹院風清，蓮葉雲碧，定是一處納涼盛地，孫孝笑指道，那圓門裏頭，便是他娘住的小靈湘館，這時，必隨姑母，和諸位伯叔母嫂姊們，同在得天堂，佈置年下公祭典禮，不在裏面，我樂得做好人，怕他二人淘氣，嚇了玩的，李晃聞言，又扮了個鬼臉，五人正在說，忽聽來路空中，有人喝道，敵人運用邪法毒沙來犯，已然發動，全莊人等，如無護身禦敵之能者，速退地室，或是另覓善地，以防萬一，候令再出，隨見途中所遇男女人等，有七八個，分向右方小圓門，和前面一所樓閣中，如飛馳去，柳春聽出，那是二老彭勃的口音，抬頭一看，雲淨風清，西方微現紅霞，正是夕陽將墮以前光景，天空中，靜蕩蕩的，並無異狀，同行四小，面色雖現緊張，但未走避，正待詢問，忽聽李晃，向李陽拍手喜笑道，果然來了，早點發作，還省得今晚年祭，吃他惹厭，話未說完，猛聽遙天空中，無風自鳴，宛如海波怒嘯，發出一種極淒厲的一種怪聲，遙望東南天空中，起了一片暗綠色的陰雲，疾如奔馬，往莊前馳來，晃眼展佈開來，內中雜着無量數的，暗碧光雨，沸水一般，滾滾翻花，潮湧疾捲過來，天立被遮去了大半邊，雲光日色一暗，光景立即陰晦下來，眼看相隔不遠，下面倏地飛起，一片五色光雲，也是轉瞬展佈，化爲一篷，霧殼雲縉般的，穹頂光幕

，將全莊罩住，那片陰雲星光，來勢絕快，幸在前面，頓了一頓，好似有什阻隔，被他衝破，重又急馳而至，等他飛到，全莊已在光網籠罩之下，這一臨近，越顯威勢，由下望上，光網祇是薄薄透照一層，那片妖雲，却又厚又天，直似山岳一般；往下壓來，這時天日，全被遮住，暗如黑夜，祇微微看出上空光網影子，形勢險惡已極。要知後事如何，以及一切緊張熱鬧節目，請看二集，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新 書 預 告

還珠樓主新著另一作風之社會長篇小說「輪蹄」現已付印
不日出版特此預告

作者附識

拙著自蜀山劍俠傳以次，除山川名勝，風土人情，草木鳥獸，衣服飲食一切，多係實寫本地風光而外，至於書中人物事實，大都出於臆構，時代年月，舛謬尤多，蓋以稗官小說，本尙鋪陳，語怪搜神，寓言八九，自昔已然，匪自蒙始，第以稗官雖屬小道，立言貴有寄託，涉筆不慎，往往影響世道人心，故於荒唐事蹟之中，輒寓愛國孝親之旨，微言所指，諒亦早荷同情，復以史實具在，何敢以一時療貧之作，厚誣前人，雖讀者中，不乏精研史學，明達之士，是真是僞，入目分明，作者腹儉貽譏，固非所計，誠恐銷行既久，觀覽衆多，仁智之見不一，是非之分，易於淆亂，故書中朝代年月，往往顛倒錯亂，使稍具史學常識之士，一見而知其非，祇博同情者，會心一笑，免積筆孽，且誤後人，即以本書而論，新疆爲古雍州外域，自漢武設都護，始通西域，定天山以南，三十六國，建武以迄延光三絕三通，嗣及晉、魏，後周，隋，唐，宋，元，明，諸世，叛服靡常，有史可稽，雖元時武功白著，終屬化外，及於清初，入關未久，不遑遠略，於是噶爾丹，自立爲準噶爾汗，吞併隣族，屢爲邊患，康熙中葉，始行用兵，三征朔漠，計

自康熙二十九年，裕親王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三十五年，大將軍費揚古，又大敗之於昭莫多，次年，噶爾丹自盡，時其兄子策妄喇布坦，已踞伊犁，雍正二年，年羹堯，岳鍾琪，平青海，羅卜藏丹津，逃投策妄，五年策妄喇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嗣立，益復桀驁，九年，清將傅爾丹，與噶爾丹策凌之將，大策凌，小策凌，戰於和通泊，大敗，由此用兵益頻，直至乾隆十九年，準部大會，阿木爾撒納投附，次年，命定北將軍班第，定西將軍永常，將精兵五萬，良馬七萬，西出巴里坤，北出烏里雅蘇台，各以兩月糧，會師博羅塔拉，軍至伊犁，藉阿木爾撒納之助，擒叛會達瓦齊，並獲羅卜藏丹津，阿會覲爲總台吉弗遂，旋叛，班第，鄂密安死之，二十二年，阿會敗投俄國，以患痘死，其勢始衰，至乾隆二十四年，兆惠，富德，悉平準回各部，乃建總統伊犁等地將軍，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同知等官，而以準噶爾部之烏魯木齊，爲迪化縣，分隸甘肅，悉如腹省，乃有新疆之一名稱，而本書所指，尙在平亂設省以前，時正頻年變亂，戎馬縱橫，何來桃源樂土，世外仙俠，如此寫法，良非得已，敬乞高明，有以諒之。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

武俠小說 天山飛俠 第一集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寄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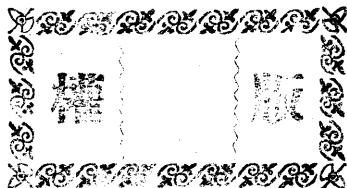
著作者 還珠樓主
校訂者 李忞生
出版者 王彥邦
發行者 新華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新華書局：楊梅竹斜街

天津勵力出版社：興亞第三區
效康里二十二號

分售處：京津各大書局



！必究！

！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310B

9



92
1955